

道藏精華第十一集之一
文山遜叟篇天石主編

自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

三教圓傳

道藏精華第十一集之一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三教眞傳

自由出版社印行

孔教真理

孔教全目

第一章

聖學心法

第二章

孔教真傳

第三章

養心寡欲

第四章

克己慎獨

第五章

洗心明性

第六章

毋意毋必

第七章

毋固毋我

孔教真理

前編

目錄

第八章

防欺心

第九章

防欺人

第十章

質鬼神

第十一章

質天地

第十二章

敦倫常

第十三章

篤忠信

第十四章

處世故

第十五章

博愛濟物

第十六章 責己求仁

第十七章 善養浩然

第十八章 指後世迷教

第十九章 學佛道培功

第二十章 孔教全功

[illegible]

聖學心法

宗聖曾子曰。聖學者。聖人之學也。聖人之學。卷之作。忠行孝。希賢希聖。希天放之。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自邪說興。人心淆。聖道久矣。不明於人世。其流傳者。無非經史子集。四子集註而已。書有萬卷之蕪雜。學無一貫之至理。鑿經穿史。號曰通家。察其修身。一無把握。纂述解註。稱曰大賢。考其實行。毫無聖功。聖學不明於人世。故邪說又興。人心淆亂。新詞奇說。羣起。

而攻之。直以聖學爲近世之弊害。今

不忍數千年之正理正學。湮沒於一朝。特

垂續聖學一書。以正人心而息邪說。內若忠信篤敬之功。外若孝悌禮義之行。無不該括而無遺。勉而行之。蓋一孔門入道之心法也。是爲續書之始。

孔教真傳

宗聖曾子曰。孔教者。吾夫子講學之教也。真傳者。吾夫子盡性之功也。論語廿篇。卷之於內。可爲誠意。正心。修身之秘要。推之於外。可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取資。明理明性之功用。盡括之於內。是卽一孔門之真傳也。無如篇帙太多。秩序散亂。後世人心。私多慧少。有欲學聖學之功者。取而觀之。恆歎無階級。汪洋大海。反不知岨自何來。盡是良言。反不明何先。

何後。此有心爲學者之致慨也。他若身居牆外。茫無所知。習文學詞。毫無窺視者。則不足論矣。今

截取論語精要。列爲一十八章。從事聖功者。從此入德有門。應不至再致毫無涯岸之嗟也。是爲孔教真傳之開始。

養心寡欲

宗聖曾子曰。吾夫子之道。內曰誠意。外曰盡理。盡理由誠意而發。意由何而誠。曰養心寡欲。夫養心二字。看之似屬易爲。按之實難進功。何也。心者。萬事從生之處。萬念發起之源。若曰養。不有黽勉之修。其能造其詣乎。黽勉去修。從何入手。

第一節寡念。

第二節寡思。

第三節寡想

第四節寡象

總之曰寡欲。茲詳言之。

第一節寡念

念者。心之意也。一日之間。心中不知生有幾千萬意。忽焉念及於此。忽焉念及於彼。念多心則淆。淆則不誠。去此念。在篤敬。何爲篤。何爲敬。蓋我於燕居時。我一人住之天地間。翹首上觀。則有蒼蒼碧落。俯首下

覽則有凝固塵沙。四顧雖無一人。覆我者則有此天。
載我者則有此地。天地其有知乎。天地其無知乎。無
從考也。然天地有知無知。雖無從可考。而此蒼蒼之
色。塵沙之凝。其形其象。故無一時一刻。不覆之我首。
載之我足也。既能時時覆我之首。載我之足。我之不
能離絕此天此地。真較師保監臨。父母依隨。嚴且密
也。此天此地。覆載我身。既如是之嚴密。反問我心。可
有一時一刻之鬆懈。逞念乎。戰戰兢兢。冰淵是凜。故

當一起念。莫忘仰首。則有蒼蒼之天。俯視。則有凝沉之地。如是持念。此人之心。是何似乎。有如避鷹之鳥。不敢鳴飛。避虎之獸。不敢馳足。然審其地。固非師保之監臨。父母之嚴察。卽亦無人只我之一室耳。無人只我之一室。尙且如是之自警。則心自誠矣。是曰篤。是曰敬。

第二節寡思

思者。心生之慮也。吾夫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

慮是何。寡思是何。甚有別也。遠慮者。是慮我身應盡之物。曰忠信禮義。忠信禮義之成立。見之一時。失之難遇。故吾夫子曰。見義不爲。是爲無勇。深歎斯人。何無遠慮。只顧眼前。一失此等千秋難逢之大義乎。失此一遇轉瞬事。非空憂此事之失遇也。不其晚乎。故入於忠信禮義四字。不可有一毫退縮之氣。不可存一毫避害之思。不可生一毫揀擇之念。不可顧一毫眼前之想。打開一時利害、榮辱、生死、危安、種種關鍵。

要於千秋萬世百年身後處著想。如是遠慮。則忠信禮義將不至丟過未爲。徒作失遇之憂也。是吾夫子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之意旨。夫所謂寡思者。非云忠信禮義當前之際。乃言燕居獨處之功。燕居獨處。上有青天之監臨。下有厚地之承載。當篤當敬。念勿妄生。此念是屬何念。蓋所謂七情六欲之邪念也。畏天之監臨。懼地之承載。一不敢生。其心地間豈能如棺中死骨。一無生氣之死人乎。故不敢生念。則不

能無思思者何。乃思所當盡之事理也。故曰。念爲邪思屬正。夫思旣云正。何又言寡乎。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其者。己也。位者。己身當時應盡之事理也。出者。越也。出其位者。乃拋開當時應盡之事理。越到異時。我若如彼。應當盡何等正大之事理也。於當時應盡之事理。未嘗思有何者。未能作到。何者。尙有遺憾。何者是爲失中。何者是爲失過。種種當思之位。皆弗能守我範圍。嚴思去作。偏要越出現時我身之範圍。思

到異時若如彼。我當作到何等正大之事理。何等忠孝之事跡。出其位以亂思。人之常情也。故曰去邪念。仍當寡正思。寡思之道在守理。夫理者何。乃吾人之天理也。天理具之於心。見夫親則知孝。見夫君則知忠。見夫事則知爲。見夫理則知盡。見之何地。則知盡何地之事宜。未見先思。天理所不知也。君父事理之前。天理有見。則知忠。知孝。知爲。知盡。燕居獨處之際。天理未死。則知省。知察。知訟。知責。君父事理之前。是

天理有見之地。故盡天理之所知。燕居獨處之地。是天理無見之時。故天理仍反思其已見之君父事理。一思其所見之行爲得失。其思爲不出其位。不出其位。是於天理守得嚴。嚴守天理。不使稍疏。則思自能寡。思一寡。天理之守益嚴。嚴其守。寡其思。是曰守天理。

第三節寡想

想者。思之深也。思出其位。是思到異日之事理。思及

於深是思到不恰之事理。夫思當時應盡之事理。思其何失中。何失過。何遺憾。何者作未到。照此去思。又何有所謂思及於深之害乎。蓋人之心地。天理昭然似水。虛靈不昧。光照四周。思雖未出。當時應盡之範圍。而靈光燭見。恆有就當時應盡之事理。鑿實求深。是爲大害。夫思所當盡之事理。靈明於深實處去鑿。正可作到盡善盡美地步。何仍爲害乎。蓋鑿實求深。深恐於當時應盡事理之中處。未能實行去作。因此

深思反形出當時應盡事理之害處及危處險處受
毀處受污處。由此深思於當時應盡之事理。見出此
等種種患害。反起尙待躊躇退縮不前之懈志。是此
深思就外面言之。是鑿實求善之美思。其實實一害
我天理。怠我力行之大患也。故曰要寡想。寡想之道。
在絕思。夫絕思二字。非不思也。蓋所思者。己位應盡
之事理。於其深處。毫不有思。絕之。要似滌塵之淨。滌
淨此塵。然後虛靈方爲不昧。盡到所見所知之事理。

思到自省。自察。自訟。自責之心。官無一毫越分之想。無一絲過中之思。湛然一己。塊然天地一室之內。若大廷焉。公坦無私。盡其在我。是爲思不出其位之中。處此思不出其位之中。端由冥想中求。冥想之道。在絕思。思絕。自能合不出其位之中。如是。是爲絕思。

第四節 寡象

象者。形也。形者。影也。雖無實跡。而思想所及。恆有真能見及其象。其形恍惚。絲毫不少差者。此象此形。何

若斯之畢肖乎。噫。真果然歟。事到其實。尙有無窮之變化。而何心之思想。居能如見其象。如繪其形。思想之力。權真甚大也。故絕思後。仍要寡象。寡象者。卽寡思想中之形象也。夫前條旣言寡想想已先寡。是未到形見之際。已絕其想矣。今何必又言尙未及到之象乎。蓋凡事當知防之未始。若想想已見象。恆難絕思。蓋象見則如實臨其境。實露其形。於時再欲絕此深思。恆以絕思爲蹈禍。此象爲有憑矣。由是按想結象。

用力亂思。布置經營。視爲得當。虛靈之鏡。塵垢污染。其思其想其象。雖非出位越範。而過思成象。由象結思。生出此等蒙蔽。於當時應盡之事理。皆莫能去作。於已見之君父事理。已作之行爲得失。反皆丟下。未省未察。未訟未責。失之毫釐。差之千里。雖在其位之中。深此一思。成此一象。反同出位之思。不守己位。越出當時應盡之範圍矣。故寡想之時。要知寡象。寡象之道。在絕想。夫絕想。乃由絕思而來。何寡象。又在絕

想乎。蓋絕思是思不及深。只省察訟責。已見君父事理之行爲得失。一盡當時應盡之事理。深不知思。是絕想之起始。今言寡象。又在寡想。是因象之發源。乃由想之結構。思及於深。卽有是象。是象爲想之終末。絕此終末。又在絕其開始。開始是想之所致。故曰寡象。則在絕想。前條絕思。乃絕想之起頭。此條絕想。乃絕象之起頭也。防幾於微。防患於始。皆由始處入手。防思。方可真不出其位。思真能不出其位。則於當時

應盡之事理。方可力行去作。方可就已見之君父事
理。一省察其行爲得失。一訟責其失中失當。此天理
方爲曰守。此深思方可曰絕。此形象方始曰寡。寡象
由絕想。絕想於初。自可絕象於終。是曰絕想。

以上四節。是爲寡欲。欲能如是寡。心地天理。無日不
得養矣。虛靈不昧。一復其初。入手實功。盡在乎是。

克己慎獨

宗聖曾子曰。獨者。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也。其地
是何。曰心。此心中藏得天理二字。吾夫子聖人也。吾
夫子何由而至於聖。吾常侍吾夫子座前。而暗體之。
乃非有新奇異樣之修持。只此獨知之地。無一絲一
毫他物參擾其際。只是天理二字住其間耳。人所共
見之地。吾夫子到有隨機應變。委婉盡義之權衡。惟
此獨知之地。到無一毫預料。一毫布置之心思。只是

天理守其境也。因是吾得吾夫子修持之功。故由是力行。時時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惕焉自警。一念來。則自警曰。不可起是念。有十目視之也。一意生。則自警曰。不可生是念。有十手指之也。我視之乎。人視之乎。無可考也。我指之乎。人指之乎。無從知也。雖無從可考。而我心作是警。直如實有其事。真如實有十手十目。指視其旁。戰戰兢兢。天良畢露。噫。鬼歟。神歟。我歟。人歟。室中之靈歟。心中之天理歟。細味其際。

無鬼無神。無人無彼。只是我自己之天理發露。遂覺如人手之指。人目之視。不敢以隱暗之思起之心地。天理若昭。羣思若掃。實能有如斯之警覺。天理旣如是嚴密。以警覺人心。發此天理。其道在何日克己。己是何我也。何謂克。去盡之也。我思我益。我思我利。我思我榮。我思我逸。我思人之不是。我思人之非禮。我思人之不合。我思人之昧己。甚至我思人之貪。我思人之欺。我思人之巧。我思人之詐。我思人之拂我意。

我思人之奪我利。我思人之毀我名。我思人之爭我益。種種之思。生之心地。此思皆己也。皆爲我利也。爲我利。人不容我取此利。則必與我來爭來奪。我恐此利爲人爭爲人奪。則於獨知之地。必將暗生種種抵制之法。以待臨事與彼抗衡。是以心之天理無力鎮掃羣思。失其所止。遂羣思畢集。亦弗能覺得。十日十手之指視矣。故克之功。修要力。何以克。吾夫子之道。無他。忠恕而已矣。何謂忠。盡己之心也。何謂恕。推己

及人也。此忠此恕。卽天理二字也。卽內之誠意。外之盡理也。我盡我之心。何必思及於人。我管我之心。何必思及於彼。我施人。要推之於我。何必思人之所施於我。我施人。先驗之於我。何必思人之所及於我。我管我之忠。我盡我之恕。如此而已矣。如此以守心地。則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處。掃淨羣思。天理畢露。雖再有微毫私念私心之起。則天理燭照。有不能自容者矣。故恒有念未動。而有如鬼神伺其旁。心未起。而

有。如。人。彼。窺。其。際。一。十。目。十。手。指。視。其。間。也。慎。幽。獨。
者。還。須。先。知。克。己。

洗心明性

宗聖曾子曰。天命之謂性。性者天理也。天命此天理。寄之我心。稱爲全性之一人。人秉此天命之天理。以得有知識知覺。我得此天理之知識知覺。爲聖。爲賢。爲孝。爲忠。爲節。爲義。爲禮。爲信。爲正士。爲君子。爲良佐。爲善紳。爲義人。爲義僕。爲賢婦。爲孝女。種種品類。不一。等級不同。其天理盡到極處。皆能名垂千古而。不朽。祿享萬世之俎豆。天理爲人之至寶也。明矣。此。

理因何而不能盡。

第一件。氣質之偏。

第二件。習染之弊。

第三件。世風之迷。

第四件。境遇之迫。

四件蔽性。天理無由得申。天命之性。遂日失日遠。日

汚日深。生爲全性之人。死爲無性之鬼。吾夫子教垂

後世。論語廿篇。統括全旨。不過使人申此天理。莫爲

四件蒙蔽成夫聖。成夫賢。成夫孝。成夫忠。成夫節。成夫義。成夫禮。成夫信。成夫正士。成夫君子。成夫良佐。成夫善紳。成夫義人。成夫義僕。成夫賢婦。成夫孝女。而已。柰道不遠人人自遠道。幼雖誦論語之書。長則爲背理之事。將吾夫子明性之範圍。置之度外。終世紛攘世故之鄉。雖曰聖教中人。實大背聖教之理也。聖教範中國數千年來。棄如草芥。論語廿篇。雖人人誦讀。無年棄捨。而舉國之長幼君民。有一遵吾夫子

所戒所訓者。恒未之見也。噫。皇皇中國。其有教耶。其無教耶。今奉吾夫子之命。重闡聖經。特發明聖教之主腦。曰。聖教無他。洗心明性。性何以明。曰。洗心。心何以洗。曰。明性。先明性乎。先洗心乎。洗心卽是明性。明性卽是洗心。洗一分心。卽是明一分性。明一分性。卽是洗一分心。其道在何。道在遵教。遵教則聖學洗心之功。不至棄絕。是爲聖教中人矣。聖教洗心。要領是何。

第一要清心。

第二要寡思。

第三要慎獨。

第四要盡理。

四要皆爲盡天理之方針。盡天理在清心。心能清。思自寡。思能寡。獨自慎。獨能慎。天理昭然。毫無父母之質偏。毫無習染之遷性。不受世風之蒙蔽。不困境遇之繞纏。日日所守。教旨是宗。如是則心洗得淨。盡性

明得湛然。於是再擴大性天。去作聖作賢。作孝作忠。作節作義。作禮作信。作正士。作君子。作良佐。作善紳。作義人。作義僕。作賢婦。作孝女。之真事業。自能盡合中庸。成得名垂千古而不朽。榮享萬世之俎豆。婦孺知敬。日月同光之事蹟。不至將天命之性。日失日遠。日汙日深。生爲全性之人。死爲無性之鬼矣。故聖教論語無他。只教人洗心明性。

毋意毋必

宗聖曾子曰。吾夫子所絕有四首二條。曰意曰必。意者私意也。必者期必也。私意一起。天機淆亂。於是將私意種種。想像於心。欲必至於是。方爲快意。倘不能至是。則錮結於心。百計經營。百法布置。事出於非理。故爲徒耗精神之舉。卽事屬正途。如是念慮。亦爲徒耗精神之端。吾夫子燕居。其形容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吾夫子於倫常日用。世事應盡之條。非皆棄捨不

顧而於燕居獨見其申申夭夭者。是吾夫子於燕居獨暇之際。舉凡倫常日用。世事應盡各端。皆置之意外。其心地間。只似水清魚定。月朗風停。空室獨居。與天接靈。如孩提三月之天。知識湛然。尙無所覺。一派天機。俱流露於無識無知之地步。所謂事當何如。盡理當何如行。吾夫子於燕居之下。皆不知計及之也。道具於心。臨時只知盡義。公存於腑。遇事不知有私。如是持己。事來則理。又奚必於燕居獨暇之際。百端

思慮審慎於其間乎。故凡心定時。不能定如水清魚定。月朗風停。意念常起其間者。無論事正事邪。皆爲私意。此吾夫子絕之要盡也。此私意之壞處。卽在不以爲私。直以爲事之至正。理之至公。於是結一期必之想像。倘或氣質助其間。事機恰其遇。任此私意以前行。不幾失宜於事後乎。此吾夫子於此意。此必絕之於先。不使稍生其萌芽。或曰。吾人才力有限。事機至雜。臨時揆度。恒難合宜。烏能於燕居暇時。不稍慮。

之乎。噫。孰是說也。吾知此一慮將不止。慮及現時應爲之事。恐舉一世終身。所行不到。所想不及者。將於此心用慮之時際。隨皆進意於前。此心一點淆亂。不清。不能於現時應爲之事。慮其合宜。反成衆念畢集。無一時得定。如水清魚定。月朗風停之境界矣。思亦因之出其位。念亦因之聚其所。錮結成團。何時得息乎。私意期必同具於心。消喪精神而已矣。

毋固毋我

宗聖曾子曰。吾夫子所絕之四。末二條曰固曰我。固者固滯也。我者私己也。何謂固滯。自恃己見也。何謂私己。事欲從我也。毋意毋必。是吾夫子燕居之功。毋固毋我。是吾夫子理事之功。此種功夫。非等閒可致。蓋固滯己見。是旁人所知之偏。己則直認爲是之處也。欲事從我。是旁人所發之覺。我則直認爲公之理也。自認爲是。自認爲公之偏處。於此欲絕禁之。烏乎。

能此間學問。不可於遇事時求之。當於未事時養之。何以養其學問。

第一條。養心寡欲。

第二條。毋意毋必。

第三條。舍己從人。

第四條。虛心驗己。

四條功夫。總要全在虛心考驗處入手。考驗何爲己之固滯。何爲己之私見。處處皆從虛心探討。無一時

稍放其心。自恃其才。以申己見。如是則人之偏處。我
不及知。人之自恃。我不暇管。謹謹慎慎。考驗一己。無
時或鬆。將己之固滯。己之私見。斂得干干淨淨。如玉
之純。如水之清。是己一人。先立於無固滯。無己見之
地步。事中已先有我之一人。無固滯。無己見之得宜。
雖他人有固滯。己見參擾其間。我則先立於毋固。毋
我之地位。維持其間。事成可預斷矣。倘我先有一固
滯。先有一己見。芥蒂其中。是我已先爲參擾此事之

不利。倘或人再有一固滯己見之參擾。其事雖美。烏望成就乎。去此固滯。去此私己。先從虛心驗己。處以立脚。庶可成夫美事。

防欺心

宗聖曾子曰。聖賢爲羣倫之表率。其出類拔萃之處。毫無他長。只此心地。不稍欺僞耳。聖賢心地。其不欺僞之情。有何證驗。一於言處驗之。二於行處驗之。言行無欺。無僞。則寸衷雖小。可表帝天。所謂畏鬼神。懼報應。尙淺焉者也。蓋聖賢不知鬼神。不知報應。只知我寸衷不昧。方可以對得自己。雖明知受人之所欺。而聖賢不暇計及之也。此心稍有一毫之或昧。則自

不能容。必此心無一或昧。方能瀟灑自如。意泰神安。
吾夫子之道。忠恕爲一貫之本。忠者盡己之心。恕者
推己及人之心。此二心地。一不欺。一不僞也。欺則不
忠。僞則不恕。無忠無恕。何能修吾夫子之道。故不欺
爲吾夫子之道。畢世最切要功夫。

防欺人

宗聖曾子曰。吾夫子之道無他。一不欺心而已矣。夫不欺心。是吾自己修己之功夫。吾修自己。既能不欺。合舉國之衆。斷難皆如我之不自欺也。故我能以不自欺持己。斷不能以不自欺待人。故與人共事共言。我既以不自欺待人。人必將因我之不行其欺。益來欺我。是此關鍵。若謂仍以不自欺待彼。則將直受其欺矣。若亦隨之而肆其欺。則又昧我寸衷。失忠失恕。

畔聖背賢。同乎昧天理。喪良心之流輩矣。如是則其術將窮乎。吾夫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爲己者爲自己也。吾爲聖賢之學。勤此持修之功。非爲人修成聖修如賢。全天理。明良心。蓋皆爲自己。同聖同賢。全天理。明良心耳。我只知不自欺以修我。又何暇計及人之欺不欺乎。人果欺也。我可隨機防之。不可隨機報之。其人自欺。是其人之欺自己。與我毫不相染。我管我而已。倘或因人肆欺。隨亦用欺以施人。吾知多年戒

自欺之功夫。盡失之一旦。數年持修。一朝盡廢。甚可惜也。





質鬼神

宗聖曾子曰。吾夫子之道無他。一不欺心而已矣。忠恕爲一貫之旨。其忠恕之學。卽一不欺心之理。鬼神者。乃陰陽之二理也。吾夫子不語之。四曰神。吾夫子不使人事曰鬼。只曰鬼神當敬。則須遠之。其遠之理。是使人有敬鬼敬神之心。誠不可有諂鬼媚神之私冀也。故吾夫子嘗曰。鬼神之爲德。其盛已乎。爲何稱鬼神之爲德。盛而且大乎。蓋因視無不見。聽無不聞。

體物無或遺。鬼神之視聽體物。如是之嚴密周致。我
或有一不忠不恕欺己之心。不幾難爲鬼神所視所
聽所體歟。故吾人欺心非實能行其欺也。只自己視
爲可欺之耳。其實早爲鬼神所視所聽所體而無遺
矣。吾夫子之道理。無他學問。只是養此心地。正大公
平。明如秋月。無一絲半點雲霧煙霞。稍畏鬼神之視。
鬼神之聽。鬼神之體耳。明此心。以質鬼質神之所視
所聽所體。非質此心。以求鬼求神之所眷所佑所庇。

也。且鬼神乃陰陽之二理。實非能眷人佑人庇人之物質。乃視人聽人體人之虛靈也。我心靈一點。不爲此正大公平之事。以質此鬼神之虛靈。反欲親鬼近神。以求其庇廕保佑。益何愚乎。故吾夫子之道。只忠恕二字。其忠恕之理。卽一正大公平。毫無欺鬼欺神之所視所聽所體耳。

[illegible]

質天地

宗聖曾子曰。吾夫子之道。一忠恕而已矣。忠恕之理。卽一不欺鬼神所視所聽所體。光此心地。以對帝天。然言鬼言神。理雖有據。形無可證。衡以實學。終嫌虛渺。夫鬼神乃陰陽之二理。雖屬近虛。其所視所聽所體。雖屬近渺。而蒼蒼之天。則常覆我。博厚之地。則常載我。其天其地。不顯然有據。昭然可憑乎。終世覆載。無時或離。倘我欺心。正大失明。公平失坦。鬼神終不

能來視來聽來體。其能逃此覆我之天。載我之地乎。
覆我之天。載我之地。雖非似父母師保。有嚴責嚴訓
之嚴示。而我爲天地間之一人。欺此正大公平之心
地。已早爲天之所視。地之所聽矣。夫天地生靈。具全
識者。稱之曰人。人於萬物。何獨全識。因人合天地之
德也。天地具生生之機。正大公平。無私無僞。人得天
地之理。行此正大公平之心地。亦一無私無僞也。今
昧此正大。欺此公平。是爲拂天逆地。拂天逆地。稱之

爲人實非天地之生靈。乃同天地間之濁靈矣。吾夫子之道無他。一忠恕而已矣。此忠恕之理。卽一不欺鬼神之所視所聽所體。明此心地。正大公平。爲何若斯。實爲保天地之原靈。以合天地之原理耳。故一言一行。忠恕爲主。不欺此心。以質鬼質神。質天質地。鬼神雖曰虛渺。若天若地。不明證歟。

[illegible]

敦倫常

宗聖曾子曰。吾夫子道述堯舜。教正人倫。人倫者。五倫也。五倫是何。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開自義皇。明諸堯帝。暨乎春秋。王綱廢墜。倫理喪絕。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夫婦禮棄。朋友義乖。是爲春秋之大變。吾夫子擔教統於此時。首以明人倫爲要端。所謂道心人心之分歧。尙後焉者也。春秋筆削。首嚴名分。以正倫常。爲正人心明道心之宗旨。倫

常果盡。人心卽沒。道心卽明矣。蓋倫常之盡卽天理之不昧也。忠恕爲吾夫子立教之眞旨。盡己之心。是謂之忠。己心之盡。孰有眞於君父之地乎。推己及人。爲恕。推己及人。孰有眞於夫婦兄弟朋友之地乎。統論吾夫子之教旨。則曰忠恕。剖論吾夫子之教旨。則曰倫常。其實。倫常卽行忠行恕之地也。何以行忠。一曰不欺心。二曰不欺己。

三曰不欺世。

四曰不欺天。

此四條乃行忠之主腦。

一曰不欺心

君父之尊。分位高也。分位雖高。性非同聖。故桀紂之惡。亦爲人君。瞽瞍之頑。亦爲人父。舉桀紂之行爲。瞽瞍之存心。合全國人皆可誅其不仁。若爲其臣者。爲其子者。則不論矣。以分位言之。則諫君爲堯舜。感父

爲聖賢方曰忠孝。行此忠孝在我心田。吾心地間所具者。只天理二字。他無所知。理具於心。不使或昧。盡此天理。上感君親。雖斧鉞臨身。杖扑是責。所不知者。刑戮杖責。所獨知者。天理之心。此天理具於心間。無時無事。無遇無遭。而或稍昧。此心不欺。得成忠孝。

二曰不欺己

君父之心明暗難一。臣子心盡君父多昏。目忠爲奸。目孝爲逆。此固君父之不明。正所以驗臣子之真僞。

不欺己者。明昏聽之。君父盡心守之。臣子一己不欺。
對天對地。只知持己。何計君親。如是立脚。忠孝可真。
三曰不欺世。

君父不明。是臣子建節之秋。盡心持己。得成忠孝。夫
此忠孝二字。千古馨香。百世知敬。一時難定論。後世
發幽光。而盡心持己之初懷。要獨知盡我天理於君
父。不得稍有一毫念及世論之品評。世論是也。我固
聽之。世論非也。我亦聽之。不可稍有彌縫世論之心。

稍有顯白世論之意。持此盡心持己之天理。要獨對
我幽獨暗室之間。奚計及世論人談之地。蓋盡心持
己以盡忠孝。俟爲百世以後之鑒察。非爲現時耳目
之公論也。不欺後世。可昭人心。留待百年。明此心地。
如是不欺。忠孝方立。

四曰不欺天

君父偏袒。無世不然。盡心持己。待鑒百年。君父心暗。
昧理袒奸。盡忠盡孝。心盡徒然。此固君父之偏袒。亦

正臣子全性之天。夫忠行於君。孝行於父。立此盡心。持己之心。行此百年待鑒之事。此種飲泣苦誠。誰實知之。只有覆我之天。載我之地。一己之心耳。此心可上告諸天。下質諸地。中對諸己。行此飲泣苦誠。心盡盡時。雖君父不知。世人不知。而亦皆不欲其知。蓋具此飲泣苦誠。惟只欲覆我之天知。載我之地知。一己之心知而已。如是不欺諸天。忠孝方全。

四條不欺。行忠行孝。忠孝言盡。倫常敦全。再言行恕。

倫理無憾。行恕之道。

一曰不欺心。

二曰不欺己。

三曰不欺世。

四曰不欺天。

四條附闡。又爲行恕之主腦。

一曰不欺心

行恕者。推己及人也。我及人先推己。而夫婦兄弟朋

友間。他人及我。未必先皆推之自己也。如是行恕。故首要不欺心。我於夫婦兄弟朋友。一行一言。及之人者。必先要推之於己。此心不欺。何論他人欺否。欺心二字。是言自欺自之心。非言人欺人之心也。不欺自心。去行此恕於夫婦兄弟朋友間。倫理方可無過。

二曰不欺己

行恕者。推己及人也。誰及人先推己。蓋我自己也。我自己於及人時。先要推己。他人及我。未嘗先皆推之。

於己而我則不暇計也。夫婦兄弟朋友雖曰契屬五倫。其實人自人。己自己也。己行恕是自己得敦其倫。理人不恕。是人不敦其倫理。我爲聖賢之學業。我則行我之恕耳。奚必計及於他人乎。故夫婦兄弟朋友間能不欺一己。則恕方可行。故能不欺一己以行恕於夫婦兄弟朋友間。倫理方可言敦。

三曰不欺世

行恕者。推己以及人之謂也。凡及人先推之於己。他

人知否。固無可察。而他人私心計較。往往反指摘交加。謂吾行恕。皆屬虛言。實皆私己。此又世論之常情也。然行恕於夫婦兄弟朋友間。要化此世論之私談。他人之私較。不以不欺心。不欺己之恕道。質諸斯世之人心。要以此不欺心。不欺己之恕道。對於上古聖賢之訓戒。後輩子孫之效法。世論是也。我不知之。世論非也。我不理之。而行此恕道。不與世辯。實於世無欺。不欺世。以行恕於夫婦兄弟朋友間。倫理方可言。

盡。

四曰不欺天

行恕者。我自己行此不欺心。不欺己。不欺世之恕道也。我自己於及人。皆先推己以行此種種之不欺。他人不鑒固可弗辯。他人謗污。理所難容。然我行此恕道。以敦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理。本不求人喻。其在任勞之丹忱。未曾欲顯白於夫婦兄弟朋友間。只欲上告我覆戴之青天。天下對我博厚之土地。中慰我天

理之良心耳。他人不喻我心常安。蓋夫婦兄弟朋友雖不喻而我翹首質天。實不欺耳。以不欺天行恕於夫婦兄弟朋友間。倫理方可言全。

四條不欺。又爲行恕之主腦。

總之吾夫子之道。一忠恕而已矣。忠恕之理。一不欺也。統論吾夫子之道。則曰忠恕。剖論吾夫子之道。則曰倫常。倫常盡。卽忠恕盡。忠恕盡。卽天理盡。卽道心盡。內曰行忠行恕。外曰盡倫盡常。實卽義皇立教之

主腦堯舜明教之真旨。吾夫子祖述之道。宗世界綱常之範圍也。置心地於不欺。庶可以敦倫常。

篤忠信

宗聖曾子曰。吾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聖賢行之。如履平途。庸人視之。則甚非易。原有淺近之路口。篤誠忠信。可爲入道之津梁。篤誠二字。忠之謂也。忠信二字。恕之謂也。何謂篤誠。曰樸實不假。何謂忠信。曰忠真不欺。此四字爲庸人立淺近指歸。實卽聖賢之住脚也。忠真不欺。是待物之行爲。樸實不假。是居心之渾厚。舉天下萬世論之。其奸惡狡猾之流。昧理喪良。

惡雖萬種。起始開源。無非出於不篤誠不忠信六字而已。故吾夫子論語一書。統括全綱。由正心誠意起首。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萬緒千條。摘其要旨。不過內曰居心篤誠。外曰行事忠信。細目細綱。端皆由此四字發出。今重闡論語全書。由內之存誠。外之盡理起首。以至齊家治國之妙要。希聖希賢之要綱。聯成一線。明示橋梁。以顯階梯之等級。仍是一貫之學。忠恕之道。立教旨。深恐庸愚難於操守。故明揭其微曰。

忠恕非甚難之舉只是內要篤誠外要忠信而已矣



處世故

宗聖曾子曰。吾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大如行之倫常。小如行之世故。世故者何。蓋吾人生諸天地之間。與木石居。與鳥獸處。其言行動作。與世道人心相周旋。世道二字。中有無窮變化。然變化大端。不過出於人心一時之變態。若污道污教之行爲。千古一轍。回想春秋昧教之變。以至於今。雖數千年。人事異理同。皆如前車之鑒。後蹈其轍耳。以奢論孰有

甚於春秋。以變論孰有大於春秋。以詐論孰有僞於春秋。以僭論孰有厲於春秋。以道不明論孰有誣於春秋。以心不正論孰有味於春秋。故由春秋以至於斯。中間一治一亂。往復循環。還屈指計之。古者直待五百年。方始變亂。於斯將不及五百年矣。世道人心。愈趨愈下。聖學之易墜。翹首可待矣。世道人心之變亂。何以有關聖學之墜興。蓋道者。範世道人心之隄防也。世道人心正。則聖學從而明。世道人心亂。則聖學

從而墜。二者甚攸關。今世道人心。何世何道。何人何心。歟。道出羲皇。以道範世。由道立教。萬載流傳。傳流至今。一線將斷。新詞異說。利口詭談。較諸僞佛僞道之亂聖經。益形巧辯。噫。楊墨誣道。孟軻接傳。僞學亂華。韓愈接衍。垂留一線。不明不暗之聖經。稍補世道人心。於未死。孰意奄留至斯。竟斬然欲斷乎。噫。世道人心。已至於斯。處之實屬弗易。何也。繁華僞學。兩途迷性。欺僞淫蕩。兩事迷人。終日伏處。渺無生涯。與世

浮沉卽學欺僞。舉義皇之道。棄於一無可用之地。置
雖曰治亂千古同轍。變端之奇。其世道人心。又孰有
甚於斯。奇於斯乎。故言處世故於春秋。則只曰篤誠
忠信。守我天理。勿爲世遷。至言處世故於斯時。直難
以篤誠忠信立爲防。定爲道。只得於吾夫子忠恕之
道外。稍增學業曰。處斯世故有四要防。

第一要防僞學僞理。及新詞巧說。

第二要防奢侈迷風。及棄倫棄理。

第三要防欺僞世態及奸巧詭詐。

第四要防天理良心及倫常皆昧。

以上四防。於吾夫子忠恕道外。別立新規。以防斯時世故之奇變。變過時。非世故稍正。仍當知吾夫子之道。忠以存於內。恕以見於外。爲處世故之要旨。

[illegible]

博愛濟物

宗聖曾子曰。吾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二字。約之可敦倫處世。擴之可全性全天。何也。蓋我性天中。一。至公。至正之良心。具之心地。見悲。知感。見苦。知傷。見寒。知憫。見難。知憐。此種肫摯之情。出於天性之自然。不假粉飾。於聖賢無所增。於庸人無所減。故倉猝之間。偶見赤子。匍匐入井。無論聖賢庸人。同有一番怵惕惻隱之真情。此其驗也。聖賢心地。此種真情。無

時不具於心。非必必於赤子匍匐入井。見於倉猝。迫不及辨之時。方流露此種真情於心地也。此種真情。聖賢既無時不具於心。則舉凡天下之大全。全國之廣。若有情同赤子入井之事。必皆生惻隱之情矣。此種真情。謂之曰善。謂之曰德。聖賢則不暇知也。此種真情。謂之曰後嗣必昌。謂之曰天道好還。聖賢將斥爲妄也。聖賢只曰。似此情同赤子匍匐入井之時際。乃生命攸關。危亡所係。是何忍人。可袖手旁觀。一聽是

人之陷死乎。故於急公好義之真情。皆發於天性中。之固有。僞爲不能。粉飾不能。聖賢之天性如此。豈庸人之天性。竟弗如此乎。吾知天性則同。只心地稍差耳。何也。蓋常見夫天下之事。類夫赤子人井之慘。危亡欲死之困。非甚少也。而庸人竟有漠不關心。只圖安逸。甚至富反欺心。貧益昧良者。不明證歟。故吾夫子之道。忠恕以立其本。本立則道生。道也者。卽推我心之天理。以博愛濟物爲懷。一體天地好生之機。以

達自己事天之學業。謂之曰善。謂之曰德。聖賢皆不
及知。謂之曰後嗣必昌。謂之曰天道好還。聖賢將斥
其妄也。何也。蓋我爲天地間之一物。彼亦爲天地間
之一物。我與彼原無分。同爲天地間之物耳。我爲天
地之物。我能不欺天理。不昧良心。以得天之靈明。擴
大其性。以爲聖賢之事業。彼亦爲天地之物。彼則雖
受天地之靈明。竟未能不欺天理。不昧良心。擴大性
理。以爲聖賢之事業。竟居然欺心。欺人。欺理。欺天。以

致行至類如赤子入井之慘。危亡欲死之困。揆其原
初。亦與我同受天地靈明之一物也。彼於此時。竟由
欺天欺理。以至於斯。是爲拂天之大罪人矣。拂天。天
將悲憫之。天將絕棄之。其事不可考。其理有可驗。何
也。天地固一。好生之天地也。天地既有好生之心。吾
知彼於此時。雖由欺天欺理。以至於類如赤子入井
之慘。危亡欲死之困。天地於彼。必仍是一番好生之
心。欲彼於此時。仍返自新之路。擴大性天。一爲不欺。

天理不昧良心。再修聖賢之事業耳。天地既有好生之心。吾爲聖賢事業。與天接靈。無時無事。不敢稍與天地悖。無心無念。不敢稍與天地欺。今既眼見目睹。彼之困苦危亡。情同赤子之入井。又何敢稍悖天地之心。稍欺天地之心。不擴大性理。以爲此事天之學業乎。故曰。謂之爲善爲德。聖賢有所不知。謂之後刷必昌。天道好還。聖賢將斥其妄。從事吾夫子之道。於忠恕之本立後。當知體天地好生之心。以事天。一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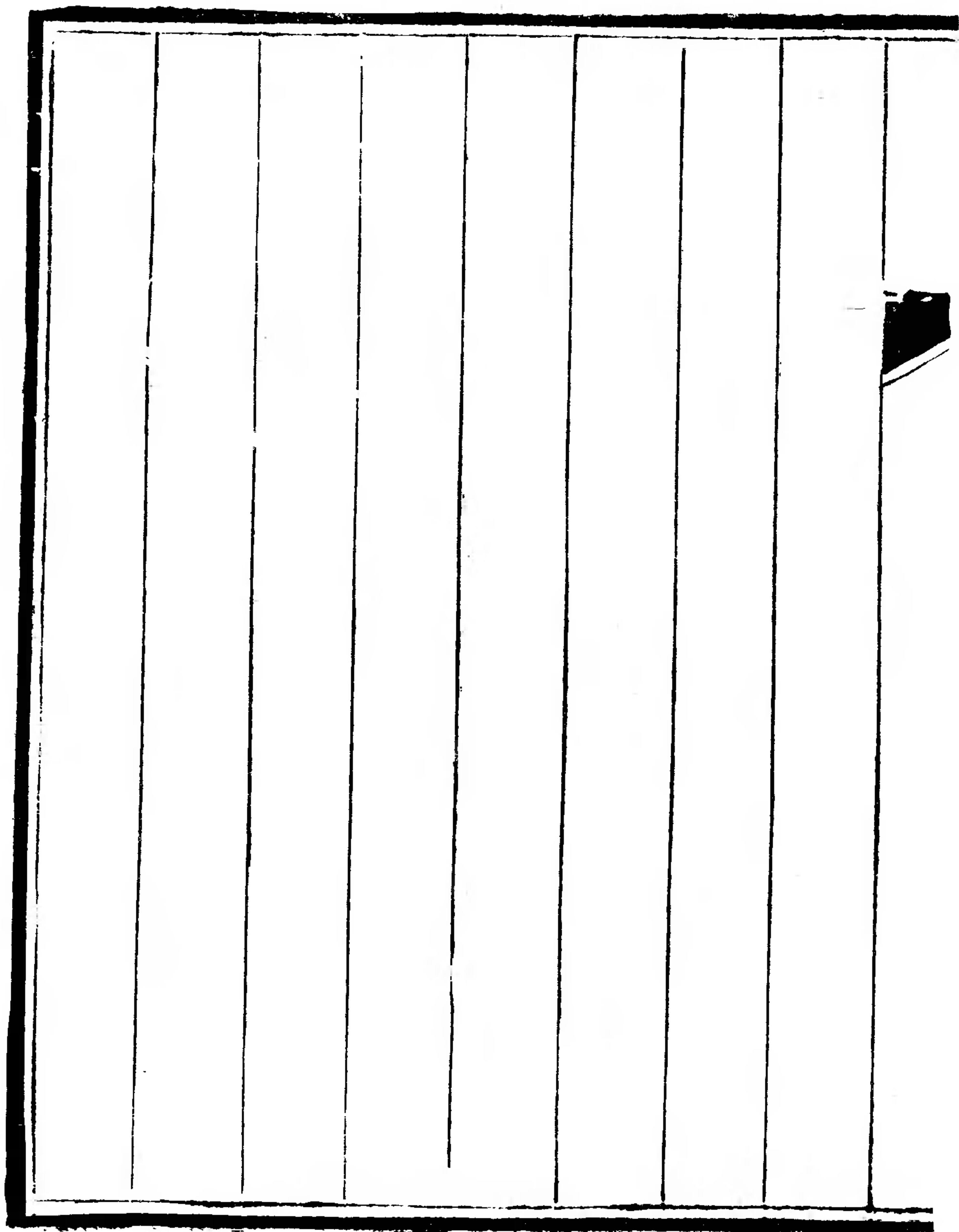
聖賢之事業

孔教真理

後編

第十五章

十六



責己求仁

宗聖曾子曰。吾夫子之道。忠恕以立其本。博濟以事其天。本立道生。事天性全。終至奚似。曰仁而已矣。仁者。天地爲心。胞與爲懷。萬物一體。私心克盡也。欲求此仁。先以忠恕敦倫處世爲本。次以博愛濟物爲道。本立道生。仁德已具。全此仁德。只是責己二字。責己云者。嚴察自己也。吾夫子生知之聖也。尙不能一無無心之失。故吾夫子嘗曰。天若再加我以數年。卒以

學易則可以無過。又曰。巨也甚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如是以考過失。難淨有生之日。卽爲叢過之期。故雖能以忠恕立其本。博愛濟物全其性。至此目之曰仁。固可稱之曰無過。尙難。過雖小失。終爲仁累。全體學業。因過或廢。故必以責己二字爲求仁以前。得仁以後之要務。蓋求仁前時。無時不可不責己。得仁後時。亦無時不可不責己。統以責己爲求仁要端。何謂責己。責自己也。有一時心地未忠。未恕。未博愛。未濟。

物則當嚴責自己之一失。卽已盡忠行恕博愛濟物。事過時非。又當嚴責自己。何者是爲盡忠未盡到處。行恕未行極處。博愛尙有缺處。濟物尙有憾處。時時責己。日日責己。刻刻責己。念念責己。終身責己。終世責己。責己如是之勤。如是之嚴。如是之切。如是之深。方可行至忠恕無憾。博愛無憾。濟物無憾。事天無憾。質鬼無憾。質神無憾。對天無憾。對地無憾。對人無憾。對世無憾。對己無憾。對心無憾。對千古聖賢無憾。對

萬世人心無憾。稱之曰聖。無憾。稱之曰賢。無憾。稱之曰義。無憾。稱之曰仁。無憾。及至無憾。庶可曰求仁而得仁。

善養浩然

宗聖曾子曰。吾夫子之道。忠恕以立其本。博愛濟物以行其道。本立道生。終身責己。以求得仁字。夫仁者何。天理之公也。萬物之心也。靈明之性也。生初之理也。公心性理具之一心。推之萬物。皆本此天良以建其極。天良乃天賦之原理。建此至極。初無難處。只是氣質之偏。拘而失明。故而建此至極之詣。只有曰聖曰賢。獨登其級。庸愚中資。雖求日月至焉。亦弗能矣。

既有此氣秉之拘。復加以私欲之蔽。所謂天理之公。萬物之心。靈明之性。生初之理。如鏡爲塵蒙。益難復其光明正大之體矣。是此氣秉之拘。則爲修聖修賢之一大阻礙也。明矣。今欲去此阻礙。其法無他。亦爲養我浩然之氣而已。何謂浩然。浩然者。坦然而坦坦蕩蕩。無涯無邊。放此浩然。充塞天地。無不周。歛此浩然。具守一心。能無識。配義合道。絲毫無餒。歛矜平恃。絲毫無濁。驗其氣固甚謙也。察其氣固甚平也。視其

氣固甚弱也。接其氣固甚虛也。以如此極輕極渺、毫
無微力之虛氣。獨能於孝悌禮義、忠信廉恥、刀鋸鼎
鑊、死生榮辱之場。至大至剛。配義合道。即可絲毫無
餒。絲毫無濁。一點忠貞。充塞天地之間。毫無遺漏。未
彌之罅隙。故身死骨埋。俎豆之馨。無處不然。無世不
然。是可爲充塞天地、毫無遺漏之證驗也。此氣是曰
浩然。由此極謙、極平、極弱、極虛之浩然。先於倫常日
用中。充塞不使留遺隙。然後擴而大之。要推到萬物

之體。萬事之機。無不申此極謙、極平、極弱、極虛之浩
然。以與相周旋。充滿物象人心。而不使稍有遺隙。如
此立腳。若遇能充滿天地。毫無罅隙之事跡。吾知必
能一申浩然。配義合道。毫無餒矣。時時申此極謙、極
平、極弱、極虛之浩然。刻刻養此極謙、極平、極弱、極虛
之浩然。日日培此極謙、極平、極弱、極虛之浩然。年年
大此極謙、極平、極弱、極虛之浩然。事事推此極謙、極
平、極弱、極虛之浩然。言言守此極謙、極平、極弱、極虛

之浩然。念念保此極謙、極平、極弱、極虛之浩然。心心具此極謙、極平、極弱、極虛之浩然。合燕居獨處。以至與世周旋。鄰里鄉黨。宗廟朝廷。事君事父。處弟處兄。夫婦朋友。教子課孫。理家治國。處己處人。慎獨修省。理事察失。造次顛沛。災難流離。鐘鼎榮身。勲名赫耀。無時無事。無境無遇。不養此極謙、極平、極弱、極虛之浩然。以擴大天理之公。萬物之心。靈明之性。生初之理也。如斯以養浩然。則氣秉之拘。無論何等滯何等。

濁何等偏何等重不化淨無餘求得爲仁者未之有也。吾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爲本萬事皆末。欲養此浩然以化氣秉之拘仍宜先求忠恕之大本。本立則博愛濟物之道生。道生本立萬事可期於成立。此忠恕之大本首要養心慎獨修省。

指後世迷教

宗聖曾子曰。吾夫子之教。無他事。內以忠恕爲本。外以博愛濟物爲用。時時責己。求得仁字。以化家化國。平天下耳。其學端盡於斯。書無多留。只論語廿篇。孝經一卷而已。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訂六經。筆嚴名分。書甚有限。學甚有歸。孔教全綱如是而已。漢興時。諸儒雜出。失偽亂真。各守一經。亂行附會。舉吾夫子省心嚴獨存忠行恕之正學。置之不講。三年下帷。苦

研一經。講求字義。註解義理。是爲迷教之起始。而附會多端。羣相贊歎。於是不謂孔教之罪人。反敬頌之。曰。是誠孔教之弟子。俎豆馨香。位列宗祀。漢興孔教一迷。較秦火焚經。又爲慘也。何也。秦火雖烈。經難盡焚。亂過時。非遺本可得。漢興迷教。亂解失真。根旁生枝。原本將腐。故及至於今。孔教皆不知學者。漢儒迷教之罪也。何以言之。自漢說雜出。目孔教直爲解經。講授之事業。於修省嚴獨責己求仁之實事。皆拋之。

度外。不知計焉。於是天子尊其才。全國重其學。一時
太學講經。圜橋而聽者。將近萬人。天子榮以爵。衆人
頌以功。自己亦以獨獲榮寵。皆由稽古之學力。從此
羣相鼓勵。博覽羣書。以多見多聞爲智士。以解經悟
理爲真儒。金門對策。書理精通。校書奉詔。儒士望隆。
按其實。孔教是何道理。是何治心。是何修省。是何求
仁。皆不講求與身體力行矣。是爲孔教迷人。心壞之
開始。夫漢武尊孔。定爲國教。教明於世。漢武之功。學

迷於世。漢儒之罪。天子非聖賢也。網羅英俊。廣取人
文。以深知孔教之理者爲定評。何識身體力行之功
修有幾。於是策對金門。稱旨卽邀祿位。奏呈金闕。理
是卽獲顯官。從此以穿透六經。參明義旨。爲儒學之
正事。忠恕力行之學業。不知講矣。根朽蒂敗。枝葉繁
昌。孔教雖明於世。陸廣葱籠如炎日。當天羣居光宇
之下。而本實先拔。誰知忠恕之真。自此愈迷愈遠。漢
沒晉興。亂亡中隔。卽舉漢儒講經解理之迷教。已渺

不可見矣。俗尙清談。污染李昉。偷安誤國。亂詬道旨。
世非平世。學無真學。滾滾塵沙。及唐方定。教雖遵孔。
學已失迷。才子吟詩。亦稱飽學。僞佛經卷。亦行世間。
擔道統者。共推韓愈。愈擔道統。只闢僞佛。僞佛力闢。
正旨不知。名擔道統。孔學不曉。於是言雖闢佛。僞佛
終難湮沒。名爲擔道。真道終未發明。其弊卽在不知
佛旨之精微。只污謗詬誶。未說出端詳。終難服迷信
者之愚心。身重孔學。未實行出孔教之德業。只言仁

談義終無補學儒者之迷誤。吾夫子擔義皇堯舜之
道統。非只以言論辨別動萬世人心之趨向也。蓋於
燕居獨處。則有申如天如之可察。日用倫常。則有鄉
黨一篇之可證。心秉大義。則有春秋一書之不私。治
國化民。則有相魯三月之實跡。身無實行。言論雖切。
又何異折香花一枝。逢人談芳。雖艷稱其美。烏能可
厯萬世之春秋乎。故唐有韓愈。名稱擔道。於教無絲
毫之補。又兼佛之名僧。擔傳真法。偽佛偽教。參擾人

心。孔教斬斷絕根。絲毫無續矣。只是天子隆祀典。祭
享必行。六經爲教旨。儒者必知一線名目。尙未死朽
根花蒂在人間耳。愚子濁夫。如瞽如癡。不知趨向。亂
想修心。妄造道書。又增一理。思無頭緒。難動人間老
子。有經可爲假託。污義皇。染堯舜。辱老子。造妖言曰
修丹。曰煉命。曰煉體。曰煉仙。呂巖進士亦迷其傳。愚
子濁夫益信其術。孔教根朽。僞佛來參。二教旣無人
擔。於此教沉滄海。日墜西山之時際。又生出一種不

惜天理。不存良心之大惡。元奸假借老子之名。一開喪理棄倫。無學無道。壞風化。亂人心之道教名目。以千鈞巨石。千門妖教。千卷道書。千樣丹法。合一處萬處。一方萬方。昧理喪良。無窮無盡之濁子愚夫。公用平生之力量。再按孔教於滄海之底。一推佛法於西山之根。喧嚷世間。孔教既迷。僞佛參擾。復共認道門之有教矣。噫。回想吾侍吾夫子函丈之前。指我一貫之理。以爲孔教。從斯得其主腦。守忠恕以立本。推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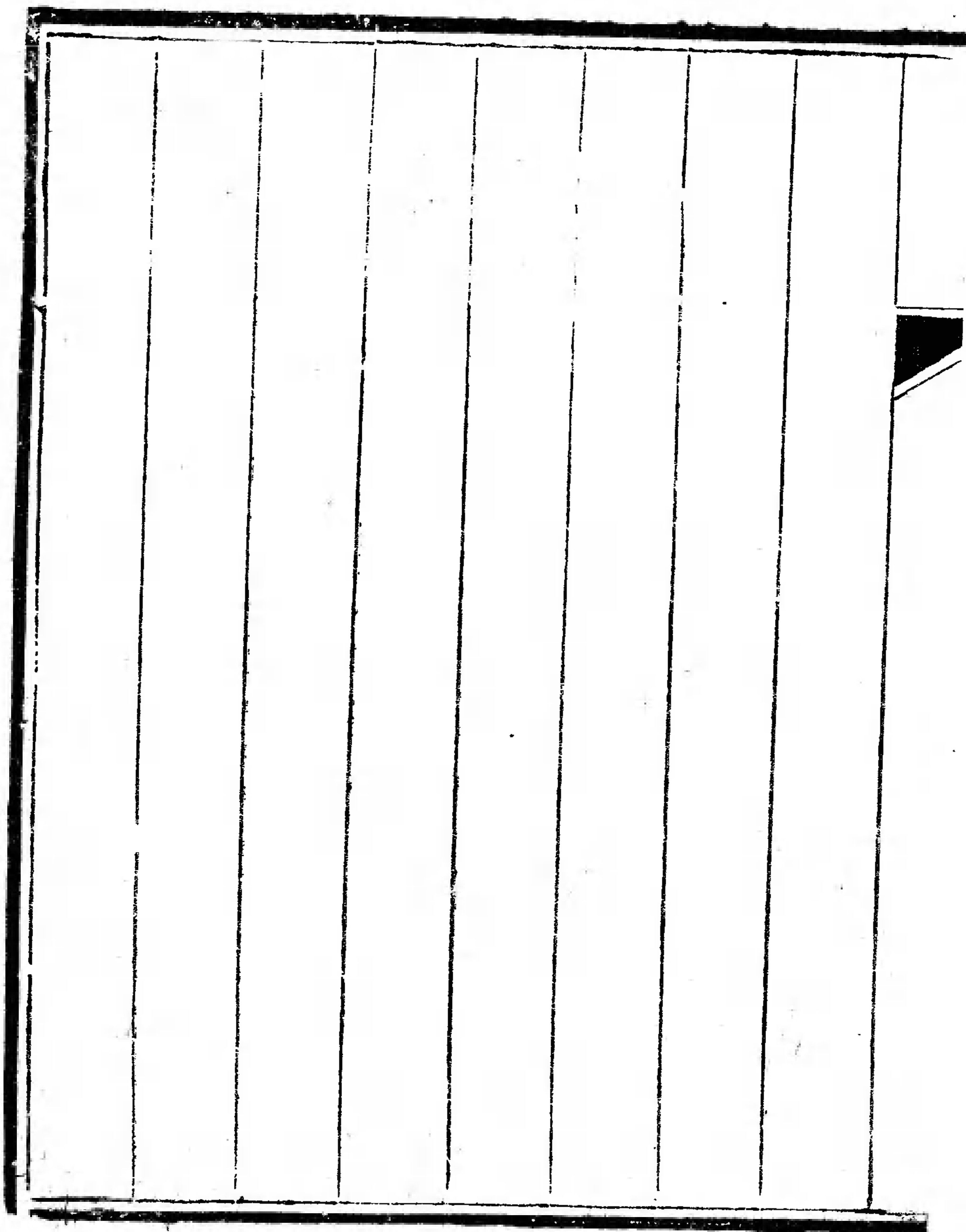
恕以與世。擴忠恕以全理。大忠恕以求仁。倘萬世以
後。人人知之。將不難返唐虞之治。永無春秋之變端
矣。孰意人心之變。直有出人意外。不可防及之者。平
地生風。竟成假教。居然公認。共染老聃。僞佛僞道。遍
人間。吾夫子忠恕之學。益湮沒。天子重才學。孔教難
望興。林泉有志士。尙望行其學。今旣僞佛假道。遍人
寰。閭閻中亦難望再有忠恕實行。從事吾夫子之學
業者矣。孔教至唐。又遭一迷。唐沒宋興。僞學又出。程

朱參討益屬模糊。不講修省慎獨。只言性學理路。天子取才。義論策書。從此科場又開。學爲仕路。經讀百卷。落摭無補。書閱五車。題名荷祿。從此講經解義之學。益拋度外。愈趨愈下。講解皆屬徒勞。只詞藻精華。議論宏闊。識見獨高。筆鋒獨峭。卽爲儒者之領袖矣。噫。獨當何如。慎心當何如。省世當何如。處倫當何如。盡言當何如。誠仁當何如。求私當何如。克家當何如。齊民當何如。理國當何如。治弊當何如。除法當何如。

興忠當何如守。恕當何如推。在中年讀書。寒窗攻苦。時皆視爲迂腐無用之棄物。不必講求與力行焉。甚至白首青衿。終身未仕。悠游鄉里。目曰儒人。天理亦嘗欺。良心亦嘗昧。父母亦常忤。兄弟亦常乖。而入場題文。滿口忠孝。十年私作。無字不工。其身體力行之處。皆渺不可問矣。在金榜題名者。讀書半世。心已如灰。世故纏身。天良盡泯。獨又未嘗慎心。又未嘗省性。又未嘗全仁。又未嘗求舉家齊國治之真事業。皆未

嘗知。一旦受以功名。身居民上。其論語廿篇。所謂事君臨民之道。毫未有得。奉行故事。倚恃吏胥。遵照舊章。食己之祿而已。孔教之道。訂爲仕進之階。至仕棄捨。絕口不談。宋興迷教。較漢又甚焉者矣。由宋至今。又將千載。五百年世道一變。由宋至斯。厯元厯明。又幾變乎。回想春秋。吾夫子擔道統。以示萬世。經漢迷教朽根。至晉至唐。至宋。迷教根蒂。及今一理無存。雖由秦厯今。各代賢士。間有修吾夫子慎獨省過之學。

業者。然以孔教二字論之。由漢至今。迷耶明耶。時至
於今。今何時耶。棄孔教乎。行孔教乎。廢孔教乎。明孔
教乎。是孔教實無濟乎。抑是世道又大變乎。由漢至
宋。迷教之事皆可指。由宋厯元。厯明。以至於今日之
時際。孔教之迷。直不能指矣。只得於迷之又迷。迷至
將斷之時際。余浼塵劫。救其未斷欲斷。已斷稍連之
險候。重註論語一十八章。續此欲斷未斷。已斷稍連
之道統。



學佛道培功

宗聖曾子曰。吾夫子生在春秋。論語廿篇。爲吾夫子之道。卩其時道經卽義皇之遺法。佛教尙無可稽。孔教真理。何有佛道之二理哉。然佛道世界未明。若漢若晉。若唐。若宋之時際。固爲孔教之阻障。今佛道二教同擬入奏。共臨壇座。各闡真傳。教旨共明。理無妨參。佛道二教之真旨。皆不出吾夫子之忠恕二字。行盡吾夫子之忠恕。卽爲行盡佛道二教之要旨。所異

者。吾夫子之教。只言理字。理盡不知有功。理虧則知有過。如是存心。是爲吾夫子之教旨。於今之時。是何時歟。三教並湮。毫無明隙。若吾夫子之修省慎獨。全性求仁之教旨。固爲救世之大本。然於今時。三教並湮之時。世全得仁字。仍當體吾夫子當初周遊列國之苦心。以修功於萬世。何以學吾夫子之修功。先以忠恕立其本。次以忠恕接於世。後以忠恕全其性。末以忠恕求其仁。四條忠恕行至極處之時。際當現身。

說道廣印此部三教真傳之寶經。遍施天下。廣濟衆人。一線聖學。尙可稍接其將斷。倘事過時。非人心稍定時際。孔教得明。佛道得顯。其功其德。當共推捐資印施此部三教真傳之善士。此種培功。吾夫子教中。素無此理。只是佛道二教。皆重其修。然當此三教並湮時際。若欲學吾夫子周遊列國之勸化。一無吾夫子仁全德備之至聖。二非周室言論無掛制之世風。惟有參以佛道二教培功之修法。列入孔教真理篇。

中聊勸世人廣集眾資刊印施送普救天下廣勸眾
人以救孔教欲斷未斷已斷稍連之接緒云爾。

孔教全功

宗聖曾子曰。吾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行此忠恕。無日言全。有身之日。卽行忠行恕之時。又何有所謂全功乎。茲所謂全功者。非行忠行恕。仁全德備之全功。乃孔教復明。掃盡由漢至晉。及唐及宋之種種迷教。一昌明吾夫子忠恕道理於萬世而不朽。是爲全功。此功果全。將何似乎。

一。凡爲君者。置斯民於衽席。唐虞之景象可期。

一。凡爲臣者。輔君爲堯舜。十亂之賢佐可見。

一。凡爲民者。篤忠篤信。欺僞巧蕩之心不存。

一。凡爲僕者。忠誠獨具。天良不昧之風可昭。

一。凡爲父者。教子教女。慈愛之情可致。

一。凡爲子者。事父事母。孝性不掩可有。

一。凡爲夫者。守理守義。敦倫齊家之行可踐。

一。凡爲婦者。守節守閨。孝姑敬夫之道可敦。

一。凡爲兄爲弟者。聯情聯義。天倫之誼可厚。

一。凡爲朋爲友者。勸善規過。輔仁輔身之益可得。
一。凡爲富爲紳者。博愛濟物。救災恤鄰之風可普。
一。凡爲貧爲苦者。知恥知廉。樂道安貧之行可考。

孔教果然由今世士子。廣集衆資。刊印三教眞傳。廣施天下。及事過時。非人心定日。孔教昌明。眞無若漢。若晉。若唐。若宋。種種迷教之一線。則世界若君若臣。以及各等人民。將不難如所列各條之到治矣。卽不能如所列各條之到治。倘能如所列各條到治之及

半亦勝似若漢若晉若唐若宋之迷教迷學一無明
路。成爲無教之愚國。卽不能如所列各條到治之及
半。若由當今士子廣集衆資。刊印此部三教真傳。廣
施天下。及事過時。非人心定。日勸化世界。得如所列
各條到治之一分。亦勝似若漢若晉若唐若宋迷教
迷學。成爲一無教之愚國。孔教之理明否。孔教之功
全否。從斯以後。只關士子鄉紳若君若臣若父若子。
若兄若弟。若朋若友。若夫若婦。若富若貧。若奴若僕。

能共守孔教之理與否。能共集衆資刊印三教眞傳。
廣施天下與否。



佛教真經

佛教全目

第一章

如來真法

第二章

西天真教

第三章

沉心淡性

第四章

戒欺心

第五章

戒欺人

第六章

戒貪妄

第七章

戒塵染

佛教真經

前編

目錄

第八章

戒物誘

第九章

去凡心

第十章

明原性

第十一章

種福果

第十二章

清世緣

第十三章

掃情根

第十四章

除己性

第十五章

去情欲

第十六章

了前因

第十七章

造諸因

第十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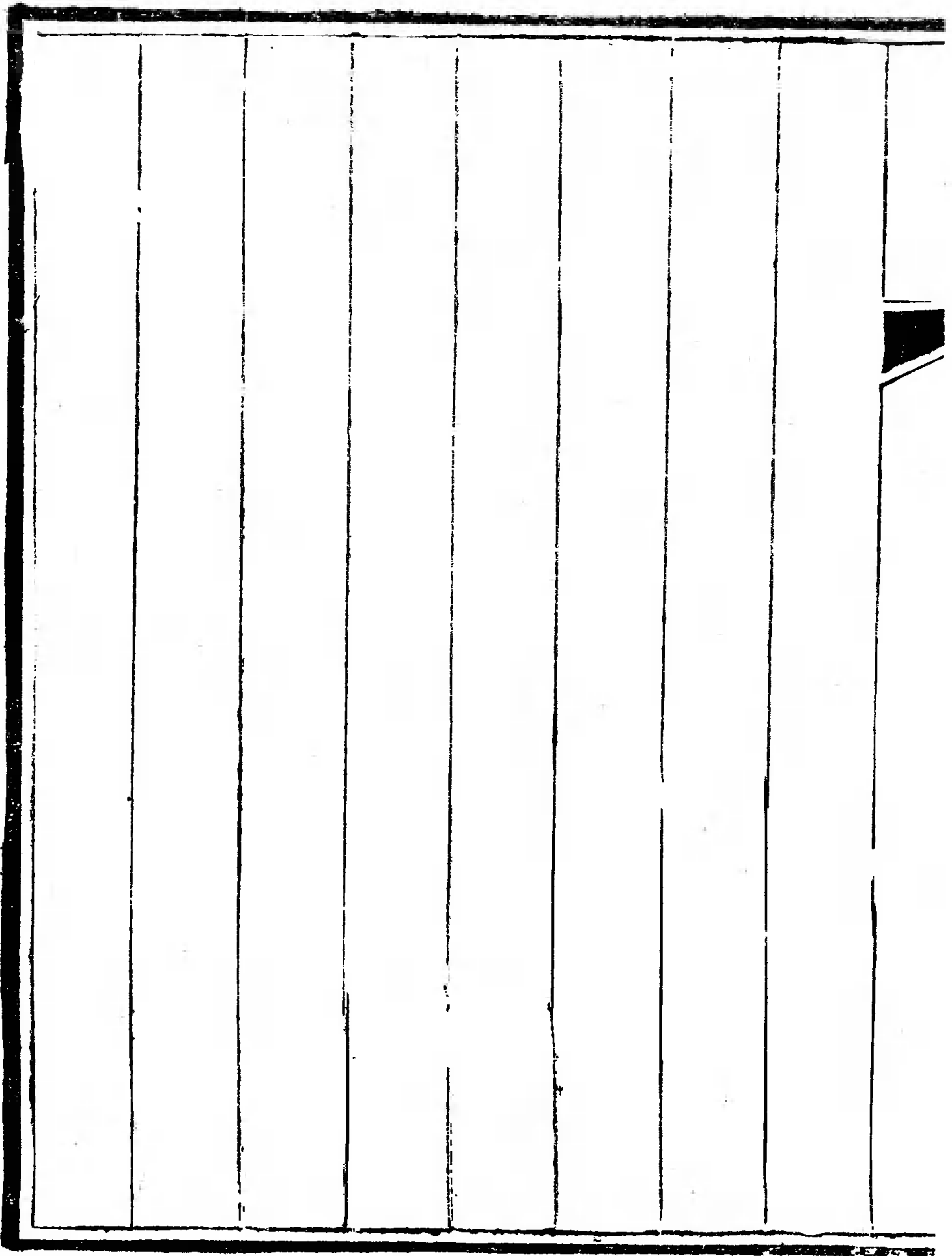
駁後世誤傳

第十九章

遵孔教修己

第二十章

佛教全功



如來真法

如來曰。諸教垂之教主。法不同。理則一。一者何。教人保守天賦之靈性。以得之天者。仍還之天也。印度疆域。居亞洲之西。生民氣候。較東亞西歐。各有性情氣質之不同。

上帝不能因民性稍殊。棄而不教。故余降塵凡。立教說法。以牖斯民。昧斯教。敗斯法者。是爲彼方之罪人。東亞漢興。崇尙佛教。聘西僧。演教法。以輔孔學之教育。於是

如來之教。中國頗敬重焉。然教傳之於僧。法譯之於書。昧理失真。法盡湮沒。天堂地獄。妄談人口。建寺築觀。亂塑佛身。焚香叩禱。竟謂之德。五供三參。竟稱之善。教雖流入東土。法昧實非一朝。雖教出印度。相傳久遠。毫無真教。今欲輔孔學以教育人民。故余臨壇座。重闡真經。爲修性者立定指歸。是爲說法之真旨。

西天真教

教施西天。是名佛法。佛法無他理。本明性。性者何靈也。靈者善也。善者慈也。慈善之靈性。得之於天。天賦此性。其肫摯之情。雖一花一草。無不憐愛相切。痛癢相關。若言以殘忍。言以狠毒。吾知其性靈有不忍也。故萬物同胞。謂之曰性。保此性。明此性。守此性。擴此性。是謂得真教之本旨。然慈善之性。既同得之於天。爲何又有所謂殘忍。所謂狠毒也。蓋因山川氣脈有

厚薄之不同。父母氣體有清濁之或異。以致性之慈善。隨而掩焉。然掩之者。雖爲性之勁敵。若得良教以教育之。雖山川之岨。父母之體。未有不可淘汰而復明者。今將此教。逐條闡清。臚列於下。欲明性者。其遵行之。

沉心淡性

天賦人一點清明之性。六賊因亦隨之。六賊者何。喜怒哀樂愛惡也。若欲若情。尙隨人心見習而啟。惟此六賊隨性俱來。乃污傷性靈之利刃也。今欲滅絕六賊。使性不污傷。將設何法以防之。

第一條靜坐沉心

沉心者。定性之謂。欲性定。當瞑目觀心。蕩除念慮。念慮淨。則心自沉。心旣沉。六賊可伏。六賊伏。則我一片

性天操縱自如。見當喜則喜。見當怒則怒。見當哀則哀。見當樂則樂。見當愛則愛。見當惡則惡。喜怒哀樂愛惡皆能合當。其性靈有不合生初之原體乎。故第一條在靜坐沉心。

第二條靜坐淡性

淡性者。清性之謂。性清則百緣不起。百緣者。何種種之念緣也。想如是則像如是。像如是則直爲緣。可如是一點主宰。爲念所纏。終日馳思瞬息間。將不知生。

得幾千幾百之念緣矣。念緣不淨。性弗能清。終日行爲念緣纏擾。其性將弗可自主。隨念緣而用事矣。日如是。時時如是。久久焉。天性有不爲念緣而剝喪乎。故第二條在靜坐淡性。

以上二條。乃明性之大旨。靜坐之方。其法有四。

一曰靜坐誦經

觀音心經。淨心之訣。沉心靜坐。取誦要處。經誦至熟。合目默誦。夫誦經非關詳解也。非論遍數也。乃借誦

以清念。借經以斬緣。默誦久。即可得念靜緣清之境。

二曰靜坐定氣

氣者。呼吸也。定者。定靜也。呼吸通諸天。若能定靜。則我身呼吸。與天地之氣同其清。吸吸相通。純是天氣之清體。

三曰靜坐存神

神者。心中之識也。心中之識。分散之。則日起萬緣。日生萬念。團聚之。則真靈一點。如月之珠。此月也。說之。

則如有形存之則實無像。不過靜坐以絕萬緣。誦經以滅萬念。於萬念斬淨。萬緣消除之餘。雖靜極。心豈死乎。心未死。念又絕。識何在乎。此識在無知無覺之鄉。其鄉卽存神之境。

四曰靜坐求性

性者。乃天賦之靈也。天賦之於我。我秉之於天。又何待求乎。不知自父母體質所包。剛柔高下。各有所偏。性雖未滅。靈實稍掩。掩之至久。偏處直弗爲偏。任氣

質以前行。剛燥柔懦。信後天而放肆矣。欲平後天之氣質。當於靜坐誦經。定氣存神之候。須求得何者。爲後天之偏。何者爲先天之性。何以求之。深靜坐之功。淨萬緣之念。靜功深。念緣淨。悠悠蕩蕩。不待求而性天得之於無意間矣。

以上四法。爲沉心淡性。靜坐之真功。如法行之。功至久。由誦經可得渾涵之境。其境卽靜坐至深。默誦至久。念絕靈聚。不識不知。無聲無臭。氣體清明。返得原

初之性體矣是爲佛門入手實功。

[illegible]

戒欺心

來去無形。人心也。如是則正大光明者稀。何以言之。
心動他人不知。故多隨意動作。我既隨意以動。其間
參得許多情弊。情弊參。心地暗。心地暗。性光冥。性光
冥。心性分兩途矣。兩途既分。性落旁所。心得自主。故
常有昧性之爲。昧性之爲。大則如傷生靈。殺人命。小
則如口如是。心實非。殺人命者。冤必纏。傷生靈者。緣
必結。口與心違者。行必愆。造此諸因。端由昧性。昧性

之因。由於欺心。心如燈然。明則可質鬼。暗則不能見物。我性中燃此一點明燈。倘或昧暗。昏昏黑黑。自謂鬼神無知。天地難察。轉瞬性命滅。燈隨之消亡。幽冥自拘。半無明隙。地獄昏黑。誰實設之。噫。心欺自黑之也。

戒欺人

來去無形者是心。見聞有據者是物。人者物之一則也。人有惡善之分。物有順逆之別。惡者可惡。逆者可棄。惡與棄。任是心之公平。則爲得中。倘其間參以一分情弊。則惡者過當。棄者失宜。非性理之棄。惡是私欲之棄。惡矣。以私欲而行棄。惡一點性靈爲私而掩。非欺人先自欺矣。自欺者滅性明。性明滅。燈則昏。欺人者先欺己心。終報己身。此人與物遇可惡可棄者。

弗可有一毫之欺也。

附篇

是非善惡。既當具正大之性。其物之逆者。棄之固宜。人之惡者。惡之固宜。倘棄惡失中。卽污本性。奈何竟放膽以欺人乎。今晰陳之。

一如見色而生欺也。柳媚花鮮。塵世假境。心燈暗者。妄造孽因。以欺是圖。竟成孽案。

二如見財而生欺也。魂魄歸陰。一文無用。子孫蕩敗。

心實難防。弗明性以種善果。竟用欺以造敗緣。民命不顧者。官之欺人。產不計者。民之欺。謀生不足者。欺心起。富號萬金者。欺弗棄。欺成富室。幾見賢孫。

三如因私忿而生欺。也是非自有定論。秋水澄時。沙石卽顯。心燈昏者。不察是理。竟施之欺。匿名假造。幻出天花。設阱張網。欲快己意。欺法之巧。竟有奪天轉瞬。雲消昭昭不爽。請君回首。後報必償。

四如因物產而生欺也。喫虧是福。誰人弗知。敦讓必

昌于秋明鑑。心燈昏者。弗照是鏡。竟用之欺。質非玉寶。心一轉。則欲欺留。寸產之微。心一動。則設欺念。法未圓周。或生破綻。心燈生者。可望回首。心燈滅者。再設欺謀。天理不顧。鬼神不懼。欺必如願。始克止念。吁。從何得者。從何失。回首見孫。被人瞞誘。惛聾瞶昧。依樣葫蘆。

以上四欺。乃不因人之可惡。妄昧己性。黑己心也。噫。真可欺耶。不必論生命全性。稱之爲人者。欺之必報。

卽牛馬之微性靈不全苛虐之理必循環心性原一點之微奈何如是之鑿喪耶。

[illegible]

戒貪妄

貪者意也。妄者想也。意想如何。心遂發作。心發作。行則隨之。心地間自成定局。

一如分內之意想。父母當如何侍奉。妻子當如何如心。己身當如何適意。心作萬象。稍不能償。鬱鬱於心。錮結難忘。性之自然。因之消喪。

二如分外之意想。父母何弗顯榮。妻子何日如願。己身何時豐亨。甚至繁華勝景。欲爲之餐。賞心快事。欲

償夙願。幻象自生。心神莫定。清明之性。錮蔽日亡。
以上二端。是爲人心之意想。他若意如走馬。心若靈
猿。往來無定。無時可拴。念念不絕。去而復生。終世無
頃刻之閒。心性無一朝之息。馳騁如斯。性之一點。生
耶。耗耶。

戒塵染

性靈天賦之初。潔白如玉。自有生之後。塵遂染焉。
先包之以氣。其染一。

貳。見之以習。其染二。

叁。蒙之以欲。其染三。

肆。參之以私。其染四。

伍。遷之以情。其染五。

陸。溺之以色。其染六。

染陷之以利其染七。

捌錮之以慮其染八。

玖奪之以爭其染九。

拾染之以不自知其染十。

以上十條染性之塵。塵沙一點。卽汚本性。況十條並施之乎。塵染之害。其最利者。在於不自知。或已自知。猶不滌染。尤害之甚者也。終歸消亡而已矣。可傷哉。

戒物誘

性天至白。靈明至潔。賦於心竅。白潔初無大力。然性靈既無大力。以阻外物。而外物偏有無數之多。前來以引誘之。白潔益可危也。

一、酒誘也。傷白潔之本清。酒性尙濃。與氣相合。酒與氣合。靈明之清。淡遂爲擾焉。靈失清。氣漸濁。靈既失其清。氣復升其濁。靈益昧焉。故第一要戒酒之誘。二、色誘也。傷白潔之本明。淫念近昧。所謂私也。私與

暗同。然靈性如燈。鬼神可對。今以淫念之暗。瞞昧性靈。人之名節。己之廉恥。甚至殺身之危險。妻女後身之償還。皆不知顧。偏要瞞昧靈性。苟且以去作之。昏黑靈性之本明。造出無窮之孽果。不可悲歟。故第二要戒色之誘。

三、財誘也。傷白潔之本體。貪圖用心意。心意之巧取。諸靈明。然靈得諸天。養之則增長。耗之則消亡。若以經營不懈之念。日日取而用之。性靈之體。增乎耗乎。

噫財之得也。果由經營而至乎。布置爲人道之宜。得失爲緣緣之理。若以貪圖之心而鑽營之。財無緣終生阻。心意用靈則消。所謂謀正財而以貪圖之。則徒耗靈性之體也。故第三要戒財之誘。

四氣誘也。傷白潔之本。和氣生則血性發作。血性中蘊五臟六腑之生氣。臟腑之生氣原無知覺。增長身體之活氣也。以無知無識之生氣。並諸無靈無覺之血氣。參以外物不恰我之阻氣。三氣相凝。力甚大也。

白潔之性。力原至微。清清虛虛。氣又至逸。力既至微。氣又至逸。能敵彼三氣之橫冲歟。故三氣發作。靈性冲無。氣殺人也。造命冤矣。氣蔑倫也。造罪緣矣。氣傷身也。造鬼籙矣。卽無此三大發作。終日理事之間。言語之下。三氣有一次之發作。卽橫冲一次。性靈之纖微矣。終世合計。橫冲至寡。有若干次之多。性靈之纖微無力。逸然太和。有乎無乎。存乎亡乎。故第四要戒氣之誘。

以上四端乃人生所不及防之物誘也。今再細陳其他。

一女色誘也。傷白潔之本靈。人之靈明聚於五氣。人之慾心發於五行。五行者。心肝脾肺腎也。心生血。肝藏血。血聚於肝。諸臟取而用之。少有虧乏。血不運周。百體則有枯焦之外。見女色乃傷血之斧也。血固無知。無識之濁物。然性靈則賴此五行之生氣。以圈圍之。若五行之氣弗能圓周。某行有隙。性靈卽隨某隙。

而失散。故童體喪則曰知識開。此之謂也。知識開。靈明爲一陷。靈明陷。五行散。各失圈圉之主權。主權旣失。則無關鎖。某行之氣勝。則某行之權卽隨之而勝。靈明弗能自主。任何行何氣之勝者。妄自逞焉。腎氣勝。腎氣則妄行。他臟隨其指使。靈明散於心竅矣。日日爲女色削其圈圉。靈性卽日日失其隄防。久久焉。氣血衰敗。中年反不如童年記憶之強者。非靈明不明。實靈明失於散也。失於散。雖未丟亡。然月珠散亂。

靈性不團。靈既不團。真理難辨。弗能擴充其善。漸成
癆瘵之躬。慈悲之善。既未能充。瞑歿一朝。性靈能還
天乎。故爲女色誘也。傷白潔之本靈。

二世緣誘也。傷白潔之本清。繁華適意。發諸心之怡
情。然心爲藏靈之竅。當堅固其竅。不使性遷。若以繁
華適意之情。纏於心中。情弗得暢。鬱悶也。爲傷竅之
端。情若得暢。荒亡也。亦爲傷竅之刃。竅傷。靈明則失
所住。失所住。則分散不團。分散不團。則心得自主。心

得自主。其情鬱者。益失於拘。其情暢者。益失於過。日纏於世緣。刻刻懷諸適意。慈悲本性。爲情所擾。既弗能充。亦遂淆亂其機致。一朝瞑歿。靈性之清。不幾微歟。故爲世緣誘也。傷白潔之本清。

三、貧窮困苦之誘也。傷白潔之本善。人受之天。只一點真性。貧窮困苦。造因之緣。天不能因。造因不美。而少賦其靈。人又何可因。因不美。遂失其性乎。貧窮困苦。失性之端。一在於怨。二在於憂。三在於怒。四在於

窘。怨則不能擴其性。憂則不能達其性。怒則不能怡其性。窘則不能暢其性。怨憂怒窘。初則尙知傷性。久則漸失其明。怨則思竊盜矣。憂則漸成疾矣。怒則或行凶矣。窘則或短見矣。四端發作。性權則失。聽怨憂怒。窘之自爲一點性。天埋沉海底。慈悲性絕。靈明汚黑。瞑歿一朝。其能超昏黑之獄乎。故貧窮困苦爲所誘也。傷白潔之本善。

四富貴功名之誘也。傷白潔之本德。夫美緣造諸今

朝靈性少其蒙蔽。開心竅以放大其本慈。一點性天。培成無邊之福果。恤貧救災。德垂千古。發聾振聵。功造百年。天道有缺。我能修之。世道不平。我能補之。慈悲之性。靈明之燈。福德之果。善功之路。誰實造之。富貴功名人也。奈何原無蔽性之障。竟造污性之條乎。污性之條。一在於欺。二在於殘。三在於矜。四在於惡。富之欺心。不顧貧苦。逞其強暴。肆其驕凌。見色則生其欺。見產則生其欺。色欺之逞。弗惜金錢。產欺之逞。

弗顧孤寡。慈悲天性。一毫弗存。貴之殘忍。不知民命。
權在己。則任意逞情。刑在己。則濫施拷掠。甚至暴性
發作。不懼命寃。苛斂心生。脂膏盡削。天性之仁。毫無
所存。靈明之燈。昏沉盡黑。功名矜才。子孫不計。情詞
豔說。巧幻百端。硯墨筆花。繪出千像。逞一念之淫心。
造萬世之孽果。幼童少長。圈入迷暗之鄉。千古百年。
刊成殺人之板。靈明原慈悲之性。才筆乃心鄉之情。
心情自主。靈性失權。一逞心花。靈光汚昧。燈沉黑海。

孽造無邊。功名造惡。天理不知。調文成詞。名節弗顧。
離書捏造。字字如珠。法律熟於心中。靈性黑於竅內。
污慈善之性。逞刀筆之鋒。節婦命寃。始尙知顧。善性
污久。生機則消。動以金帛。無筆不作。心則曰。百次弗
可。一次無妨。日久性黑。弗記幾次。靈居竅內。光已如
漆。罪案如山。字字皆過。慈悲性渺。天理盡消。靈沉海
底。燈無明朝。欺殘矜惡。造諸富貴功名。故富貴功名
爲所誘也。傷白潔之本德。

統言之。酒色財氣一物誘也。女色世緣貧窮富貴一物誘也。八條物誘皆黑性靈之燈。欲明性者。其遇物自持。弗爲所誘也可。

[illegible]

去凡心

人之靈性。外染者曰塵。曰物。內生者曰情。曰心。外染之塵緣物引。屏棄之。隔絕之。不入自能不染。不見自能不遷。若內生之情。內生之心。不待外緣之啟誘。早於不知不覺之中。已自生陷溺性靈之一障。何謂情。何謂心。

一曰色。色心起。動於外誘者。塵緣也。起於內心者。情慮也。此情慮初起之時。原無外像以牽動之。而空中

結像。妄動心猿。生於無知無覺之鄉。動於不見不聞之地。有時而滅如灰土。有時而燄若火光。似屬無根之草。極爲難除之花。其花一見。靈性一遮。其花滅絕。永不生芽。性方得定。靜無煙霞。

一日喜喜。生於情動於恰意。情之發見。有不可已。不知起之何鄉。來之何從。禁之不可。強之不能。其情之逞。恆有任一時之喜。隨而發言。隨而行事者。言與事。失耶。當耶。不可知也。及至事過情非。理見性明。言行。

得失遂皆可正。行已如昨。言已失憑。或失於過。或臨於矜。或大其意。或漲其能。所得之愆。因喜而生。其性失主。過愆乃成。亦掩性理。亦失性明。此情不定。性何能徵。

一曰怒。怒生於情。起於暴動。事不恰我。而情卽生。來於不見。動於不聞。初未嘗欲彰其威。大發雷霆。而性不能主。靈不露明。不知來之何地。生之何從。遂而弗能容納。氣漲於胸。雖生命之關。亡家之險。兵刃之利。

禮節之亂。一時情之所急。性之無權。遂不知顧。皆不及閑。根居何所。雖無可驗。惟此氣動。居掩性天。大則如結命冤。造禍患。小則如冲性體。散本然。待至雲消霧散。悔之已晚。此情不淨。何覓本源。

一曰哀。哀生於情。起於失意。事之缺憾。令人實慘。其哀發見。乃不期然而自然。當此悲慘之來。慟之無益。情無知覺。性早見及。而此種慟心。初不知生之何方。來之何地。抑之不可忍之。不能傷體傷身之患。喪志。

喪明之慘。情之所迫。慮不及防。冤之所結。慟亦枉然。性無主權。情得自專。大則如傷久成癩。病患牽纏。小則如遇事動感。失其逸然。此情不斷。性何能全。

一曰樂。樂生於情。發於己性。此情之發。見各有不同。明爲人之所不樂。而己性有偏。乃曰適合我性。此種情弊。初不知發之何方。生之何境。雖爲無從考察之端。實能逞其情所樂。奪其性之主權。或關名節。或關人品。或關耗財。或關廢正。情之發動。種種敗機。皆不

能明其情之偏性定亦歛。惟此情弊終世不完。性未盡昧。情尙不逞。性若失主。情逞無邊。反曰性之所樂。人勸枉然。此情不翦。何尋先天。

一日愛。愛生於情。生於我心。我心如是不計邪正。甚至愛情所鍾。死欲其生。心地已迷。旁觀多明。其情雖僻。初不知生之何所來。之何從。情之發動。不顧性靈。如金玉之寶。流水之花。珍禽奇畫。風景之華。情之所逞。靈則全遮。大則如喪身亡家。小則如心懷不下。愈

逞愈荒心神日喪性雖知惜情不知防此情之僻最
削性體其偏不去何求性理。

一日惡惡生於情生於拂意己意不明漫相屏棄拂
意至甚性不露理甚至情之所偏生欲其死此性不
良皆知悖逆而情之所動初不知生自何鄉來之何
際施之奴婢苛虐不已施之人情擯斥絕棄施之大
馬鞭扑無地施之妻子逼迫不疑此情之蔽性理日
迷大則如結孽結冤小則如失調失理性雖見及情

權太猛。見惡於心。任意而逞。性爲情蔽。直無靈明。無本之偏。居然掩理。此情不滅。何保性體。

一日欲。欲生於情。起於雄心。不察失當。信己獨能。情一發。見意見隨生。排衆排論。己意獨逞。其力甚強。其信甚深。初不知情生於何地。發見於何會。居然自逞。其是自大其能。無明見者。妄暴己性。小有才者。益助其矜己見。爲是氣。隨不平理。本顯然。遂弗能徵。大則如傷倫紀。造禍端。小則如逞己見。敗美緣。此情之偏。

性雖能見而情弊掩理。氣漲漫天昏天蒙日。靈光盡掩。此情不蕩。何覓本然。

日色日喜日怒日哀日樂日愛日惡日欲。八條情。八條心。不待外誘。不待外遷。性靈中藏此一番屏蔽面。性定亦知斂。情漲性則湮。孔學知七情爲性之大憾。戒人察未發。慎其初發。見發見能合中。謂之合其然。此等慎獨功。聖賢防之先。若夫庸愚輩。可否防其閑。不能造聖功。速斷八條線。線線皆纏性。牽纏無日完。

去此無根情。方可露性天。

明原性

性者天授之靈也。賦之於人。乃一點原真。慈悲善念。初無良惡之分。自人秉此性。遂有習染之遷。

遷之於色。喪原靈矣。

遷之於利。昧原理矣。

遷之於聲。音。壞原志矣。

遷之於貨。欲。昧原心矣。

遷之於富貴功名。擾原真矣。

遷之於喜怒哀樂。蕩原情矣。

遷之於嗜好貪殘。失原德矣。

遷之於溺愛子女。昏原慈矣。

遷之於恣殺生命。昧原善矣。

夫原性乃一點之真。慈悲善念至純不雜。藏之靈舍。

如玉壺冰心。難侵風雪。今侵以種種之遷染。纖微之

真存乎亡乎。

故當去色之遷。明原性之靈。

去利之遷。明原性之理。

去聲音之遷。明原性之志。

去貨欲之遷。明原性之心。

去富貴功名之遷。明原性之真。

去喜怒哀樂之遷。明原性之情。

去嗜好貪殘之遷。明原性之德。

去溺愛子女之遷。明原性之慈。

去恣殺生命之遷。明原性之善。

遷染去性。自明性能明。原真復原。真復靈舍之間。返得玉壺冰心之本體矣。

種福果

種果得果。果生花放。花放果熟。果熟發於根。根種結於本。本者根也。根者本也。根本不培。何期美果乎。何謂根本。良善也。天理也。良善天理。種之於世。世世得花。良善天理。施之於世。世世得果。良善天理。傷之於世。世世根枯。良善天理。摧之於世。世世根敗。根本既種之於良善天理。而世人奈何多朽其根本。壞其良善乎。朽其根本。壞其良善。試觀其世世之果。世世之

花。

爲何而困苦若斯。飢寒凍餒。邈無生涯。百計經營。將得終敗。

爲何而災難若斯。疾病顛連。呻吟牀第。參苓雖效。膏肓難除。

爲何而奔波若斯。事事纏心。憂懷難釋。雖有涵養。纏擾難清。

爲何而流離若斯。日暮窮途。家鄉何在。昂首風月。庭

樂何時。

爲何而纏訟若斯。居處囹圄。屈膝公案。無端纏訟。難
釋之冤。

爲何而昏瞶若斯。明明坦途。偏迷邪徑。朗朗正路。終
莫能登。

爲何而父頑若斯。母嚚若斯。兄殘若斯。弟傲若斯。妻
不明若斯。子不肖若斯。手足牽累若斯。翁姑虐待若
斯。變出倫常。隱憂堪涕。淚藏胸際。何年得清。

爲何而運途若斯。遭遇若斯。碎瑣若斯。纏擾若斯。受人侵侮。忍耐難言。棄此攀山。可傷無路。

爲何而昔年通亨若斯。今時坎坷若斯。前朝相得若斯。此際不恰若斯。語言投意。白水盟心。初無大失。何遂冰炭。

種種之果。得之今朝。何等本根。結此果實。吁。未布佳種。何望香花。根種果結。難期求美。惟栽佳種。再種良因。

恤貧可獲榮花。勸善可徵榮譽。

救急則獲清福。拯災則徵康健。

戒殺得造永年。惜物得安溫飽。

救人性命。力挽半生。全人名節。榮徵三世。

完人骨肉。兩代吉昌。成人子女。福增一嗣。

便於人者。己害可通。成人美者。己難得救。

口舌敦厚。名譽之昌。施人反觀。坦平之報。

孝父母者。子還償。敦手足者。妻必報。

顧鄰里者。危難除。聯宗族者。家庭睦。

良花美果。萬樹萬柯。福果香花。萬根萬種。根種堆積。羅列似山。取而培之。十年得蒂。蒂生十載。花發一朝。灌溉三秋。一品美果。爲何果不良者。從而摧根本美者。反來伐。種在眼前。棄而弗種。斧斤利刃。自殘其根。無端色念。忽蒙汚人妻女。種淫報焉。無端利欲。薰心欺人田產。種蕩因焉。無端妄黑天良。摧人子女。種斬嗣焉。

無端妄逞淫心。集詞著說。種種孽根焉。
無端妄想貪圖。調詞架訟。種種罪緣焉。
無端妄起貪心。激成命冤。種種重案焉。
無端妄起爭心。敗人機遇。種種過籍焉。
無端妄逞利口。譏刺巧詐。揭隱談閨。種種啞萌焉。
無端妄昧良心。聽信妻言。薄待父母。種種孽嗣焉。
無端妄昧本性。信寵妻子。薄待骨肉。種種隱憂焉。
無端妄黑心田。瞞人財利。種種敗機焉。

無端妄造惡因。欺愚凌寡。種慘刑焉。

無端妄造孽因。殘害生命。種夭折焉。

無端妄逞慾心。蓄童養妾。種賤身焉。

無端妄逞暴心。亂施非刑。種慘死焉。

惡孽過愆。種栽不斷。疵瑕小失。日日栽緣。吁。果不良。

者。隱淚藏胸。盼得美花。一登福地。果本香者。惡積如。

山。不惜本根。竟造下緣。瞑歿之朝。前身可見。一生福。

報。幾世善緣。培之又培。澆之又澆。風雪不避。幾載善。

修。惜。食。惜。衣。幾。秋。愛。儉。結。成。此。果。養。護。十。年。十。年。花。
開。喪。之。一。旦。種。種。惡。籍。記。載。如。山。造。此。惡。因。折。盡。前。
緣。贖。罪。於。世。坎。坷。不。全。

或。缺。子。嗣。或。歷。艱。難。或。稱。孤。寡。或。受。飢。寒。
妻。子。逆。者。拂。性。難。堪。得。病。纏。者。時。安。時。患。
受。人。侮。者。或。打。或。殘。定。賤。身。者。卑。淫。人。賤。
有。孽。因。者。事。事。倒。顛。帶。罪。緣。者。緣。緣。不。善。
癡。聾。暗。啞。口。孽。之。愆。監。斬。流。徒。非。刑。之。鑑。

死折慘報。殘害命寃。落水流花。淫緣之慘。

果不一致。各有各緣。不必求卜。不必問籤。此時之報。前身之鑑。歎運慘者。當培心地。恨運乖者。再種佳田。十年培栽。三年養護。功行至滿。氣隨善遷。果之美者。種於先。花發豔者。力在前。培之不懈。可期久遠。根結深者。可獲百年。帝王之福。三五百載。鄉紳之善。二三百秋間。中造惡孽。善雖可掩。福緣報盡。惡孽必還。各國史冊。因果之鑑。祖宗造福。天運則宗所造孽。因一時

不見運亡之際。人欺依然。回想當年報施。不遠今果。後身由斯可鑑。邦國善惡。惡有循環。鄉紳福果。何獨不然。見人惡者。欲顯報福。善所遮難。期眼前見人善者。欲得福根。初栽土灌。溉尙遠。胚芽雖發。花信未傳。種福果者。莫期人見。人見之善。多屬不虔。陰功陰德。最無邊。甘心耐苦。是良田。佔盡便宜。栽大虧。喫盡大虧。獲大緣。一點善慈。在久遠。三天五日。是枉然。十載不懈。爲栽種。三秋盡力。爲栽緣。一朵香花。發世間。花

發鮮豔人稱豔勤勤培養莫參孽緣始能接續三五
代果報二百年。

清世緣

緣者。因之端。因者。果之本。世中因果。皆生於緣。緣來我能清之。則因不結。果又何能結乎。因來之際。可畏者。不以爲因。反以爲因。造之果。遂乃信意念之非想。不清而反結之。至使緣緣相擾。世世糾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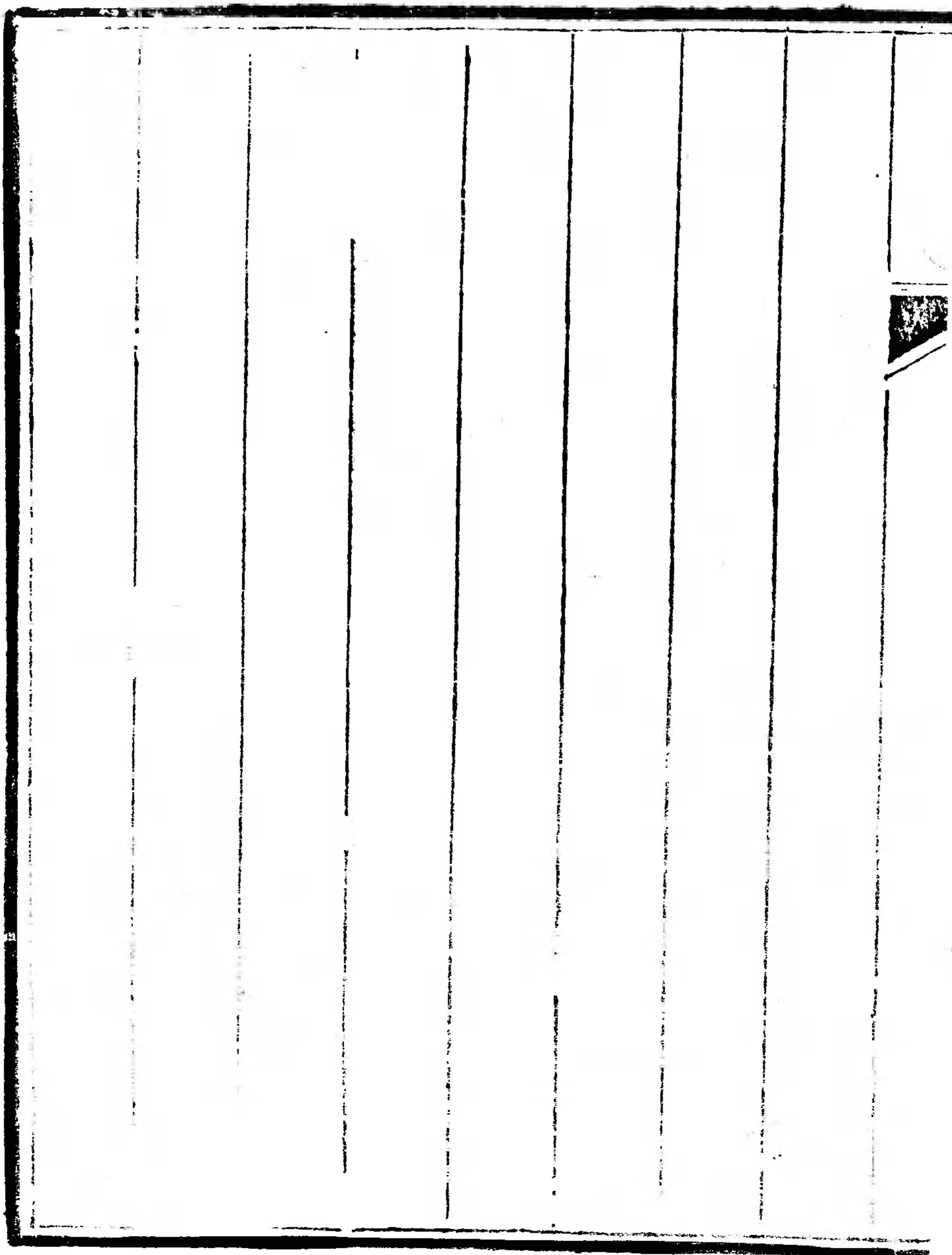
一如因生於色之緣。美女當前。心情淆亂。一因緣也。清之則斷。戀之則結。纏結於心。念生於意。意念相團。妄作前因之想。致造淫孽之緣。

一如因生於利之緣。金銀炫目。動起豔心。一因緣也。
清之則淡。貪之則險。冒險去貪。忘失忘義。不知運命。
妄作營求之想。致造耗散之緣。

一如因生於情之緣。適意如志。美景韶華。一因緣也。
清之則逸。戀之則荒。任意貪戀。何知底止。稍有未適。
纏結難忘。不察福命之淺。妄想適體之緣。

一如因生於病之緣。思慮傷心。色伐傷腎。一因緣也。
清之則寧。犯之則困。日日圖謀。日日消精。百歲形骸。

漸成枯敗。自作莫福之果。妄嗔前世之緣。
四者因緣。世間常犯。清而不染。始得安閒。擾攘塵寰。
何時斬斷。



掃情根

人之性靈。天賦之也。天賦此性靈。具之何處。曰父母之遺體也。父母遺體。非無知覺之死氣。亦知識獨靈之生氣也。此生氣賦之於人。曰情根。情根何所見。一如生而知好色也。童穉之年。知識稍開。見以情端。心卽知動。誰實使然。父母生氣之所致。此情根之一也。

一如生而知愛美也。童年之際。塵風未染。絲羅錦繡。

見而知羨。誰實爲之。父母生氣之所然。此情根之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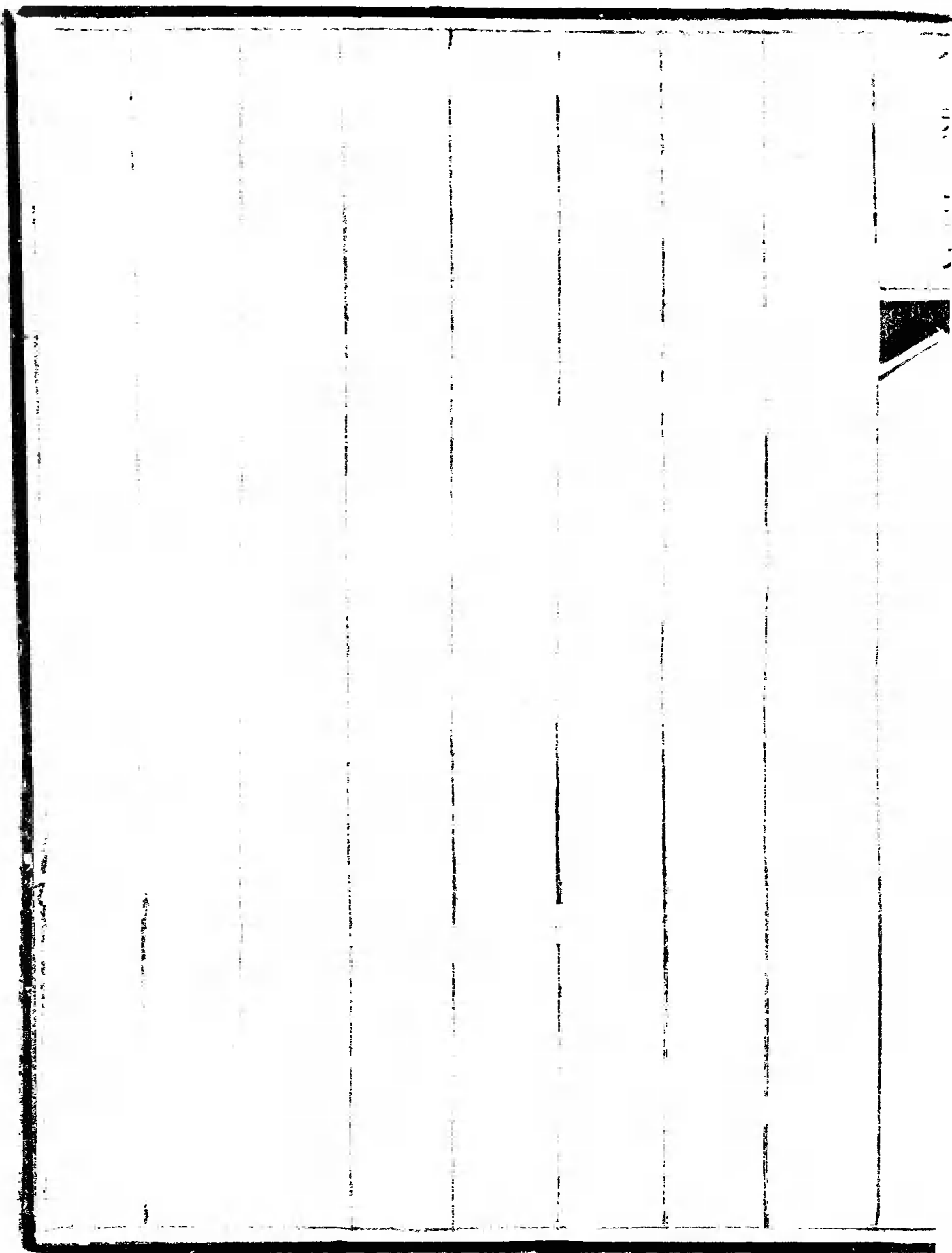
一如生而知好聲也。孺慕之時。情芽未闢。聆以音樂。亦卽神逸。誰實使之。父母生氣之所依。此情根之三也。

一如生而知愛財也。孺慕之期。情欲未生。授以錢幣。則卽知喜。誰實教之。父母生氣之所宜。此情根之四也。

如此四端。大爲性患。色污性體。聲迷性理。財昧性明。美傷性逸。四端之情。旣足害性。誰意初生。又先發萌。父母驕養。不顧性靈。衣欲錦繡。食欲豐隆。泣則提抱。怒則順情。恐拂其意。百病叢生。日日灌漑。情根之萌。尊卑長上。禮不知詳。惜食惜衣。德不知講。曰孝曰悌。曰禮曰義。性靈之輔。教之無方。曰忠曰信。曰廉曰恥。性靈之佐。所教不詳。種種養性。棄之不理。日日養情。惟恐不及。如是十載。培成根蒂。雖使就傅。讀書講理。

情根之勝。性靈早迷。點點聖經。又焉能濟。出雖就傳。入仍逞己。伯叔之禮。故不在意。父母之言。亦嘗對詆。衣食拂心。怒形於氣。意欲不從。大聲不已。如是性靈。迷無實迹。驕養溺愛。伊於胡底。及長應事。世風再啟。韶華美景。愈變愈新。繡麗風光。愈興愈能。見則奢侈。聞則奢風。性既早蔽。情又來乘。遂乃終日羨慕。纏結於胸。欲探其景。欲享其榮。惟知世情。不顧性靈。遇色遇財。喪德亦欣。遇聲遇美。喪神亦寧。情之欲逞。如斯。

之勝一馳萬里。隔絕本性。性湮靈竅。無日可生。百年
歲月。情欲紛爭。噫此根不斬。何覓性靈。



除己性

何謂己性。後天氣質也。氣質得諸父母遺體。謂曰己性。己性者。雖與性具來。非天賦之靈。乃父母之氣也。父母之氣清者。子受之則清。父母之氣濁者。子秉之則濁。清濁不一。故氣質亦不同焉。

一曰氣質之濁。氣質濁。性則昧。雖善機當前。而氣質所拘。恆逞其固滯。昧其性天。

一曰氣質之剛。氣質剛。性則藏。雖善機不昧。而氣質

所拘。恆逞其剛直。任其武斷。

一曰氣質之柔。氣質柔性不露。雖善機已見。而氣質所拘。恆任其失敗。退縮不前。

一曰氣質之燥。氣質燥性則消。雖善機不遠。而氣質所拘。恆逞其勇往。功造難全。

一曰氣質之復。氣質復性則掩。雖善機顯然而氣質所拘。恆逞其自恃。不納忠言。

一曰氣質之忍。氣質忍性則失。雖善機有遇。而氣質

所拘。恆掩性肆毒。致造罪緣。

一曰氣質之殘。氣質殘。性則污。雖善機在。卽而氣質所拘。恆黑性肆凶。廣結孽冤。

種種己性。得之父母。父母氣質。受之淺者。性靈不失。得擴充性靈。造成無邊之善果。父母氣質。受之深者。則性靈掩昧。反逞其濁。造成無邊之罪過。氣質之害。性靈所關。化除之功。不容稍間。察己性之偏僻。驗己性之深淺。用力鎮定。自露性天。不使稍逞。有污本面。

稍有動質。靜坐反觀。誦經蕩氣。瞑目定潛。靜中驗理。
天機不亂。除淨己性。方得性天。殘忍與悞。剛柔濁燥。
種種己性。一一皆歛。歛淨己性。功非一天。時時知惕。
要修本源。本源之善。是性天。修性功夫。靜中研靜坐。
沉心氣自潛。氣潛質不起。得返本來面。除己性之功。
只在靜中探。

去情欲

經曰寂滅清靜。萬法皆空。萬法者。萬端情欲也。寂滅者。蕩除盡淨也。靈性得之於天。清明寂靜。若月珠之浴滄海。廣大無塵。性居於靈竅。卽一月珠之浴於海也。靈明照見。五蘊皆空。舉一切喜怒哀樂愛惡之情。態如雨過雲消。萬里長空。不留游絲之餘迹。光明宇宙。鱗介潛藏。靈神所聚。一無暗鄉。是非絕想。淨念滌腸。無人無我。無色無相。舍利光明。一炷心香。憂慮貪

嗔念念俱忘。三千世界廣大慈悲。是名舍利。是名智
慧。何可染塵。朽其根蒂。佛法三千。靈根不昧。參一分
情。染一分欲。滄海月珠。一時卽晦。種無邊因。變百世
鬼。滾滾塵緣。福禍從類。忽男忽女。報復攸歸。種種情
因。造之者誰。佛國慈悲。拯救萬類。予以舍利。授以靈
慧。翦除萬因。掃淨羣類。滅非非想。絕種種相。復舍利
子。還極樂鄉。不使影響。再污本來。謝絕塵氛。守住蓮
台。常居清靜。何有塵埃。東土衆生。虔意來栽。性靈之

果萬劫不壞。何苦自纏。根朽靈敗。莫可悠游。莫可徘徊。一日之情。三秋難滌。一時之欲。三世方離。損其本根。朽其根蒂。何如寂靜。修我性體。性體澄清。返還無極。得大快樂。登大福地。悠悠衆生。其知自惕。

[illegible]

了前因

兩世生人。方爲一世。何也。人自秉天地之靈性。誕生於塵凡。統富貴貧賤。皆造下種種因緣。以待來生之還報。故曰兩世之生。合爲一世。然兩世合爲一世。緣滿因結。可畢塵緣之一果。可慮者。將畢一果之終。又復緣結累累。造出永無了清之因緣。經曰。因結果。果生因。因果循環。何時截斷。噫。因因果果。續接不清。靈性爲因果所折。愈失愈下。性天之善。何日何年得復。

其初乎。良可傷也。人生於世。其能不結因者。法有四。一曰了世情。貧窮困苦。前因也。富貴功名。前因也。諸因有別了。償當一。何以了償。隨緣樂命。或者曰。富貴樂命。綽而有餘。貧窮樂命。勢所難盡。噫。惟視爲難盡。此前因之未能清。又結來生之後果矣。旣不樂命。任意營求。其能化貧窮之報。登極樂鄉。亦徒喪失其天性而已。天性喪。貧苦依然。由是反結種種之因焉。故貧窮困苦。當樂命。順承了其前因。復當廣造善緣。

以償前因。

三曰了世事。五倫皆順。前因也。五倫有變。前因也。諸因不同。了償當一。何以了償。當順情盡性。或者曰。順情盡性。行之於君父。尙屬盡禮。行之手足妻子。則拂情難施。噫。惟以拂情。不欲順施。故種種變端。未能清。又結種種來生之後果矣。卽不順情。卽不順施。其能化手足之牽纏。妻子之悖逆乎。亦徒造再世未結之餘因而已。況於君父之尊。每每傷性喪天。不盡情盡。

性。竟造種種之罪緣乎。故五倫有變。當順情盡性了。其前因。復當廣立功德。以清前因。

三曰了世態。飽食煖衣。前因也。簞瓢陋巷。前因也。諸因不等。了償當一。何以了償。宜淡泊自安。或者曰。淡泊自安。行之衣食飽煖。故屬易爲行之陋巷簞瓢。情有難堪。噫。惟以難堪。故前因弗能結。反造緣緣之後果矣。卽不自安。慕繁羨美。果能跳出坎徑履坦途乎。吁。亦徒消耗性靈。反造種種之後果耳。故陋巷簞瓢。

當淡泊自安了其前因。復當廣培善功以化前因。
四曰了世果。喜善喜修前因也。近邪近惡前因也。諸
因懸殊了償當一。何以了償。宜修功驗理。或者曰。修
功驗理。期善因之人。則屬相近。勸惡因之人。則極相
遠。噫。正爲相遠。修之更不容稍間。間則惡因前來。又
結種種之後果矣。雖修功魔常至。應百折不回。信從
不返。蓋靜坐修性求善驗理。以解無窮之前因。必用
萬歧不奪之鐵志。始能鎮此種種之孽緣也。故近邪

近惡。當修功驗理。了其前因。復當廣培陰功。以贖前因。

四者了因。因緣可清。貧窮困苦。變生五倫。簞瓢陋巷。邪惡之人。既當了還。不再種因。富貴功名。福備五倫。衣食溫飽。德善相親。此等前果。何苦沉淪淫緣孽案。奇巧貪嗔。稍有造戾。又結來因。因因相續。全靈日損。佛法慈悲。普渡衆人。前因美劣。不必細分。各了前債。各蕩俗塵。靜修驗理。造福德門。性靈返本。萬古斯存。

不纏世果。不結世因。一點慈悲。來勸世人。無量衆生。
其知培本。

[illegible]

造諸因

天性靈明。至白如冰。既無塵垢。復少欲蒙。一團慈善。人體是承。父母精血。成得一身。行孝行忠。盡禮盡倫。作佛作仙。入聖超羣。見善知慕。見惡知諱。一團靈性。福德之因。人自初生。世道不平。色財來誘。情欲來乘。孩提本面。一攪不明。陷色溺財。及欲及情。人事日起。天性日更。佛法舍利。性天之清。消諸世事。喪諸世情。造出各緣。世世不清。忠孝之本。仙佛之根。世世摧殘。

朽敗不春。佛國有教。拯救衆人。噫。

淫因之報最慘兮。衆生保性。不可以造。一次淫緣。三生淫報。

命因之案最重兮。衆生保性。不可以造。冤緣相還。無了結朝。

凌虐之因。其孽最深兮。衆生保性。不可以造。後身受侮。任人慘報。

口過之因。其罪最巨兮。衆生保性。不可以造。矜巧一

時還償有朝

害理之因。其惡最大兮。眾生保性。不可以造。昧天造罪。福祿早削。

佛教諸因。保性勿造。白潔之靈。持守要牢。隨布善因。隨種德苗。三千世界。各登福橋。全性全靈。莫失一毫。還忠孝體。返仙佛曹。佛教廣大。輪迴可逃。惡因若造。三世難了。或投下果。或入畜道。萬劫之慘。皆有因苗。失卻慈悲。喪其善性。因造不慎。或殘或忍。佛教慈悲。

廣救衆人。一念之因。慎來持。一事之因。慎來思。謹防
性污自悔時。莫謂頭上青天原無知。因種償還無稍
紊。孽緣還報有早遲。勤守佛國真法旨。謹慎持因日
三思。全性之靈。甚易造因。仙佛賢聖。忠孝禮倫。或福
或壽。或祿或名。諸因果累。出自性中。東土衆生。須造
善功。功造因美。福報無窮。

發性靈而造聖。分性盡仁全。世因斬斷。
發性靈而造賢。分存仁盡義。世因絕棄。

發性靈而造佛兮。大慈大悲。世因不染。
發性靈而造仙兮。掃念絕私。世因清時。
發性靈而造忠兮。丹心赤性。世因了淨。
發性靈而造孝兮。全性全誠。世因償清。
發性靈而造禮兮。篤厚純敬。世因掃淨。
發性靈而造倫兮。性盡一體。世因分離。
發性靈而造福兮。博愛厚施。世因榮時。
發性靈而造壽兮。廣救生靈。世因康寧。

發性靈而造祿兮。普印善書。世因爵殊。

發性靈而造名兮。義塾善社。世因福多。

性靈有善。善中有因。因造善全。性見本面。面返本來。
性靈還天。天堂地獄。無人見。只有世因全不全。全爲
因有善。殘爲因有玷。同是天之靈。賦於人身間。造良
因者得因全。造敗因者得因殘。滾滾塵寰區。萬路千
徑線。任性自來投。造此全不全。

駁後世誤傳

佛生西方地居僻壤民無理想文無典章渾渾噩噩。
愚陋之鄉天生教主教育愚氓隨其知識指其迷鄉。
彝倫仁義道德禮讓既無此識又無此想故佛設教。
獨立法場曰天生人類各賦一性物生雖小亦具一
靈靈性無分殘何可逞當知戒殺當知放生保我靈
性常要誦經經卷須敬意念要誠首當盥漱次要焚
香九叩三參頂禮莫忘經卷字句皆絕邪想邪想若

絕外念可忘。念緣不起。性自得藏。性藏靈聚。得返善鄉。不可爲惡。地獄天堂。受罪享福。何困何昌。空中有神。暗來臨視。稍有非想。卽註過字。皆有循環。皆有報施。爾若欺心。天早鑒知。欺心未爲。性靈污損。欺心已爲。後有報時。淫爲惡首。轉瞬受淫。戕害人命。冤魂常侵。刀兵水火。殄折刑慘。此時受報。前因之鑑。謹守持性。莫種因緣。時時誦經。時時鎮性。不使邪念。破性來侵。大體如斯。渡彼方民。夫法異孔。學理本同。宗同爲

保性。造到聖功。只因民愚。難論深文。立此淺法。入道之門。漢興當運。佛法東行。時無賢聖。又乏佛僧。文字殊異。繙譯不明。法施異域。當有變更。無聖無賢。無佛無僧。歧途旁徑。點點紛爭。闢佛闢法。自逞己能。信佛信法。毫末得真。數百年間。佛法沉淪。或曰佛無五倫。或曰佛當削髮。或曰佛當戒殺。或曰佛當入山。或曰築廟爲佛。善之一。或曰齋僧爲佛。善之二。或曰賽會爲佛。善之三。或曰焚香爲佛。善之四。他如誦經可超。

地獄。焚紙可富鬼魂。五供可達佛享。叩拜可造佛心。
持齋卽造福地。誦經卽造明途。一聲菩薩卽來救苦。
千聲佛號卽却衆冤。叩禱焚香能借福壽。塑像綵袍。
能得子女。朔望致祭。能却災難。年節供獻。能獲安康。
種種誤傳佛法迷暗。吁闢佛者。佛教之大功大德也。
信佛者。佛教之大罪大孽也。惜夫闢者闢之不明。信
者信之不透。佛法廣大普及各方。雖闢之不明。復闢
之不斷。而教之所及。法終不湮。信者可罪。然信者不

退而教之所立法有明時。今佛登寶座。重立法場。一指東方之迷誤。東土衆生。闢者來聽。信者要醒。

佛法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佛門修道。不從外像入手。先由內性用功。內性者。生命也。生命者。天靈也。天靈賦之於人。燭照萬理。雖曰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世間美德。其推行盡義之主權。皆發自我性中之明而已。既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外。像皆發於我性中之固有。其不能推行。若孝若悌。若

忠若信若禮若義若廉若恥之固有者。無非情蔽之也。欲擾之也。苟能去情去欲。持得我性中之固有。不使稍失。雖未能見諸實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美德。吾知若居以當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地。步末有不能推行盡義者。何也。本立枝葉則昌。萬物之同情也。然無實行以證之。終涉虛渺。故九年面壁。終世持心。其持久之功。無異力行之操守。半途懈志。稍染塵情。若處以外像。必有半途昧理。致敗節操者。是佛

法於內功入手。全夫性命。乃由靜而得其全。孔學於外像入手。全夫性命。乃由動而得其全。動而不亂。纏而不染。此孔學之獨高處。卽所以定乾坤之大體。渡世道之津梁也。然津梁堅固。路徑顯明。階梯百尺。不染世情。資美質優。幽然可登。全其忠孝。復其靈明。凡夫俗子。質多下等。大禮熟識。實行何曾。不必言情。不必言爭。語以大孝。必曰弗能。語以大忠。徒慕難行。稍知大禮。稍顧大義。卽曰正人。卽曰上等。忤倫不孝。營

私欺君。歷朝史冊十中九人。士宦之資。尙多疵瑕。中
等愚民。何識烟霞。舉念則欺。動意則差。日誦詩書。講
解如畫。先言孔孟。次講欲情。皆知倫理。孝悌何曾。天
性多昧。世務紛爭。轉瞬百歲。命亡三更。身後之德。有
何可名。佛祖舍利。先戒欺萌。明而莫滅。掃情要清。塵
染一次。糾纏三生。洗得靈慧。如燃明燈。恐不能持。靜
坐誦經。稍有動念。卽去定心。世不可棄。衆善要行。萬
物一體。全我性靈。父母之恩。固當要報。兄弟之契。亦

要聯情。印度衆類。倫紀不明。故佛說法。只言保性。不
及五倫。不言君親。萬物一體。何況五倫。禮義廉恥。由
敬而生。頂禮戒淫。已括其總。無不默合。孔教之宗。只
是化頑。法居下乘。法雖下乘。性全同孔。不過世事多
畧。不詳。印度疆域。素無典章。渾渾沌沌。愚陋之鄉。性
多殘忍。人多不良。因病施藥。就症投方。佛教明珠。施
之彼方。有能得者。亦爲善良。教施彼處。光普萬方。誰
意誤傳。亂講法場。不知真旨。只得皮囊。闢者求疵。信

者紛攘。釀成大孽。遺害萬方。

一日賽會。婦女焚香。豔粧鬪勝。狂徒孽子。亂相品評。
一日爲僧。輕離父母。入死絕門。半途作孽。造罪造淫。
一日築觀。有用金錢。棄之無益。造諸大過。竟曰功德。
一日誦經。父母之喪。慟闕天性。亂演經典。造禍藏淫。
一日叩禱。堂前施禮。恭出天性。漫不求性。竟拜泥身。
一日塑像。佛本天性。在自心中。不思參討。泥穢佛形。
一日焚紙。施錢得福。種花得果。不施不種。任情揮霍。

一曰持齋。淨口。淨心。淨室。淨神。不察實理。妄言善因。
一曰戒殺。慈悲本性。萬物關心。不察實理。妄言佛心。
一曰施豆。施捨善因。種栽要虔。不察實理。妄言佛緣。
一曰焚香。淨室。淨心。香氣彌綸。不察實理。妄言佛餐。
一曰許願。願存諸心。善慈莫斷。不察實理。妄言許還。
一曰頂禮。九叩三參。禮節顯然。不察實理。妄言禱天。
種種佛戒。善德之緣。爲人所誤。暗無明天。或生罪過。
或造孽緣。闢者得疵。攻之彌堅。信者日迷。毫無明岸。

致使佛法一墜千年。今登寶座。再闡真傳。東土衆生
共樂奇緣。

法曰

第一條。淨心靜坐。

第二條。誦經忘情。

第三條。發明原性。

第四條。修禮盡倫。

第五條。靈性不昧。

第六條。善心常存。

第七條。博愛萬物。

第八條。善了前因。

第九條。德培諸因。

第十條。掃除迷信。

十條佛法合一曰善。善明於己。德造於人。功垂世界。

靈性不湮。萬物博愛。親者五倫。五倫能愛。萬物皆親。若孝不存。應物必忍。我佛立教。獨言保性。緣印度民。

倫紀不分。父母大恩。置若罔聞。死則投河。生如路人。
渾濁之性。愚陋之身。天德既錮。靈性不明。自古如斯。
難施教訓。開化之國。稱之愚蠢。我佛誕生。渡化彼方。
因材施教。指點暗鄉。先重保性。不言五常。能守性靈。
卽爲佛光。性靈若失。難入天堂。死而爲鬼。地獄收藏。
閻王施法。記過端詳。戕人命者。受人害。淫人身者。孽
還償。刀山劍樹。地羅網。陰風凜冽。毫無光。善德大者。
登福地。靈性全者。入天堂。一事之差。皆還報。一念之

黑性靈傷。三千劫滿得全性。五世善德證仙班。靈性
黑者贖無路。世世糾纏罪孽緣。緣緣相續無時斷。五
千大劫受無完。告彼愚民當保性。時時淨念莫結緣。
只以印度民性殘。佛法點染森羅殿。人生於世受教
不同。各教大旨。法不同宗。各有命意。各言真功。我佛
命意。在保性靈。東土炎漢。取教西天。教入中國。當法
真傳。皮毛寓意。不必細繙。輔孔扶孟。渡化愚頑。功非
云小。法惜未全。遺留後世。悞會多端。今再立教。一闡

其言不必深擇。只去保天。佛法一部。靈性莫染。盡倫盡理。亦是此言。世事莫廢。學孔孟篇。性守太素。靈守先天。不必削髮。不必入山。清宵寂靜。要參禪。看看自己。古靈關。沉潛氣淨。掃念須誦心經之訣。言默誦默讀無意經。神存氣靜。見靈山。靈山無像是先天。先天露出靜無言。鷄聲未。漏聲闌。獨坐清宵月一天。誰識我。誰識天。如醉如癡。恰醒間。醒間尙在夢。夢裏未曾眠。身何在。性何存。無我無人。天地中。此時俗念淨。氣

質清。遍體清虛無極人。常罷此境坐。睜眼去造聖賢
功。忠孝節義隨性作。隨緣盡性理不空。扶君成聖主。
臨民樂時雍。處事無虛詐。處己儉合恭。一團天理聚
心中。何怕塵凡染。那畏富貴蒙。女色如塵淡。勢利似
風輕。坎坷如固有。顛沛視爲應。含冤心固逸。受染意
從容。性天如玉白。靈氣似清空。毫無纖微跡。留印我
心中。坦坦平平合義理。毫無圭角露鋒稜。是此真事
業。非由讀書功。全憑心地性。彌綸氣質不存性。靈滿。

隨緣盡禮合聖門。功須參靜坐。法在去塵氛。全得性。
天自超羣。何苦求迷信。爲些死絕門。無善氣。無德因。
日日拜禱泥佛尊。自己真佛面。污染似黑塵。漫言結。
佛果。修佛心。財施百萬。廟築如林。那有半點良善因。
勸衆生。速修本。培培自己古靈根。心田要灌溉。貧窮。
要生憫。禮佛先禮心。日日參禪靜我性。獨坐清宵香。
自聞。何必香作斗來焚。心太素。口味清。何必食物細。
剖分。敬奉父母能全性。何必虛誦超拔文。地獄鬼。天。

堂神隨善造。隨德分。理有無。事僞真。不必考。不必尋。
培善修德路爲真。路旣真。要知黽修我福德果。全我
性中靈。靈性全至純。福德造至尊。自合造化理之真。
若不信。請看古來孝子與忠臣。婦孺知敬。千古德馨。
奸臣輩。悍逆人。事不關己。害非我身。萬世惡其名。婦
孺亦知嗔。是非天堂地獄門。佛法如是淺。爲教下等
人。闢者其知悟。信者其知深。掃除迷信事。虔修佛教
門。

[illegible]

遵孔教修己

佛教重寂滅。孔教重倫常。二教似異。其實一也。寂滅。後世誤傳。視成瞑目。誦經。輕棄世事。大則釀成事廢。國亡。小則釀成蔑倫亡家。其實非佛教之有缺憾。乃後世誤傳之大咎也。寂滅者。寂其私欲情端。滅其塵凡俗慮也。統世事之不公平。利於己。害於人。種種之弊端。皆當寂滅。不生。寂滅吾心之情欲。不使外物引而牽之。日借誦經。清其性明。要於應物之際。推我

性中白潔之靈。行夫無私無欲。無利己無害人之功。德垂留世間於不朽。此寂滅之真理也。世間誤傳終身誦經。終身瞑目。爲佛教之本旨。害世害理。良可慨也。然行其無私無欲。無利己無害人之功德。若誦經寂滅之功。未至純粹。白潔靈體。未至純全。倘遇事不恰我。或理有弗公。來攪我性。其能行至無私無欲。無利己無害人之功德者。鮮矣。此際機關。卽在靈慧不昧。舍利常醒。擴我慈悲之性。充我慈善之心。不計人

之悖逆。理之曲直。只知全我無私無欲。無利己無害人之功德也。慈悲二字。憐憫之謂。憐憫之心。無時起。然無事泯然。遇其理之悖逆。情之不公。固所以動我己性之不平。其實正所以生我憐憫之善心也。憐其何憫其何。蓋理之悖逆。情之不公。是斯人自害其性。靈自污其舍利。然是人原與我同受天地之靈慧也。我日日培之。時時養之。誦經以清氣。寂滅以忘情。持白守素。尙恐稍有損傷。而是人直謂鬼神無知。天地

可昧。自毀其性靈。自污其舍利。放膽自居。毫不知惜。
不誠可憐乎。不誠可憫乎。於是我佛不昧。慈悲常生。
培我功德。修我前程。雖曰憐憫。其實修功。功修在己。
何必論人。人是人。非不關己身。己行功德。我性不泯。
人棄公平。人污本根。人不關己。己不關人。全我靈性。
護我本根。是非曲直。虧我虧身。此等不公。何必追尋。
佛門正理。首重功德。曰慈曰悲。是爲福果。誦經非善。
靜坐非佛。焚香是假。叩拜爲末。小在慈悲。大在功德。

教化一國爲大功。創法垂世爲大果。挽救黎民出水
火。創垂國法無殘苛。是爲功。是爲德。愚民輩修下果。
佛常在。莫昧心。朝朝莫忘慈悲門。施捨救窮苦。公平
是居心。是爲善。是爲因。誦經靜坐焚香敬神。皆爲修
心忘情法。無關佛教善之因。東土衆生知孔孟。孔孟
倫常理。亦是修功種德門。德種功修在修己。佛門修
己曰持心。今欲衆生明佛旨。其修功德與良因。

[illegible]

佛教全功

印度遠古。如來聖出。恆河衆生。頂禮堅固。屈膝佛前。
擎香敬叩。竭誠而禱。曰。乞佛慈悲。感佛靈慧。賜教弟子。
得受指歸。從師而後。謹守範圍。常坐淨心。忘情守
慧。睜眼應事。不昧慈悲。首重功德。天性弗違。次學慈
悲。良心弗昧。種種教諭。謹守奉爲。弟子叩禱。乞佛慈
悲。暫離佛前。去修佛法。功全善滿。常依佛駕。佛曰。善
哉。爾之得明佛教也。幸哉。爾之虔修佛法也。離此寶

座。去修師法中心所持守者。以何爲據。得能不昧師之佛緣乎。於斯時也。恆河弟子。泥首駕前。汗透羅衫。恍然若失。泣焉而叩曰。弟子不明佛法。不曉佛緣。妄逞雄心。妄興善願。非我佛一警愚蒙。幾乎弟子星火之光。法修未成。爲世所遷。反朽根蒂矣。今弟子於稍明佛法之際。又得我佛慈悲。一示修途之奇險。得悟實理。得受真傳。弟子虔心定性。敬體佛言。從此驅除雄心。掃絕邪念。敬守佛戒。謹侍駕前。不敢離師。恐污

本源矣。佛曰。癡哉。爾之心性也。妄哉。爾之志行也。爾
今不修佛法。只持佛戒。一無德緣。一無善因。雖靜至
無極。純至太虛。日守師訓。永隔世塵。坐成比邱之體。
修成死絕之門。毫無生氣。毫無靈心。誣佛教之真旨。
爲佛教之罪人。又何爲師之真弟子乎。恆河弟子叩
首佛前。如醉如癡。一意不見。少焉定性而禱曰。弟子
屢聆佛教。自謂已悟真傳。誦經靜坐。淨念掃情。求得
本性。去立德功。終世言行。弗污本性。一慈一悲。一善

一因種種福果。佛教之真弟子。以爲內以誦經靜坐。求其性外。以立功行善。培其靈。只此二端。佛旨盡矣。今聆佛訓。大啟愚蒙。始知所受者。皆佛教之指歸。功行實踐之修。尙茫然未明其一也。弟子今而知佛法廣大。教旨淵深。質稍卑下。難入其門。乞佛慈悲。求佛賜慧。弟子資拙質魯。稍識指歸。持心之法。其理尙昧。心無所據。善何能爲。而弟子數載淨心。十年悔過。方悟靜修。得佛明路。今聆師問。始知得踐其功。尙有千

山萬路之遠。心如粉碎。淚至無咽。不知如弟子之資。我佛能貺外慈悲。賜靈施慧。一示持心之據。得建實行之功。乎佛坐寶座。性定神怡。重賜教法。再闡真諦。凡爾弟子。虔心要記。一部佛經。皆是空理。字字透澈。句句無疑。誦經靜坐。固爲無益。知修功德。亦慕善理。未踐實行。同歸無濟。實行已踐。功善已立。其中有疵。亦是削抵。疵生於何。在心無理。或由爭功。或不平氣。

或多枝節。半途解意。

或多險阻。畏難旁立。

或避聲名。觀望惜己。

或太期望。中生枝蒂。

或不任勞。怨望不已。

或不任怨。分辯挑剔。

或任己性。欲事從己。

或嫌人偏。多生己意。

或善念不堅。半途廢棄。
或善機不牢。中道變心。
或善理不明。中多迷信。
或善功不純。其中有損。
或善事不周。含怨多人。
或善事不遠。一過無存。
或善事不真。徒獲譽名。
或善事虛假。未種良因。

種種之疵。不成善德。靜坐一世。固未得果。若此假功。
反結罪過。況靈性不純。爲情所遷。功善未造。反喪其
天。今爾弟子。欲修佛緣。心無所據。能修其全乎。恆河
弟子。泥首佛前。定氣靜性。心淨神潛。默誦心經。靜至
無言。清寂至久。經字不見。心空性靜。如坐深山。聆佛
教諭。刻入腑間。無修德想。泯結善念。一團天理。定如
山。梅花無其潔。冰雪比其妍。性已淡。神已完。氣質化。
塵不染。清虛體。坦蕩天。寂寂似深山。活潑比流泉。無

俗慮無意念。月華滿地。如坐竹林間。泥首不知問。匍
匐無一言。只是形神虛謹。機致逸然。佛坐寶座。慧眼
來看。心目歡喜。可行佛緣。遂明示其詞曰。弟子起心
靜性定。氣歛神潛。到此地步。可造佛緣。予汝真法。暫
離師面。修善修功。因種卽還。莫朽靈根。莫污本面。汝
性雖靜。塵緣最險。恆河弟子。一聆佛言。心無退縮。亦
無畏難。無勇往念。無意見偏。叩佛恩典。敬求法言。佛
坐寶座。用紙半篇。書成八字。命起來觀。恆河弟子。九

叩佛前。鞠躬而進。定性而觀。八字真法。明如寶鑑。復
跪佛駕。拜禱銘感。佛曰。汝今修佛。莫修假像。事事務
實。善善要詳。東土迷信。如睡晨鐘。黑如漆暗。無日可
醒。爾去修善。莫爲誤聽。靜坐是本。擇善要明。至死莫
懈。虔修佛門。八字者何。衆生來聽。勤養靈根。膽戰心
驚。

道教真派

道教全目

第一章

道教真法

第二章

太上真傳

第三章

定靜凝氣

第四章

分晰陰陽

第五章

相濟水火

第六章

掃除邪念

第七章

鎮壓邪魔

道教真派

前編

目錄

一

第八章

戒欺心

第九章

戒欺人

第十章

戒色誘

第十一章

戒物遷

第十二章

返求太極

第十三章

靜造無極

第十四章

溫養火候

第十五章

降龍伏虎

第十六章 積功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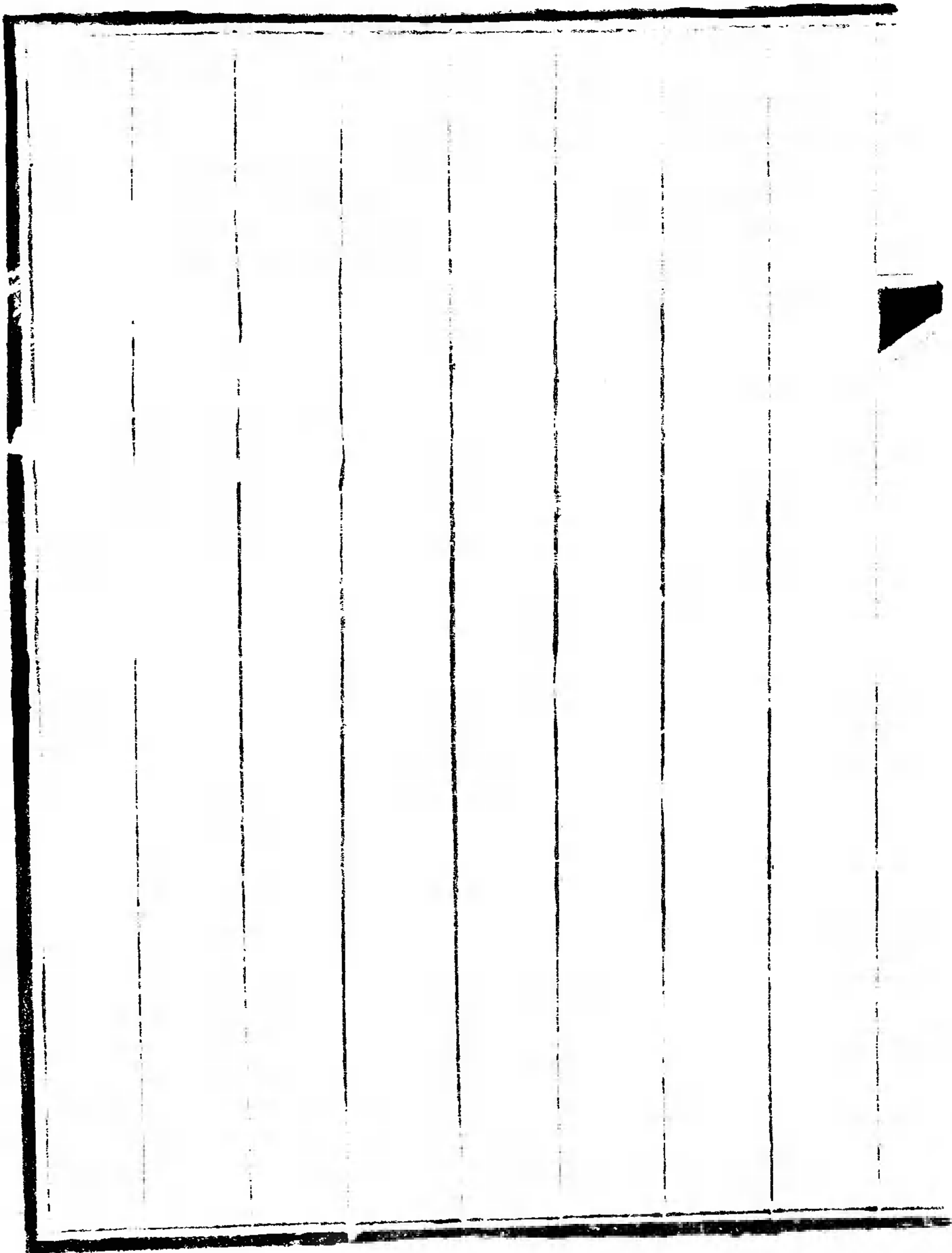
第十七章 造德補愆

第十八章 闡後世暗鄉

第十九章 遵孔教養心

第二十章 道教全功





道教真法

太上曰。天生萬類。人爲萬類之首。人何爲萬類之首。因人知識獨優也。知識獨優。謂之曰人。人具此知識。生於萬類之中。其知其識。爲人之至寶明矣。此寶得之於天。天賦此寶。乃欲人護惜之。持愛之。保守之。涵養之。奈何。自不知惜。竟日日消耗之。荒亡之。遺失之。傷損之。失此至寶。人同禽獸何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此知識也。今知識亂施。不知顧惜。日日損。

至寶則微。久久焉有不同。禽獸之不靈乎。終歸消亡而已矣。人欲保此至寶。日使不耗。能終不同禽獸之無靈識者。當用何道以持養之。日當知學道。

太上真傳

各門祖師皆曰道教。道教真傳萬世未見。只後世好修之士各行誤會。各立法言。釀成種種邪途。攪擾真教。披史冊而考其實法。多未著。搜遺記而考其傳理。多不顯。存世間者。無非煉形煉象。分歧百出。毫無真傳。致使上哲高賢。稱之曰異端邪術。迷人不悟。信從不返者。率皆下等愚夫。口傳心授。亂講法門。書理稍深者。多屏焉不道也。寶在人身。不知顧惜。三更五夜。道教真派

妄耗精神。分成百卷丹書。造成無邊迷路。他如法術
多端。咒符多類。藏淫藏孽。禍國禍家。種種邪徑。尙不
堪指也。明明一道。養人之寶。煌煌正路。坦坦平途。爲
各道各門。著書立說。掩埋不存。一隙之光。良可慨也。
道湮萬世。法昧萬年。至使慕修好道。有志惜寶之賢
夫學士。空歎未獲其傳也。悲夫。

定靜凝氣

靜者。定靜也。何爲定靜。吾人於日理萬幾之餘。須定靜其心。何以定靜其心。其道有四。

一曰。坐功。

二曰。定氣。

三曰。凝神。

四曰。養丹。

分之言四。合之乃一也。一者何。凝氣也。茲晰言之。

一日坐功

坐功者。靜坐之功也。問當用何法坐。答曰。不必拘法。可隨身而坐。問坐以何時爲佳。答曰。不必拘時。宜隨時而坐。問隨身而坐。卽無樣乎。答曰。有。問何樣。答曰。一爲盤膝坐。一爲垂膝坐。問旣坐。當何如乎。答曰。用功。問何爲用功。答曰。修道。問何爲修道。答曰。二目虛縫。心沉氣潛。問旣如是。又當何如。答曰。修功。問何爲修功。答曰。去念。去慮。去思。去意。問若不能去。當用何

法以除之。答曰。念真言。問何爲真言。答曰。太上感應篇。問何爲太上感應篇。答曰。余賜後世去念去慮去思去意之真言也。問此書亦修道之書乎。答曰。非世間無修道之書。凡名曰修道之書。皆道教修功之孽書也。問此真言是何書乎。答曰。孔教盡倫之書。佛教修善之書。道教修功之書。所載皆存好心。行好事之言也。書只四段真言。誦熟此言。然後合目默誦。以去其念慮。思意可也。問默誦果能去淨乎。答曰。否。問何

也。答曰。初誦則心在斯。誦久心則不知去何所矣。雖腹中之言。仍是真言之字。而心已跑矣。問。又當用何法乎。答曰。久久。久久。焉則不跑矣。跑則返之。返之又跑。跑又返之。日積月累。心猿可拴矣。問。隨時而坐。以何時爲佳。答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無時不佳。問。各種道書。有五夜採陽之說。採陽雖非。五夜乃人神交感之時。陰陽變轉之會。氣清人靜。神爽心寧。其時不爲佳乎。答曰。甚謬。華書之言。不必談。後條駁。

暗鄉章。你去細觀自曉。總言之。無事則坐可也。是爲坐功。

二曰定氣

問念去。慮去。思去。意去。在能去不能久去。能久去不能永去之地步。當何如乎。答曰。定氣。問何爲定氣。答曰。氣者。吾人之呼吸也。當初念真言之時際。不知呼吸何在。粗乎微乎。無從覺也。及念真言之功久。去志之功稍有把握。其心稍知靜鄉。其時呼吸之粗微。則

有覺矣。既有覺。當知定。問者曰。何爲定。是用法以調氣乎。答曰。謬。此說何來。問者曰。吾觀各道書有之。答曰。孽書孽板。汝不知焚。何能修道。定者。定住之謂。問者曰。何爲定住。答曰。人一身之呼吸。五官百骸。無不傳到。人若神荒於外。則不覺也。今坐功既久。念去心靜。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隨之而得定靜。既皆定靜。呼吸不必仍若神荒時之來往。不得稍停也。自當稍慢其呼吸。是爲定氣。問何以稍慢。答曰。如水之平而。

不動。不必有意使平。卽能自平矣。問：平時有呼吸乎？
答曰：有清虛之呼吸矣。一呼吸並覺得周身暢快之
極。問者曰：何也？答曰：五官靜。百骸靜。氣息靜。心地靜。
其一呼吸。有補五官百骸之真養。又焉能不覺暢快
乎。是爲定氣。

三曰凝神

問：心已靜。氣已定。其時當何如乎？答曰：凝神。問：何爲
凝神？答曰：神者。心中之識也。未用功時。神荒於外。氣

浮於中心地間。念慮思意。結成一團。又何能察所謂神乎。今既念慮思意。已能去。呼吸來往。已能定。此時心地間。已將結成之團。化開無有。空此心地。神住中矣。問有知乎。答曰。有知。問有何知。答曰。知默誦真言之人。是何人。知默誦真言之識。是何識矣。知誦是何人。是由何處之識來誦。是爲知神。問既知當何如乎。答曰。凝神。問何爲凝神。答曰。凝而不散也。問曰。凝而不散。吾有擬料。殆道書所謂煉嬰兒之法乎。答曰。何

爲煉嬰兒。問者曰。嬰兒者心神也。煉之如懷胎然。答曰。謬。孽板孽書。悞煞多少正人。神者。識也。人身之至寶也。庸人散之於外。耗散不惜。故童年一過。靈覺漸衰。今於坐功定氣之餘。既得知此寶。當凝之。不使外散。問何以凝之。答曰。守護之也。問守護卽爲凝乎。答曰。守護不凝。能守得住乎。問何以凝之。答曰。舉五官百骸之靈覺。皆取來團聚於心間。不使外散。是之謂凝。問有憑乎。答曰。有憑。問何憑。答曰。果能舉渾身之

靈覺。皆不使散。團聚於心地間。必覺得似睡若醒。似醒若睡。不知天在何所。地在何方。吾是人乎。吾是鬼乎。吾有身乎。吾無身乎。皆不曉矣。是爲凝神。問此境如是久焉。又何如乎。答曰。凝久神聚。不過一小時。則五官百骸。必仍取其靈覺。以分散之。是乃天然之一開也。問開時何知。並有何景象。答曰。覺得遍體空虛。神清氣爽。服得一次萬年真壽丹也。是謂之凝神。

四曰養丹

問者曰。養丹吾素有把柄。答曰。是何把柄。問者曰。道書有由精化氣。結成丹元之說。不破身。保丹田。其斯之謂乎。答曰。謬。孽書孽板。妄著修功法術。不知丹法。亂說丹田。後天米穀之精。洩之無慮。何關真丹。不必深辨。可深一歎。悞盡蒼生無活路。養成濁魄。困幽山。丹理盡掩。誰實使然。丹元丹田四字。釀成無邊孽案。不暇細論。去看暗鄉之章。問既如是。何爲丹元乎。答曰。丹字則可。不必加一元字。問何爲丹。答曰。丹卽神。

神卽丹也。問曰。前條已言神。神卽是丹。此條又何必
另言養丹乎。答曰。甚有別。問何別。答曰。別中有別。有
別之中。又無別。問何故。答曰。甚好懂。神凝。是舉渾身
五官百骸之靈覺。皆聚之於心地。全靈聚之於心。卽
可無識無知。此境能時時有乎。時時到乎。問者曰。如
此等境界。一日之間。實不能一坐。卽得到是境。答曰。
旣不能常到是境。不到是境之坐。當何如乎。惟有養
丹而已。况凝神之境。絕非有意去凝。實不知不覺。無

意間到得是境。至靈覺分開之時。方知吾適纔嘗得
凝神之一境矣。在凝時原不曉也。由是觀之。凝神是
不知由何而到得的。尋常坐功。可不求得之哉。求得
之功。卽是養丹。問養之當用何法。答曰。法字謬。卽坐
功定氣凝神也。三條合一。卽是養丹。何必又言法乎。
謬甚。問者曰。古人云盜丹何說。答曰。不懂。問者曰。何
古人立是言乎。答曰。造孽。問者曰。古人不能無所見。
亦不能無實理。余有悟會。不知是否。答曰。試言之。問
道教真派

者曰。人有靈慧。生物無靈慧。生物無靈慧。他亦知煉。其煉是丹。丹煉久。能出竅變形。見人有煉成之丹。則設法盜之。盜得此丹。省他修煉之力。其理是否。答曰。是。見何書。問者曰。余聞是言久矣。恍惚亦爲有理。答曰。盜人之丹。是何丹。問者曰。盜人之丹。乃人保精煉氣所結之一質也。答曰。是說則合理矣。你是人。你不修養人之至寶。你要煉生物無靈慧之濁物。不被他盜。又何待乎。問者曰。余聞人言之。先煉精氣。結成

元丹。壽保千年。然後積功累行以明性。亦是一法。合乎否乎。答曰。何書言之。問者曰。余問是言。只爲考理。願聞指教。答曰。人爲萬物之靈。靈爲人之至寶。不養人之寶。先煉物之濁。煉成物濁。反曰得壽千年。吾不懂壽從何得。壽者。陽氣陰氣聚。此靈寶不散之謂也。今煉精煉氣。結成濁物。壽從何永。其理實無可考。以佛教論之。數滿。閻王當收其陰陽二氣。未聞曰。此人已煉成丹。不能收入陰府。證之佛教。其永壽爲瞎說。

一也。孔教曰。及其老也。血氣則衰。知老必衰。則有養身之道。養身之道。不外節其飲食。調其寒暑。少其念慮。均其勞逸。雖後天得如是之保養。並古人得獨厚之體質。而史書載曰。舜王百有十歲。夫以大智之舜。生遠古樸誠之時。得宇宙始闢之氣。爲教育後世之遠祖。其後天之養。當較晚近薄弱之質。愚濁之夫。恃修恃煉者。應有據矣。而壽僅能百有十歲。其永壽之理。證之儒門。又爲瞎說。二也。一如佛教因果之理。可

考。一如儒教調養之法可稽。長壽長生。皆屬虛談。何煉濁氣。煉濁精。結一元丹者。獨能活千年乎。糊說之甚。不知養靈。只知煉氣。成禽成獸之道而已。又何待細辨哉。今恐人耗散靈識。同禽同獸。故開萬世未宣之真傳。你反要學成禽成獸之迷道。你之迷。良可笑。立斯言之罪。真無可逃。至生物盜丹之說。益不必辨。亦甚易知何也。你學禽煉之煉。你學獸煉之煉。凡好煉之禽。好煉之獸。其煉與你相同。他較你力強。較你

幻大爲何。他不盜你所煉如禽如獸之丹乎。問者曰。能養靈識之丹。生物卽不能盜乎。答曰。然。問者曰。何也。答曰。靈寶無形無象。天賦我之至寶。非我之陰陽二氣皆散。此寶不飄。生物又從何下手而盜之乎。問者曰。交媾不能盜靈乎。答曰。不能。失其氣而已。靈無傷。識無損。問者曰。此氣失。靈不隨之失乎。答曰。糊說。靈聚於心。附於父精母血之祖氣。失此後天運轉之生氣。又何傷。所得父精母血之祖氣乎。問者曰。如是。

知養丹。卽不必知保身矣。答曰。謬。保身是保身之道。養丹是養丹之道。二道隔絕。如天離地之懸殊。譬如人生於世。服藥可以祛疾。理也。飲食可以養生。亦理也。各不相擾。養丹服藥之謂。保身飲食之謂。不服藥。日日消神。日日耗靈。終久必死。不飲食。日日伐精。日日戀色。終久必枯。各不相擾也。問者曰。如是。余數十年所閱道書之言。有曰。修性當修命。煉氣當煉丹。甚謬矣。答曰。然。此所謂世間無道教真傳。只有些害人。

之孽板也。問者曰。余不明是理。天地原一大靈體也。爲何留此萬卷害人丹道之書乎。答曰。你心智太死。眼界太窄。何教無此憾。豈獨道教乎。孔門有仁義道德之論語。偏又於後世孽人。編出似是又非。似非又德之論說。害孔教之正理。就人之皆知者。吾舉一以告汝。如楊朱爲我之言。墨翟兼愛之論。荀子性惡之說。告子杞柳之談。此皆大害孔教之理。世人所共知也。然楊朱、墨翟、荀子、告子爲孔教之罪人。此四人之

魂靈當何如乎。亦居不朽之美位矣。何也。他四人性靈純粹。天性彌綸。立出異樣之說。亦爲世人起見。非害世人心也。死後乃悟矣。害人矣。害世矣。悔之晚矣。此孔教有孽書孽板之證。不第此也。近世巧詞奇說。愈變愈新。曰孔門之道爲宜古不宜今。足爲今世之大害。此時之孽書孽板。尙可數乎。不第此也。淫詞小說。迷陷蒼生。燕語鶯詞。動人愛聽。春光春色。奪性愛思。此等孽書孽板之篇。多借孔孟之文字。詩書之道教真派。

語詞編集而成也。以上俱是孔教之孽書孽板。天地
烏得而禁之乎。佛經真旨。印度久失。因何而失。年限
太遠。印度屢被兵荒。又無高僧名賢。擔荷其傳。以致
真法湮沒。此時纔闡。而世間孽書孽板。集成萬卷。有
可超度父母之經。有可虔誦離難之經。有可造福造
壽之經。有可壓邪壓魔之經。卷卷佛經。皆有佛號。皆
明書其詞曰。佛祖菩薩。所留真法。此可知者一也。他
如廟觀遍天下。淫僧滿人間。造孽造罪。言佛言經。有

識者皆曰。佛教害人。非淺矣。其實佛教垂世。普救萬
方。何意經失真旨。反釀出種種之孽端乎。此佛教孽
書孽板滿天下。天地不能禁之也。天地不能爲孔佛
二教。除其孽書孽板。又何能於道教獨顯其靈。一毀
言道言丹之孽書孽板乎。故道教孽板孽書。集成萬
類。此書曰。是乃某祖師修功之真法。彼書曰。是乃某
祖師得道之捷徑。此書曰。是真太上之真傳。彼書曰。
是真廣成之實記。種種丹道。誣之曰。可登天。可成神。

可出凡。可入聖。引得無知愚子。亂去用功。絕慾者有之。煉氣者有之。找形者有之。跌坐者有之。五夜求苦者有之。三更不寐者有之。甚至別出法門。別起名樣。皆借祖師二字。以迷世人。孽板孽書。造成無邊孽案。孽人孽事。結成無數孽緣。天不能於道教獨顯其靈。一焚萬卷丹道之孽板。只是各門祖師。各立苦願。願投塵世。去挽無邊孽傳。醞釀至久。遂開萬世未宜之真法。續成此編。示人養丹。你何不速悟。燒盡丹書道。

卷遵此心傳是謂之養丹

四端修功爲道教立基之始。遵此修之。自得道教之
實妙。

[illegible]

分晰陰陽

人之生是陰陽二氣也。人之性是陰陽二靈也。人之氣是陰陽二質也。人之血是陰陽二物也。人之死是陰陽二絕也。人之病是陰陽二隔也。人之聰是陰陽二清也。人之愚是陰陽二濁也。他如人之愛色是陰陽二動也。人之洩精是陰陽二離也。人之暴燥是陰陽二壯也。人之頹靡是陰陽二衰也。皆是陰陽可懼者。分晰不清。亂陰陽之步位。不修當修之陰陽。反修

不當修之陰陽矣。當修之陰陽是何日。乃修陰陽之靈也。修陰陽之靈。其要有四。

一曰。保陰陽。

二曰。守陰陽。

三曰。合陰陽。

四曰。存陰陽。

分之爲四。其實則一。一者何。不陷邪途。知修陰陽之靈也。

一曰保陰陽

問者曰。陰陽何如保。殆保精之謂乎。答曰。謬。精乃陰陽之質。非陰陽之靈。孽書多言保精。其實精雖能保。只是保得陰陽之質。未能保得陰陽之靈也。保得陰陽之質。能化其質者。得氣血充周而已。不能化其質者。必致淤積於身。氣濁於內。或冲之於上。傷目喪明。或蘊之於皮。生疾生瘡。孽板孽書所謂造成無邊孽案。他如邪術邪法。採陰補陽。採陽補陰。罪深海底。挽

贖無門者。不堪指也。問者曰。既如是。陰陽之靈。當何如保乎。答曰。前章四條盡矣。問者曰。是何四條。答曰。卽坐功、定氣、凝神也。問者曰。既曰四條。何只三條乎。答曰。第四條之養丹。非另是一條。乃卽前三條之總名也。三條合一。是爲養丹。丹卽陰陽之靈。用三條真法。以養靈丹。是之謂保陰陽。

二曰守陰陽

問陰陽既有各端。陰陽之不同。今知按前章三條養

丹之法。以保陰陽之靈。又何言守乎。守字。殆於前章
養丹之外。另有說乎。答曰。否。守者。無失之謂。前章所
言三條靜法養丹。日久有不生懈者乎。故曰。能養陰
陽之靈。丹仍當能守陰陽之靈。丹日久不懈。方可謂
守。問者曰。如是。則此條易知。守者不懈。之謂。常照前
章三條養法。去養陰陽之靈。丹不使或懈。卽爲守陰
陽矣。答曰。否。問者曰。何也。答曰。守者不懈。之謂。空言
不懈。卽能不懈乎。仍有真法。問者曰。不懈之真法在

何。答曰。懈之心。由何而生。問者曰。退心起耳。答曰。退心。因何而起。問者曰。爲事擾。爲遇奪。二者而已。答曰。所說固似近理。仍未得其駐脚。夫。修功之人。性靈未死之人也。性靈未死。見修功之事。其性靈中。露出一隙明光。故於修功之事。遂能洞鑒不疑。於是立志去塵。欲修至寶。成神成仙。皆屬虛渺。可憑者。靈得不耗。神得不荒。終不至消喪。日久。同禽同獸之靈。覺微小耳。所慮者。性靈只有一隙之光。洞鑒修功之事。少焉。

塵念紛呈。以掩其明。則靈光不露。將生悔心。曰。人生世間。至多百年歲月。何苦爲此愚人之功乎。轉瞬夏去秋來。世態繁華。未嘗先老。噫。人生如白駒過隙。何自苦自拘。空耗歲月。不及時行樂乎。此懈心生之一也。他如遇遭不偶。變出非常。爲境所擾。不得修功。因之稍懈者。其懈怠也。何則。因事而懈。其心未懈。一時爲事所迫耳。雖懈。其靈不死。可慮者。變境乍臨。心神恍惚。屢遭失意。靈明動搖。反心自問。悔過多年。輕世

修靈。已非一載。培心地則得昌。其言當不爽。而何身履之境。屢出非常乎。又兼旁人從而笑之曰。迷人不悟。自棄多福。日事修途。空勞何補。隨而諷之。從而誚之。所聞所聽。皆掩靈明之塵障。於是自懈心生。以爲恍然大悟曰。誠哉旁人之言也。不觀某人乎。作惡爲非。依然如故。多孽多過。較我多福。我何自迷。爲此愚途乎。噫。數載光陰。不求得福之境。終得莫福之因。從此棄岸登舟。隨波上下。塵世事業。努力去爲。瑯環美

境盡在其間。何苦迷信失脚沉海。陷無出日之語乎。此懈心生之二也。懈心生不能守。陰陽靈丹隨而分散。久焉香飛蝶遠。消歸烏有矣。問者曰。既如是。當用何法守之乎。答曰。在死心。心能死。不使稍有生氣。枝幹何能生乎。問者曰。何謂心死。答曰。靈生心則死。心生靈則死。二者不並活也。問者曰。何爲心。何爲靈。答曰。知孝、知悌、知善、知惡、知正、知邪者。皆靈也。愛酒、愛色、愛財、愛氣者。皆心也。死此愛心。活此靈明。靈活心。

則死矣。問者曰：活此靈，死此心，有道乎？答曰：有其道。在定識。識定，旁人雖誚；旁人雖諷，而靈中之識見，早能定而不動。曰：世人之言固是，而吾心之見甚真。孔子有絕糧之遭，武穆有囹圄之慘，奸臣得意之常，忠孝受魔之苦。吾見之多矣。吾心之識固未盡死，何可爲此際遇，陷吾身乎？轉而思之，較古人身受不白之冤，竟得陷害之慘者，孰優劣乎？忍受之而已。吾見已定，至死不回。其識定，其靈則生；世心則死，不懈之真。

法乃得陰陽之靈丹乃守。是之謂守陰陽。

三曰合陰陽

問者曰。何爲合陰陽。答曰。不使陰陽隔絕也。問者曰。何爲不使陰陽隔絕。答曰。陰者。陰靈也。陽者。陽靈也。常人於陰靈常伏。陽靈常起。問者曰。何爲陰靈。何爲陽靈。答曰。陰靈乃靜中之神。陽靈乃動中之神也。問者曰。靜中神何在。動中神何知。答曰。靜中神所在。是人於靜坐靈合之時。知得吾誦真言之人。是何人誦。

真言之識是何識。知此靈識。是爲靜中神所在之駐脚。動中神。是人於應物之時。氣居於外。神散於中。而言語動作。誰爲之主。其中必有一靈識。出我所欲出之言。行我所欲行之事。是爲陽靈所在之駐脚。問者曰。陰中之靈。陽中之靈。各有駐脚。合之當何如乎。答曰。陰中之靈。爲真靈。陽中之靈。爲假靈。問者曰。同是靈覺。爲何又分真假乎。答曰。陰中之靈。見時百念全消。萬緣皆定。故所見者。只是陰中之靈而已。其靈毫

無夾雜。故謂之真。陽中之靈。見時則在於言行動作之地步。其時萬念皆呈。萬思畢集。中藏許多念慮。思意以及慈忍、善惡、人我是非、利害趨避、貪廉從舍。種種之思想。故其中雖有陽靈主其權。發其言行其事。而其旁之枝蔓纏擾。你爭我奪。你來我去。你去我返。種種賊盜出沒其間。故陽中之靈。其靈雖曰靈。而靈實假矣。問者曰。一真一假。吾有一法。可去其假。存其真。答曰。試言之。問者曰。陽靈不使出見。則陰靈得保。

矣。答曰。此說無理。問者曰。何也。答曰。人生於世。以日用倫常。言行動作。處己行人。交接應物。爲大綱。豈有使陽靈不使發見之理乎。佛教尙以出家離世爲大罪。終世瞑目爲誤修。夫佛法迷暗千年。今明其教。而壁潛修。是屬誤傳。况道教乎。問者曰。死陽靈。其理爲非不死陽靈。其靈又假。當何如乎。答曰。合陰陽則陽靈可不假矣。問者曰。陰陽何如可合。答曰。合者。不隔絕也。問者曰。何爲不隔絕。答曰。陰靈是靜中。萬緣皆

定之知識。陽靈是言語動作之主宰。合者是於言行動作之時。要拿靜中萬緣皆定之知識。主我言語動作之大權。如是行去。陰陽合一。二靈皆真不假矣。問者曰。其理殆非。答曰。何哉。問者曰。陽靈不假。皆因陽靈見時。有許多賊盜。出沒其間。致使陽靈不得見其真。故稱之曰假。其實非假。假者皆旁出之賊盜。奪其主權也。賊盜既能奪其主權。陰靈乃靜中之虛靈。其力甚弱。又焉能平其賊盜。壓其奪權。去與陽靈合一。

乎。答曰。此說甚有理。然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問者曰。何也。願聞其教。答曰。你所言。雖未知其二。然賊盜之出沒。陰靈之清虛。皆有考驗。不然此等議論。你必不能見之於言語。有此體驗。有此閱歷。可告你合陰陽之法矣。你若無此等體驗。無此等閱歷。雖畢宣其蘊。你必置若罔聞。如水投石。漠焉不入。問者曰。請言之。余必按法遵行。答曰。合陰陽。慮賊盜。平賊盜。靈無權。靈無權。因賊盜衆。賊盜衆。靈權則微。如是說來。當知

立法。法者何。嚴訂章程也。

計開

一。凡每日無事時。常靜坐。以養陰中之靈。爲大其權力。遇事好平賊盜。

二。凡每日無事時。於有益陰靈之善書。所謂存好心。行好事之編集。常常披閱。爲大其權力。遇事好平賊盜。

三。凡每日無事時。省察一日所作之事。所存之

心所說之言。所生之念。逐件填寫功過格。爲大其權力。遇事好平賊盜。

四。凡每日無事時。回思前半世所作之事。所存之心。所說之言。所起之念。逐件察過。過端共有若干。今日以後。再若作事。再若存心。再若出言。再若起念。何者爲又蹈前失。何者方爲稍洗前過。時時知察。爲大其權力。遇事好平賊盜。

四法遵行。賊盜勢微。靈權則大。雖於陽靈發見之際。

言行動作之時。趁機潛擾。仍有一二賊盜。隱藏其間。陰靈雖不能及時拿住。斬首。而事過境遷。萬緣皆定之時。陰靈則按所訂之四則。嚴拿賊盜。照法律定章。從嚴考察。從實懲辦。按律斬首。不使蔓生。法律詳明。雖賊盜萬千。日積月累。有不爲陰靈斬除殆盡乎。如是。則陰陽二靈。不至隔絕矣。是謂之合陰陽。

四曰存陰陽

問者曰。何爲存陰陽。答曰。存者存留之謂。問者曰。何

爲存留。答曰。凡人言行動作。主者陽靈。擾者賊盜。拿賊盜者陰靈。如是說來。人人皆可成聖成賢。成佛成道。何也。各人按此法律。照此章程。嚴拿賊盜。斬決懲辦。法行至久。有不賊盜除淨。同登聖闕。賢域。佛果。道修乎。而何世界億萬生靈。仍是善者寡。惡者多。修者少。耗者多。從明路者少。走暗鄉者多。是何故歟。噫。坦坦平途。偏驚遠。惶惶正路。偏務迷。誰實爲之。深可歎也。問者曰。吾有體驗。答曰。何體驗。問者曰。數千年間。

孔教尙行。惜夫階級太高。難攀其境。佛道二教。名在
法湮。孽板孽書。孽果孽緣。引誘蒼生。無明路。亂攀迷
徑。望高山。欲入無門。欲攀無路。遂使大千世界。釀成
善者寡。惡者繁。今佛道賜恩。祖師立願。得開二教之
法門。一闢千年之迷暗。丹道萬卷。人火皆焚。各門祖
師在天。一欣同喜。孽書世界。無存。誤著之罪。一了於
今。永不投生。再歷世塵。德存宇宙。萬古稱尊。道教眞
修。此編發見。一闡眞理。明如寶鑑。得此編者。定不喪
道教眞派。

天從此不多聖多賢多佛多仙乎。答曰噫。你所見固合。然終無補也。問者曰何哉。一粒明珠垂之宇宙。陰靈生者。定必來投焉。能無所補乎。答曰傷哉。良可歎也。孽板孽書。孽法孽言。留之宇宙。堆積如山。各言其妙。妄說真傳。陰陽二靈。如地隔天。一離萬里。里里有山。千山萬壑。阻隔其間。曰此陰陽。皆曰淺淡。你看丹書所論陰陽。何等鮮豔。此章論說。似若虛言。其實真道。盡在其間。不存陰靈。陽何能潛。陽靈不潛。賊盜必

見賊盜出見。攪擾胸間。不知立法。斬決懲辦。反曰真陰真陽。太上真傳。真陰是何。亂說法言。引得愚子。亂求玄關。賊盜助力。陽靈不安。陰靈死竅。如醉之眠。一睡百載。醒在死年。陰靈醒時。再修實晚。未留書者。只誤己身。敢著說者。遺害萬年。卽各祖師。雖曰成道。所留之書。盡是孽言。尊曰祖師。乃由善緣。或有救民功。或有化劫善。干命功德。方能抵案。功德墜候。投世贖愆。各門祖師。居天泣晚。祖師滴淚。俗子稱豔。爲祖師

添孽。代祖師造愆。不存此陰。不守此陽。陰陽靈神。日
消日喪。誰曰此書有補。可爲祖師視愆。問者曰。如是
當何如乎。答曰。你只管你。莫須管人。存你之陰陽。立
你之法律。嚴你之搜拿。懲你之斬決。你能丟去孽書。
所謂真陰真陽之孽語。存你陰靈陽靈之合一。渡你
一人。卽爲各門祖師補一案。是謂之存陰陽。
四端陰陽。分晰要清。不可誤修。致入迷途。修道教者。
要登明路。

相濟水火

成夫人者一陰一陽。生夫人者一水一火。有有形之水火。有無形之水火。有形之水曰腎精也。有形之火曰心液也。孽書各種多以有形之水火亂批法門。求其既濟。此淺焉者也。其稍深之孽語。則曰非精水之水。乃天一之真水。又曰非心液之火。乃乾陽之真火。種種孽言。害人非淺。夫無形之水火。是何水者。靈也。火者。氣也。相濟云者。是氣靈相濟。不使氣自用事。靈

失其權。氣雖發見。純貞純正。剛大不屈。細驗之。皆靈爲之主持。兵刃不懼。鼎鑊不屈。雖曰氣主之。其實靈宰之也。豈庸人之血氣亂中。靈失主權。金革亦衽。君父亦犯。一派濁氣。無靈無慧之發見哉。此濁氣發見。是因靈未與氣相合。失相濟之功用。大者可作。是比小則如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無相濟之功用。必有氣自用事。靈落旁所。造成種種之小失。小過者。往往然也。欲求相濟之功。其法有四。

一曰定水火。

二曰平水火。

三曰潛水火。

四曰辨水火。

法分四端。其實則一。一者何。求無形無象之水火。勿陷丹道孽書有名有象之水火也。

一曰定水火

問何爲定水火。答曰。定者。定而不搖也。問者曰。何爲

定而不搖。答曰。庸人於無事時。靈不知住之何所。氣無時定而不搖。雖閒居無事。獨處一室。時雖定。境雖定。其人之氣。未嘗定也。何也。吾知其人之呼吸。必仍同與人。其事之呼吸。身居市場之呼吸。未必如靜坐默誦真言。誦至神凝靈見之呼吸也。故曰。時雖定。境雖定。其人之火。仍未定也。火不定。靈不呈。靈不呈。即水不定。水火不定。應物時。烏能氣居於外。靈主於中。無不相濟之患乎。故曰。首要定水火。問者曰。定水火。

卽定氣呈靈之謂。定法當何如乎。答曰。其法卽誦真言定氣息。凝靈神三者合一。是爲養丹。此法之外無他事矣。問者曰。養丹是靜坐凝神。前章已詳言之矣。何必復立定水定火之條乎。答曰。前條乃言修功之法。此條正爲闡孽書之亂談。亦可申養丹之功用。是爲定水火。

二曰平水火

問何爲平水火。答曰。平者平靜不動也。問者曰。何爲

平靜不動。答曰。凡人於無事時。獨處時。須修功。定氣。
 凝神。以養丹。勤養此丹氣。則常定。靈則常呈。至此水。
 雖能定而不搖。尙未能平而不動。問者曰。何也。答曰。
 定者。是由靜坐默誦真言之力。使水火皆定而不搖。
 若。不靜坐默誦真言。以定之。其氣尙不能如水之平。
 其靈尙不能如日之顯。是於靜坐時能定。不靜坐時。
 仍弗能定也。故既定。猶要能平。平者。養此水火。雖不。
 靜坐。亦要平而不動也。問者曰。不靜坐時。養此水人。

亦要平而不動。其法安在。答曰。無他法。不能平。皆因未常定。能常定。自能平。其法卽在不求其平。常用能平之功可也。問者曰。何爲能平之功。答曰。無事則定。定卽是平之種。播種灌溉。勤勤不懈。日久年深。由萌芽而生枝幹。長成能平之果實矣。故定爲平之真功。若不播能定之佳種。先求能平之果實。無種求花。何異緣木求魚乎。不必望平。先去求定。能定則平在中矣。問者曰。如是說來。只求定足矣。何必又言平平。答

曰不使求平。因平非由求而得。乃由定而得也。既堅其求定之心。於坐能定時。仍當防應物時之不能定。故既定猶要能平。蓋定爲閉目之功。平爲睜目之功也。是爲平水火。

三曰潛水火

問何爲潛水火。答曰。潛者。沉潛之謂。問者曰。何爲沉潛。答曰。沉潛不浮也。凡人於應物時。或事不恰我。或理不合中。皆爲動我氣。起我火。掩我靈。濁我水之外。

感也。我若弗能潛而不浮。則水隱於內。火騰於外。小過小失。大惡大愆。隨皆發見。故曰必當潛之。不使或浮。問者曰。潛而不浮。法將安在。答曰。其法無他。卽在無事時常閉目以求定。有事時睜目以求平。能定卽能平。能定能平之功力至深。於悖逆之來不求潛自能潛矣。問者曰。潛水火在播種以求定。種播實結卽能平。雖能定能平。而獨於事之悖逆。觸拂我心。雖欲潛其水火。其時其勢有不能自主者。欲潛不能潛。將

何如乎。答曰。此理甚是。定平時。能由我作主之時。際拂逆時。不由我作主之關鍵。拂逆動火。不恰消水。勢難自由。然欲潛其水火。使不能自主之時。獨能於此關鍵。按其不能自由之勢力。潛藏其水火。其才其能。皆由素日久定。久平之功得來。何也。急坡駿馬。勢難勒韁。庸人居此地步。必至顛蹶無疑。何也。非庸人之不慎。非庸人之不防。惟其時駿馬急坡。勢難自主。此蹶應難爲庸人罪也。而斯時若使趙國之王良。稱天

下御馬之良工者。處其境。授其韁。吾知必能較庸人少其顛蹶。何也。其人練之者熟。故臨時勒之有力也。水火於不能自主。不能得潛之際。卽駿馬之臨急坡也。熟其定平之功。養其定平之力。於不由自主之地。步又何能不似王良之能勒乎。蓋定爲閉目之功。平爲睜目之功。潛爲怒目之功也。是謂之潛水火。

四曰辨水火

問何爲辨水火。答曰。辨者辨之要詳。莫爲丹道孽書。

所誤也。問者曰：三條水火。一閉目之功。一睜目之功。一怒目之功。分晰既詳。用功者皆知水是靈之別稱。火是氣之別名。雖丹道之孽書萬卷。吾已知水火之所指。又何待辨乎？答曰：噫！非余饒舌也。乃各門祖師。誤著孽言。超後悔。晚言水。言火。名目萬端。天一之水。生於五夜。教人去取。要養靈。蟬言水者。有此孽說。乾陽之火。生於鼎爐。教人煉養。如煉真金。言火者。有此孽談。是此誤路。直如花艷。庸人無知。書理又淺妄起。

超心求道學仙。至死不悟。皆因孽板。亂寫實跡。直說
真傳。此等迷暗。何期見天。問者曰。前章有言。命吾管
己化吾一人。卽稱補案。人人知化。卽能見天。何必致
慨。長聲一歎。答曰。世界衆人。清者無多。濁者實衆。是
亦造化難使相同。清者性清。修性易明。濁者氣蔽。體
質掩靈。見此水火。初亦知用。日久無功。則陷邪徑。一
披孽書。大快其情。按法一用。卽有像生。於是信爲神
書。稱曰仙境。目此真道。反曰無憑。孽書又夥。年限又
道。教真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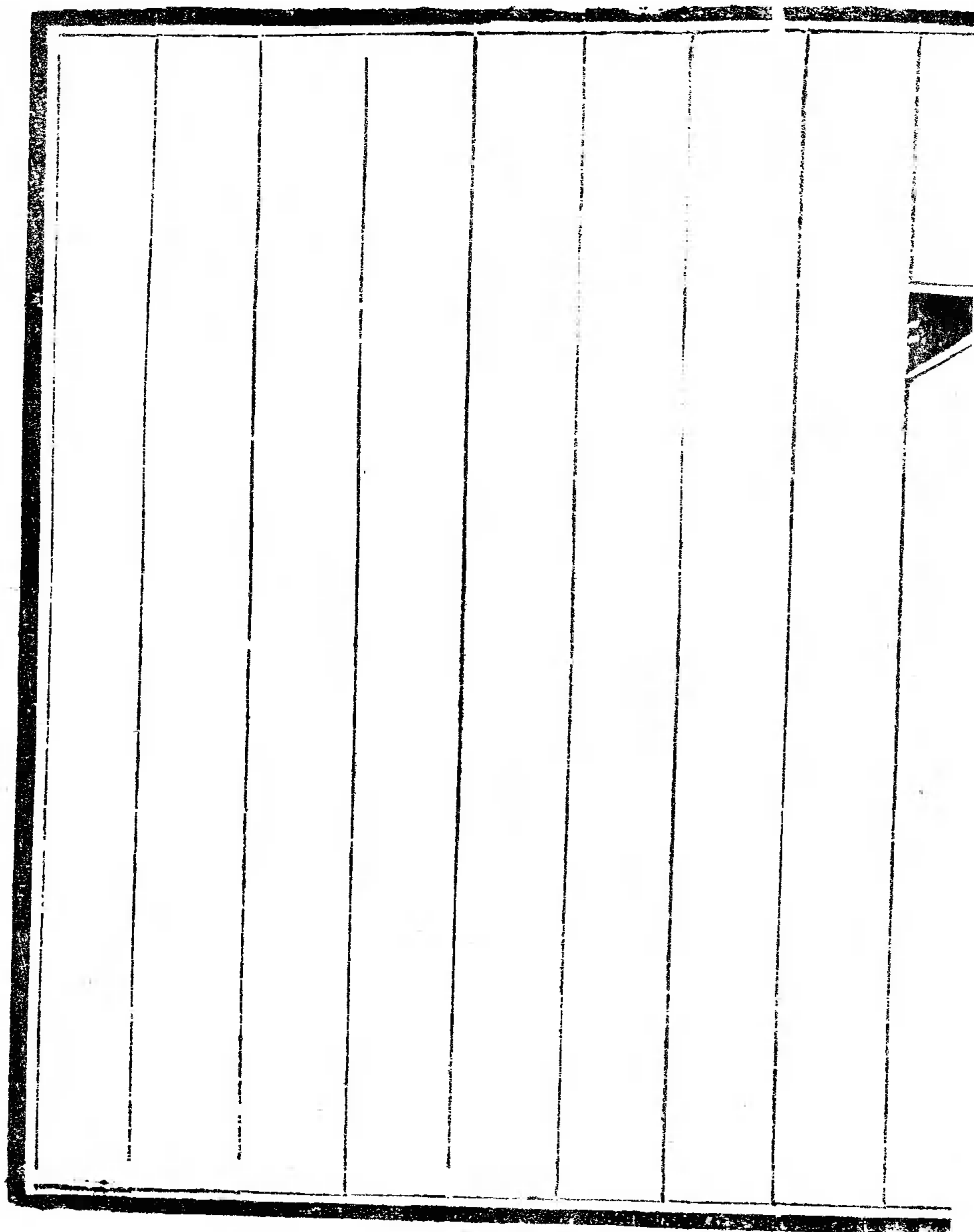
多。此杯清水焉能救火。問者曰。如是說來。濁人用法。深信孽言。爲何用功。卽有孽像。此理不明。願求指言。答曰。濁人氣濁。體質不清。五官百骸。淤濁不靈。及一定坐。百像必生。非有實跡。皆是氣蒙。孽書點染。益助其矜曰。吾見是像。將能入聖。吾得是形。將稱成功。其實濁氣蒙胸。靈透不能。若無孽書。則無考證。反來求靜。一步得門。誰想祖師在世。未愼心多。樸誠人多。中等無孔教之仁理。無佛教之靜性。學淺識微。信意編

成只聞己見。未想害人釀成大孽。萬件千層。濁人又多。一引卽合。按法求功。似亦有憑。誤修一世。苦坐三更。功稍正者。亦難見性。功若邪者。罪孽非輕。誤己一世。是屬小事。釀成孽者。亂傳愚人。甚至暗藏邪法。禍國禍民。造罪孽者。不必言。誤修功者。實可歎。一人著書。萬世孽緣。問者曰。如是說來。濁人易誤。清者可明。曰。此真道。渡彼清靈。濁人不醒。聽其自瘋。答曰。清者之靈。見此知悟。一坐心潛。萬山卽過。說孔孟篇。採佛

家言。學靜求性。意泰神安。靈慧永生。見理知研。道教
真修。必得其傳。真水真火。孽法孽言。置之度外。靜求
性天。辨別清楚。如鏡如鑑。當不似濁人務迷。務孽不
返。問者曰。如是清者可教。濁者難爲。任人自取。各隨
其便。答曰。此說固是。誰爲祖師化愆。尙望清者得道。
挽化濁人。聽從與否。不必細分。隨時隨化。隨事隨言。
日久年深。亦一明線。消除孽板。在此機關。問者曰。從
今遵訓。挽化世人。答曰。只此八字。造孽非淺。問者曰。

何也。答曰。以身教人。方有模樣。有此模樣。尙難瞻仰。空口去勸。何爲機關。勸人先己。己立再言。勤勵己修。勤洗己靈。隨口指迷。方爲造功。水火二字。辨別要清。己既能立。再指愚蒙。是謂之辨水火。

四段水火。三條爲重。後條輔行。爲培己功。修道教者。旣誤要醒。



掃除邪念

念者。念頭也。何爲念頭。無意中或生一念。曰。吾將要辦此事去。是爲念頭。邪念者。不好念頭也。何爲不好念頭。

一日。超昇得道之邪念。

二日。盼得法門之邪念。

三日。修功造孽之邪念。

四日。邪法邪修之邪念。

四端不好念頭。皆足害丹。他若淫念頭。貪念頭。妄念頭。私念頭。此四念頭。不爲不好念頭。乃爲過惡念頭。詳之色誘物誘章中。此章單論邪念頭之害丹。過惡念頭。茲不論及。

一日超昇得道之邪念

問者曰。各祖師道書所說。多是尊言。然勸人超昇。當是好處。何反爲邪念乎。答曰。念頭二字。空作思想之謂。不爲超昇之事。不言超昇之行。先起人一起昇之

念頭。心先有一超昇之思想。貪種種焉。憑何超昇。只區區修道二字。卽能脫凡骨。證仙班。淨前緣。化過失乎。故超昇二字。爲不好念頭。爲害人念頭。爲害世念頭。問者曰。如是說來。吾仍有辯。答曰。言之。問者曰。庸人戀世心切。語以超昇。可以超昇之念頭。使之得曉。紅塵皆假象。世事轉眼皆成非。快我實修。身得不朽。莫隨波浪去。耗盡靈性。方纔休。卽以此念來引誘。不爲紅塵染。尙爲不多觀。答曰。你知其一。未知其二。玉

埋石中。卞和方識。未剖其皮。只艷其稱。名之仙寶。依然無憑。不如剖石。一顯其靈。只有艷稱。烏能可證。艷稱無害。亦可命名。艷稱藏害。名可輕稱。只此超昇。証道不明。不知修者。聞之心驚。目爲異端。稱之無憑。其知修者。引入溝壑。湮沒一生。問者曰。何也。答曰。知修之人。非已成之聖人。非已修之賢人。非全性之佛祖。非慈悲之菩薩。亦是一滾滾紅塵。隨波上下。將死未死。欲陷未陷之世人。也不過靈明有一隙之光。尙知

回頭有無邊之正路。於是止足不進。停舟不前。心生一意。欲登彼岸。於斯時也。當使之去其紅塵之思想。棄其舟上之屠刀。省察數年。刺人受傷有幾。所造孽失若干。去登彼岸。相隔幾千。回舟放棹。風力急緩。掌篙返柁。波浪深淺。度量輕重。漫漫撐轉。日返日回。贖過贖愆。不必看岸。只防風險。返爲逆風。逆風更難。返爲逆水。逆水多灘。勤勤洗心。勤勤行善。心善兩修。返舟尙難。皆因年深。失之太遠。在斯時也。來一孽人。妄

造大孽。妄指迷山。引其路曰。喜哉爾之知返舟也。彼岸不遙。一登卽上。要知努力。莫可懈心。一步登天。超昇福境。不觀某祖師修道乎。百日成功。法甚有憑。認準此法。速速來登。斯人孽言。一爲指點。舟人不悟。妄起貪苗。不顧洪濤。不知風高。忘記屠刀。傷人多少。忘記心地。私念堅牢。只顧登岸。不知近遙。孽人亂指岸前花草。樓台亭閣。如畫如描。皆在眼前。伸手可到。忘居舟中。水隔千條。只顧上睄。不防失脚。孽人著書以

爲是道。引人溺死。罪何能逃。超昇邪念。去之要掃。是爲掃除。超昇得道之不好念頭。

二曰盼得法門之邪念

問者曰。法門修道。吾知大謬。不可盼得。然亦當知求真法。修真道也。答曰。你首句之言。似已醒。次句之言。又仍迷。何也。問者曰。余言求法。非孽書孽板之法。當撇開丹道孽書。求真正修法。以學道也。答曰。真正二字。大孽之根苗也。丹道孽書。無論何部。皆曰。是爲真。

正法門。何你尙不悟乎。問者曰。如是當何如乎。答曰。不必求法。問者曰。如是說來。卽無法乎。答曰。法者。路也。明明一路。何必又言法乎。今指明道教。一救蒼生之陷溺。曰。修道無法。凡言法者。皆害人之坑阱也。可盡焚其書。可盡燒其板。功由是可造。德由是可培。陷溺蒼生之路。由是可明。各門祖師之罪。由是可銷。問者曰。無法有路。路有名乎。答曰。有。

計開

孔教路。行孝作忠。去私去欲。凡一萬二千里。至其極處。曰聖。曰賢。曰仁。曰德。

佛教路。養靈行善。明性培功。凡一萬二千里。至其極處。曰佛。曰性。曰慈。曰悲。

道教路。養丹立德。成己救世。凡一萬二千里。至其極處。曰道。曰功。曰丹。曰真。

三路遠近。皆一萬二千里。其階級有平者。有側者。有立者。孔教階級平。佛教階級側。道教階級立。任人自

上全無阻隔。問者曰：是語殆非。孔教之楊墨，非阻隔乎。佛教之誤傳，非阻隔乎。道教之孽書，非阻隔乎。答曰：一語破天機，致使三教聖人空歎惜。他教阻隔，皆屬淺道。教阻隔，迷上迷。各門祖師成大錯。阻隔道教，塌階梯一塌一萬二千里。殘磚斷瓦把人迷。留些孽板書，言些法門事。日迷日遠，日塌日深。三教並稱沒一教，只有孽板。見今朝，你知阻隔速修橋。拾殘磚，收斷瓦。漫修道教清燈燭，燭清火亮辨泥沙。只管滅孽。

書莫嫌怕。功德莫有擔道大。勸世人知醒罷。一萬二千里。至今皆已塌。果能整此路。功修一里。按照百里罷功加。好機會。莫不明。待到工程竣。十倍算功當不能。明道子速來登。莫求法門當修性。丹性無分同一程。是爲掃除盼得法門之不好念頭。

三曰修功造孽之邪念

問者曰。旣曰修功。則爲好事。又曰造孽。何也。答曰。修明路。則爲功。修暗鄉。則爲孽。故修功易造孽也。問者

曰。造孽之因。應由著書。或由引人。若自己知修。雖修暗鄉。只悞一己。應不爲孽。所言是否。答曰。是固是矣。然依然是孽。問者曰。何也。答曰。你不著書。你不引人。你只自己去修暗鄉。他人卽不知乎。他人問你。你卽不言。他人卽不曉乎。他人曉你。是用道功。焉能曉你。是修暗鄉。於是轉相傳頌曰。某人用道門功夫。問亦不言。訪亦不說。必得真妙。許得仙傳。好修者。必察你所看何書。照法修練。雖悞一己。仍是悞人。此不言之

造孽也。若大膽立說。逢人便談。不畏譏刺。不避謗言。以爲積功累行。造德補愆。實爲祖師添罪孽。爲道教晦真傳。悞己一身。又去悞人。大罪大孽。修功之人。此言道之造孽也。問者曰。如是說來。修丹道之功。卽爲造孽矣。答曰。鐵案無疑。問者曰。言者應較重。不言者當較輕。答曰。非同是造孽。輕者亦重。重者更深。問者曰。何也。答曰。道教一萬二千里。塌陷無存。凡修道者。卽是邪門。說與不說。同入迷程。各種孽書。案頭擺陳。

你來披閱。吾來討論。局外之人。一披隨放。門中之士。一見求深。因而借閱。細思細尋。造罪造孽。何關語陳。或有志士。素不知修。未曉孽書。是何根由。偶來造訪。遇機翻睨。無心務道。無意探討。因此一看。或生根苗。遂亦借閱。稍求其妙。爲事擾者。因之暗消。到是美機。不染孽苗。假如得閒。隨覽隨瞧。一入其境。直無明朝。此等大孽。何人知曉。皆因知修。心性不牢。孽書一誘。失我丹苗。問者曰。如是說來。去此邪念。是指何人立。

戒。爲已誤修者言乎。爲尙未修者言乎。答曰。修暗鄉者。念頭要明。未修暗鄉者。念頭要清。皆當認路。去此孽萌。問者曰。修暗鄉者。信孽已深。掃除應難。未修暗鄉者。未入孽境。尙可預防。答曰。似言固是。尙有見未深知未的處。問者曰。何也。答曰。未修暗鄉之人。孽途未造。造此孽端。皆由修暗鄉之人。若未修暗鄉之人。原不知修功爲何事。亦無孽萌蘊其間。如無我以前。直無我身。無影無形。又何有孽端之可造乎。故所言

預防二字無理。蓋修功成孽者。皆由修暗鄉之人引進之也。不除其本。無以死其枝。欲戒修功成孽。仍當先化暗鄉之人。問者曰。當用何法。化此暗鄉造孽之人乎。答曰。有法。

計開

見各門祖師。修道修丹之書。取而焚之於火。
見各方修暗鄉之人。速送伊三教真傳之書。
見未修暗鄉之人。告以天覺世民。已闡道教。暗

鄉造孽之修。切勿信從。

見修暗鄉之人。告以各門祖師。居天泣晚。莫爲祖師添孽。當爲祖師禳愆。

四條掃法。除孽念頭。遵行至久。孽端可丟。若不知悔。悟道無由。日日造孽。反謂修功。此等過孽。何日可清。是爲掃除修功造孽之不好念頭。

四曰邪法邪修之邪念

問者曰。法曰邪。修曰邪。人必知屏棄。何必列之正條。

乎。答曰。法邪修邪。明明爲人所共知者。其法其修。不爲不好念頭矣。何也。見火未有不知焚者。見水未有不知溺者。明明邪法邪修。可不必爲世人戒。今所謂邪法邪修。名之爲邪。其實似正。所謂外正內實邪也。問者曰。外雖正。內實邪。是指何法何修而言。答曰。丹道二書。問者曰。世間無真道書。無真丹書。前各章已皆詳盡。何必又立別稱。目之爲邪法邪修乎。答曰。其說殆非。問者曰。何也。答曰。前數章所辨。乃丹道二書。

之非。尙未指丹道二書之弊。問者曰。請詳言之。答曰。
丹書云。性爲理。命爲丹。道書云。丹爲真。陰真陽。非陰
陽之血氣。指此要領。詳細辨之。夫命爲丹。命是何物。
問者曰。命者。天賦之命也。答曰。何爲天賦之命。問者
曰。天賦之命。乃陰陽二氣也。答曰。陰陽二氣。是有知
覺之物。是無知覺之物。問者曰。靈有知。氣無知。答曰。
氣旣無知。煉養此氣。有何用處。問者曰。煉養此氣。能
具性靈而不散。答曰。具得此靈。能使不散。是靈居形

骸之時能使不散。是靈離形骸之時能使不散乎。問者曰。果能煉得此氣。復舊如初。有形骸靈能不散。無形骸靈亦不散矣。答曰。如是說來。是爲靈能不朽之捷徑矣。而佛門因果。將何憑乎。鬼神司察。將何用乎。造化之權。又何據乎。此人獨能有法煉氣。使靈不散。則天地鬼神。皆無權衡。聽斯人煉命之自主矣。可爲定論乎。問者曰。修丹丹成。培善靈方不散。答曰。如是說來。修命又無足恃矣。仍恃培善。又何必先修命乎。

何不直去培善修性。不省一番徒勞之功乎。問者曰。修命爲靈不散。培善爲抵前愆。答曰。修性卽爲聚靈。並能長靈。修命只能具靈。不能添靈。兩途孰優孰劣。問者曰。修命爲下乘之法。難言上哲之功。答曰。下乘之法。甚能益世。其法雖曰下乘。其修果無弊乎。問者曰。法爲下乘。修爲有弊。然在人慧取之也。答曰。旣當慧取。慧字下乘人有乎。無乎。問者曰。無慧鑿實無慧鑿法。悞己悞人。吾所以焚丹道之書。信從三教之正。

理也。答曰。你有慧心。棄暗投明。世之無慧心者。信暗不返。當何如乎。問者曰。廣印此書。施之萬方。去挽迷人。答曰。是法固善。尙難補救。不如名之邪法。邪修。丹道實誤。請君知悔。速速回步。是爲掃除邪法。邪修之不好念頭。

四端念頭。仔細來瞧。莫輕翻過。未得其由。修道正經。全在裏頭。

鎮壓邪魔

修道無魔。丹道各書言有魔。蓋害世之孽談也。茲所謂魔者。無端之念想也。此種念想。害性害天。較有形有象之孽談。力甚大。害甚深。詳細申之。可分爲四。

一曰。造功之魔。

二曰。修功之魔。

三曰。貪功之魔。

四曰。求功之魔。

四魔爲魔。四魔爲邪。他如非理之想。不正之思。不爲邪。不爲魔。乃爲惡。乃爲愆。不爲魔矣。茲爲知修者言想言魔。

一曰造功之魔

問者曰。何爲造功之魔。答曰。知修者。明夫何爲善。何爲惡。何爲孽。何爲功。於是振其心志。欲造實功。以全其性理。是爲造功之魔。問者曰。如是說來。是亦知修者當立之志。何言魔乎。答曰。知修者。當知見德則作。

未見則省。省者。省己過。察己非。一事外。無他想。不爲
省過之功。反想造功之舉。雖曰其事正。其想正。其志
正。其心邪矣。其魔起矣。問者曰。如是。卽不造功乎。答
曰。非見功方去造。無功不想造。所想所思。只是省過
察非。問者曰。起造功之魔。有何害處。答曰。心無二用。
用在造功。想在修善。無極竅中。藏此魔王。靈性主人。
失其本位。懈其省過察非之正事。魔王用事。指使賊
盜。構想善舉德功。日日營謀。時時佈置。弄得無極竅

中紛紛攘攘。無一靜時。靈性主人。日比一日。拘困消
小。魔王賊盜。日比一日。矜恃張狂。功亦未嘗立德。亦
未嘗培。鬧得無極。竅中。成爲街市場。害性害靈。是爲
大魔。問者曰。雖靈性失位。魔王張權。然魔王所張之
權。非過惡之權。亦善德之舉也。倘若得成德善。不爲
功乎。答曰。癡哉。你之心智也。凡得成真功真德者。非
魔王構想。乃靈性主持也。世間功德。有憑者。首稱忠
孝。成忠成孝。是由天性作出。是由血氣作出。不明證

與他如小善小德。事雖異。理則同。烏有魔王用事。而能成夫德善者乎。癡哉你之心智也。問者曰。滅此魔王。不使張權用事。亦有道乎。答曰。有。

計開

凡功德善舉之事。不知貪。不知慕。只知勤勤洗心。勤勤省過。

凡世間缺陷之事。弗知去補。弗知去修。只知勤勤省己。勤勤察非。

凡人之不是。不是人之不明。不知去指。不知去示。只知勤勤省修。勤勤防失。

凡世間忠孝禮義公善公德。遇之知爲。不知有己。見之知作。不稍存私。只知勤勤戒矜。勤勤戒嫉。

如是持修。明性滅魔。魔王能滅。靈性不遮。是爲鎮壓造功之邪魔。

二曰修功之魔

問者曰。何爲修功之魔。答曰。人於靜時。當修掃念之功。動時。當修察失之功。今不爲此修心之功。反迷陷修道之功。是爲大魔。問者曰。修道與修心有別乎。答曰。甚有別。修心二字。除掃念察失。直無別事。修道則有若干法條。若干期指。故爲大殊。問者曰。修心之功。甚簡約。只是掃念察失。修道之功。甚繁難。有法有條。其法其條。亦有名乎。答曰。有。問者曰。何名。答曰。如當何如坐。如當何如修。如當何法用。如當何時求。種種

孽談悞人非淺。於是迷人。不悟。信從去探。生此大魔。靈性皆掩。三更妄求苦。五夜亦不眠。魔王去用事。性靈亦難管。一連十幾載。修法亂來參。心未省。孽未還。靈未明。過未挽。只是魔王亂張權。此魔不能滅。性天何能見。問者曰。滅此魔王有道乎。答曰有。

計開

凡數年誤行之法。速速回頭。只隨時求靜。隨地清心。

凡數年誤信之書。速速焚燒。只隨時靜氣。隨地養靈。

凡數年誤用之功。速速知悔。只隨時問心。隨地問性。

凡數年造孽之談。速速緘口。只隨時檢失。隨地檢過。

如是修心。能滅邪魔。魔王果滅。性明氣清。性明氣清。靈光則呈。靈呈功立。魔皆不生。是爲鎮壓修功之邪。

魔。

三曰貪功之魔

問者曰。何爲貪功之魔。答曰。功者。德善之謂。貪者。強爲期望之謂。問者曰。不可強爲。不可期望。如是說來。功德善舉。將何能立乎。答曰。立功立德。立善立舉。是由虛心防過。納言從諫。中立。非由強爲期望。中立。無立功之心。方可成立功之舉。若有立功之心。是乃意念用事。非性靈用事矣。意念中則藏血性。血性卽魔。

王之本質也。魔王主事事。雖功事。雖德事。雖善事。雖舉。必弗能成。得完全盡美之處。輕則生出葛藤意見。重則藏夫務利務名。失實失義。非德非功矣。問者曰。滅此魔王。亦有道乎。答曰。有。

計開。

凡遇功德之善。不知有功。不知有德。只知盡我天性。保我仁心。

凡遇功德之善。不知功大。不知功小。只知盡我

當爲明我心地。

凡遇功德之善。不知是功。不知是德。只知性天不昧。對己對天。

凡遇功德之善。不知人是。不知人非。只知一心無愧。問己問心。

如是明性。性明魔死。魔王真死。功德立時。功立德立。性靈可期。期到明亮。圓燦燦的。是爲鎮壓貪功之邪魔。

四曰求功之魔

問者曰。何爲求功之魔。答曰。功者。德善之謂。求者。有意欲爲之。念想。念想者。卽魔也。問者曰。念想欲立德。功是爲絕好念想。何反爲魔乎。答曰。道教真修無事。時。心中空空洞洞。毫無所有。只性靈主人。公堂理獄。審賊斷盜。所理者。無非吾適間。又有何賊。去劫掠良民。害我良知。吾適間。又有何盜。私行逃遁。欺我良能。綜計一世光陰。毫無片刻得息之時限。偶有退坐懈。

審其性靈主人並非閒居自處。不過因遇功德之舉。來至眼前。不得不暫拘賊盜。監之獄牢。過時再審。發其性。曠其靈。虚心下氣。舍己從人。去辦眼前所遇之德功而已。於辦德辦功之下。稍有喘息之暇。仍顧我賊盜。又拏者幾何。私遁者有未。功德辦就。卽返公堂。復審賊盜。靈性主人如是防檢。恐魔王用事。賊盜從風。失喪性靈之元始。若心中存一作功作德之念想。是性靈乎。是魔王乎。問者曰。此魔王雖非性靈。然終

不能謂之不好念想。答曰。念想雖好。最耗性靈。日積月累。殺死性靈。主人不留餘命。問者曰。何也。答曰。性靈宜靜。念想屬動。一殺也。功德之作。在實不在想。在成就不在半途。空作念想。徒傷性靈。二殺也。修德修功。無心之作。方無揀擇。方無趨避。無揀擇。無趨避。功就事過。豁然方醒。始知此事初爲。以爲無心小節。轉瞬數秋。乃成實益之德功也。今先有一求作之念想。臨事必有一番揀擇與趨避。功必無成。德必難立。只

空奪性靈主人之主權。三殺也。功德之作。以陰功陰德爲真實。陰功陰德。人多不知。世多不見。事未來。直無可指事。若遇。亦無可名。遇機現爲。乃性靈主人之靈光也。今先有一求功求德之念想。是非陰功陰德之無名無象。乃先存一作功作德之意思也。卽功德當前。必弗能作到。不求人知。不欲人見之地步。只成些虛名虛譽之善稱。況念想欲爲。尙恐虛名亦難成。就何也。功德之舉。在心不在念。心不誠。念空想亦徒。

剔挑重輕。推延日月。虛存念想間耳。旣念旣想。則傷性靜。此殺性靈四也。問者曰。滅此魔王。亦有道乎。答曰。有。

計開

凡無事時。要性坐公堂。審賊審盜。明性明靈。

凡無事時。要清心靜念。滅賊滅盜。養性養靈。

凡無事時。要察言察行。滅賊滅盜。防過防失。

凡無事時。要行功過格。觀感應篇。滅賊滅盜。養

氣養神

如是滅魔。魔王必消。魔王真消。賊盜必逃。賊盜一逃。性到明朝。是爲鎮壓求功之邪魔。

四端魔王。權衡甚大。力量甚猛。性靈甚怕。魔王爲君。賊盜爲臣。君強臣勇。比之妖氛。能滅靈性。一絲不存。自爲正事。自云好音。其實是魔。滅性海沉。性沉深海。魔益爲君。攪亂舉國。一無良民。盡賊盡盜。擾攘紛紛。言行動作。恃智驕矜。反曰行正。反曰求仁。釀出過犯。

比海還深。修道之人。其知自審。快拿大魔。斬首明刑。
滅賊滅盜。心性要清。日養靈性。務須求靜。

[illegible]

戒欺心

人之用事。賊盜雖能主權。行其權者心也。賊盜不過從中煽惑耳。此心一點明之。可質鬼質神。暗之可瞞天瞞日。瞞天。天能不知乎。瞞日。日能不曉乎。而欺心之人。獨自掩己目。曰。天可瞞也。日可瞞也。不觀如是之不能見乎。其實非天非日不能見。是彼自掩其目。只彼一人不見天。不見日。非蒼蒼者天。真無能見。朗朗者日。真不能見也。此心一欺。一點性丹。黑泥點點。

所謂圓脫脫。光燦燦之靈丹。成爲汚泥之球。黑墨之珠矣。由何而欺。茲詳言之。

第一件。見美色也。

第二件。見利益也。

第三件。見財帛也。

第四件。見遂心也。

第五件。見利己也。

第六件。見益身也。

第七件見快私也。

第八件見逞志也。

第九件見暢情也。

第十件見行欺無礙。前人由是獲益。嘗久得寧也。

以上十件欺心。自黑至寶。黑寶甚易。洗寶甚難。一點泥沙。千鈞洗力。泥沙方去。性寶方明。洗之既若是之難。欺之奈何。仍如是之不慎耶。

[illegible]

戒欺人

我生天地間。我欲我益。我欲我利。雖情同骨肉。契聯瓜葛。我之心。亦欲先以大益大利與我。後以小益小利與人也。其以小利小益與人。非心有胞與之懷。大公之義。不過因人屬我骨肉。聯我瓜葛耳。若非骨肉之人。若非瓜葛之人。將何如乎。曰。居異鄉。見同鄉之人。稍有絲毫之眷顧。居異國。見同國之人。稍有絲毫之眷顧。若未處異鄉。未居異國。見異鄉之人。見異國

之人。心何如乎。不必言以胞與。言以大公。卽如關心。卽如瓜葛。稍有一絲一毫之眷顧。將弗能矣。此所謂待異鄉之人。與異國之人也。若非異鄉之人。異國之人。是乃同鄉之人。同國之人。只非關心。只非瓜葛。將何如乎。當有關心之眷顧。瓜葛之眷顧矣。何也。是卽居異鄉者。所稱同鄉之人。居異國者。所稱同國之人也。又孰知大有不然者。雖曰同鄉。雖曰同國。依然無關心之眷顧。無瓜葛之眷顧。吁。心之欺人。何其毒哉。

何其狠哉。辨者曰。不獨吾也。人人皆若是。吾不欺人。人必欺吾。將徒受人之欺矣。生今之世。欲行厚道。欲行誠心。不惟竟受人欺。亦實不能行世處事。噫。如是言之。靈丹至寶。惟有日日塗墨。日日汚泥。將使一粒明珠。染成黑球。泥丸不靈。不明。終似禽之無知。獸之無識焉而已矣。可傷哉。

[illegible]

戒色誘

人之好色。出自生性。造化自然之至理。不能禁之也。孔教有好色之戒。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應戒之在色。佛教有好色之戒。曰。滅非非想。絕種種相。誤傳爲出家入山。無妻無子。孔教好色之戒。正倫正紀。佛教好色之戒。明果明因。二教皆立實在指歸。獨道教於戒色。誤傳反成爲莫大之孽案。

第一條孽案

修道者。皆曰當絕慾。夫絕慾有何用處。用其精乎。用其氣乎。卽用其精。卽用其氣。已陷邪途暗鄉。造罪造過。况精無所取。氣無所用乎。此孽案一也。

第二條孽案

修道成時。借陰圓丹。大孽大罪。較淫人妻女。案重一等。夫神聖仙佛心地間。可歷萬古而不朽者。是其光明正大也。丹煉至成。取陰結元。黑心地。害人心。造孽鬼。喪理魂。反明註其詞曰。某祖師成道。孽談孽語。不

農神鑒是等孽書陰律定同淫書孽板一例正刑此孽案二也。

第三條孽案

修道者有採補一門造其孽者害女害妻造化有報。泥其術者喪身喪體自作自償稱大孽者惟丹道孽書敢言採補成丹不畏循環報應不畏天律森嚴陰司定案著此孽法較淫人妻女罪重萬山此孽案三也。

第四條孽案

修道有鉛汞成丹一門。天癸收藏。配成名藥。丹元結實。有借胎胞。不避鬼神之譴。國法之嚴。造孽造罪。陰律定罰。較養童蓄妾。姦污百人之罪。深加十倍。此案四也。

第五條孽案

修道有戒色一門。性學不知。氣血不靜。妄言絕慾。用力戒淫。心志定者。生機潛消。心志迷者。釀出瘋苗。道

書孽語。害人多少。因瘋成孽。其著書者。罪實難逃。各得半罪。兩半抵銷。妄立絕慾之門。陰律定法。較引良爲娼。勸寡改嫁。孽深百倍。此孽案五也。

五條孽案。道教大憾。孔佛二教言戒色。可稱萬世救人民。道教之門言戒色。反稱造孽。似海深。道教一塌一萬二千里。造罪造孽。道門人最可恨者。修道當絕慾之一語也。愚人無知。認爲定評。釀出無邊案卷。陰曹罰報不完。此語殺人。毫

無聲息。實堪歎也。其孽其害。茲詳言之。

心性不定者。強壓至久。反易流入造孽之邪途。
此絕慾孽言之造孽一也。

心性定者。氣質尚濁。強攝氣血。用法化精。修成一派濁氣之體質。掩盡天地清虛之元靈。此絕慾孽言之造孽二也。

人非聖佛。斷難養到心地如玉之純潤。氣血如雪之淨潔。故雖羅漢菩薩。閔子諸賢。未有見色

而心地靜定。氣血不來動者。只是性純靈元。雖
氣動血生。有如雨後之風。毫無纖微之塵。稍蔽
其日之明皎者。如是而已。中等庸才。迷信修道。
竟敢大張孽語。首曰絕慾。殺其生生之機。機死
血濁。上冲靈明之府。偶見色誘。斷難如雨後之
風。不致蕩動泥土之塵。依然日光普照。邪念全
藏。必至如黃河決隄。萬夫難遏。車薪全火。杯水
難消。一念難持。遇緣造孽。初雖正士。絲毫無失。

一旦孽因。端由絕慾。此絕慾孽言之造孽三也。
各門祖師。唐宋中人。質皆愚樸。修皆愚誠。濁修
濁煉。由氣聚靈。法中藏弊。修乖正經。實難曰教。
實難曰宗。亂來著書。亂來言形。各負大孽。死後
無功。苦修數載。孽早污靈。各投塵世。救劫救民。
純陽善士。幾次化身。功立萬件。德布萬方。稱曰
不朽。靈居天堂。除此純陽。過皆未滿。案卷如山。
暫記一旁。有大功者。果報千載。千載功盡。投世

還償再立德功再享天堂。各門祖師苦立善願。盼道教昌明。首除絕慾之孽。談因各種採煉孽案。皆從首先絕慾二字結因。此絕慾孽言之造孽四也。

修道不關絕慾。女色害性亦有五條。

第一條女色害性

淫人妻女則黑性靈。夫淫人妻女。喪我者。不過精與氣耳。靈不能失。然不能失靈。能黑靈矣。何也。我之妻

女。不欲人淫。我之妻女。不欲人淫。此心從何而生。我不知也。我雖不知。由何而生此心。反正我實不欲人淫。我之妻女。並不欲人淫。我之姊妹。以及姑嫂姪女。也。推及親眷之姊妹。姑嫂姪女。以及朋友之姊妹。姑嫂姪女。我並皆有不欲人淫之心。我具此不欲人淫之心。其中仍非有一絲一毫之虛假。是真實真切。出於至死不變之苦心苦願。不欲人暗來淫之也。我之不欲人淫如是。試問諸全國之人。其心與吾同乎。與

吾否乎。是欲人暗來淫之乎。是亦如我之真實真切。出於至死不變之苦心。苦願不欲人暗來淫之乎。噫。人我同也。人亦如我之不欲人暗來淫之也。我倘或作出一暗去淫人之事。靈實未喪。而靈之明黑乎。不黑污乎。不汚染乎。不染靈丹染黑。天心則昧。只有陰陽二氣飄散之候。靈魂再成女身。還人之淫而已。

第二條女色害性

多蓄妻妾。則消性靈。夫妻妾削精。亦只喪其氣血。而

已靈實無傷。然靈雖無傷。而靈性居於陰陽。歟定靜。至逸。淡泊至安。故孔門立教。叫人於忠孝禮義處去。作所以攝其靈。大其性也。佛門立教。叫人瞑目求靜。絕念死心。所以養其靈。明其性。性明靈足。行慈行悲。如孔教之行忠行恕。以全其天也。於孔佛立教之理。處用神則靈日擴。性日養。若多蓄妻妾。貪戀女色。是於淫佚逞情處。用神精水日伐。形如枯骨。陰陽日離。體似乾柴。喪其氣。喪其血。雖靈無傷。性無損。吾知神。

消於竅。性死於心矣。何也。鐵質之堅。日久不用。尙鏽蝕其體。戶樞之圓。日久不用。尙紐失其靈。況天賦一點纖微。至虛之性乎。日久不用。消於陰陽竅。死於心地間矣。且神思在色。邪念邪想。又復引賊引盜。日日喧嚷於靈明之府。時時攪擾於性善之區乎。終至造天過。造夫惡。陰陽二氣散時。消小靈魂。再投女身。還過還惡而已。

第三條女色害性

編造淫傳。則滅性靈。夫造淫書。淫畫。淫語。淫曲。不能
喪我精。枯我體。微我性。消我靈矣。然足滅我性。何也。
我有兒女。年近將冠。我每招之於前。訓之曰。爾暇時。
可看某部淫書。於女訓之曰。爾暇時。可觀某種淫畫。
並兒女同訓之曰。汝等暇時。可研求某某淫曲淫語。
有是理乎。吾知斯人必從而怒曰。我防之唯恐不及。
我戒之唯恐不力。你何出此損陰絕後害人雷報之
孽言乎。噫。怒之誠是。而何一動心花。隨口艷語。或三

人間坐談。卽及淫。以爲吾兒吾女。不在吾之目前耳。
吾兒吾女。雖不在吾之目前。隔牆之兒。隔牆之女。卽
非人子。卽非人女乎。戒己之子。防己之女。唯恐不及。
而何淫畫淫曲。瞞心私造。淫書淫傳。昧性私編。防己
之子。防己之女。獨不計及人之子。人之女乎。且淫板
刊成。流傳無盡。我身死後。我家之子。我家之女。無知
之歲。情竇開時。獨不須買之私觀乎。其時我身已歿。
我家之子。我家之女。買之市坊。觀之私處。儻被我家

後輩之年稍長者。察而覺之。應不知是我生時。筆著而成。必從而怒之。曰。是何人斯。造此損陰。絕後害人。雷報之大孽乎。先罵創稿之人。次罵私賣之輩。我身死後。我家後輩之年稍長者。尙且怒我罵我。合全國之人。其非我之血脈。非我之同枝者。當何如乎。因果不顯。此罵有憑。嗟呼。或因生計言艱。造此淫畫淫書。冀得微利。或因無聊抑鬱。編成情曲艷語。一暢心花。遺害青年於不朽。一招怒罵於無窮。其性其靈。當因

世間人人之皆罵。遂而昇之於天乎。抑因世間人人之皆罵。從而成之曰神乎。抑因世間人人之皆罵。當沉之苦海。贖無路乎。抑因世間人人之皆罵。應墜至九泉。性難全乎。終至陰陽二氣散時。靈性打散萬方。難得全靈而已。

第四條女色害性

淫人妻女。則黑性靈。多蓄妻妾。則消性靈。編著淫傳。則滅性靈。三條實事。終得實罰。造化報施。當不爽矣。

夫造實孽者。既得實罰。造虛孽者。則得虛報。何爲虛孽。無端生魔。來擾性天。身在燕居。心臨假境。構想成象。如歷其場。有如想及所見之色。而生淫像者。有幻想及未見之色。而生淫像者。身仍端坐。心念則非。幻境之生。來之無跡。此種孽想。不喪氣。不伐精。實耗神。削性理矣。何也。孔教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佛教曰。無眼耳鼻舌身意。今孽念孽想。神思於色。精雖未離。氣雖未喪。神已不靜。性已不明矣。虛能喪虛。實能喪實。

理甚有據。性靈本清虛之體。伐精消氣。不能喪其虛體。造罪造孽。只黑其靈丹。惟此虛想之非。正所以削虛靈之利刃也。常作此孽想。孽思終至陰陽二氣散時。虛靈消喪甚微。再生人世。成夫無知無識之愚人而已。

第五條女色害性

淫人妻女。黑性靈。多蓄妻妾。消性靈。編造淫傳。滅性靈。虛結淫思。削性靈。實者得實報。虛者得虛報矣。如

是當何如乎。欲救蒼生之迷路。首要發明修道無絕
慾之孽言。是爲昌明道教之真旨。孽法孽術。世間無
存。祖師孽案了結於今。是爲修道之戒淫。然後知造
實孽者得實慘。構淫思者喪性丹。勤勤防險。莫犯孽
案。時時慎思。莫耗性原。兩修心地。不懈不斷。培養至
久。終至陰陽二氣散時。靈性圓滿。不投塵世。得享其
安而已。

十條戒色。前五條爲指蒼生之迷路。補救祖師之過。

愆後五條。爲指蒼生之報慘。培養靈性之得全。十條
色戒。要去細觀。

[illegible]

戒物遷

物遷是何物者。緣也。遷者動也。何緣世態也。何世態。聲色貨欲。繁華奢侈也。何爲動。爲聲動也。爲色動也。爲貨動也。爲欲動也。爲繁華動也。爲奢侈動也。動何害性。大畧記之。

第一件爲聲動之害性

人之情發於心。情心發動。性難去持。情能死性。終世不生。故情爲害性之斧也。然旣曰害性。則當掃情。無

如情種於心。居性之外府。聲緣最與情合。既與情合。一聞暢情之聲。遂不使性知。出心之竅。樂得其所。日管絃情詞時曲。悠然自得。樂極忘返。一暢百年。至死方完。性住內竅。亦無人管。日久不用。消耗本元音。聲逸情暢。無閑日。失防檢。孽藏其間。孽作情暢。性靈受染。染黑靈性。身後贖愆。此一害性也。

第二件爲色動之害性

人之色心。種於父母之祖氣。故雖賢聖。愛色同然。聖

賢保性防之於先。明禮明節。掃盡牽緣。得保心地。白日之天。不欺暗室。不作隱愆。光明心地。暗室亦然。見色暗室。雖無人管。此心不暗。如對青天。庸人性隱。情較性顯。性不敵情。情主心間。再加慾心。出之天然。慾心一動。遂敢放膽。以爲性無庸管。天無能見。情生慾動。氣助其間。殺身不懼。敗名不閑。一聞穢事。情動心艷。若無機緣。構想喪天。若有牽引。鑽營結緣。不管性靈。污黑受染。只知遂情。暢意其間。一造此孽。靈光不

見削明削靈至死難挽。瞑歿之後。帶些孽愆。流水落花。後身報慘。此二害性也。

第三件爲貨動之害性

人之愛貨。自幼皆同。銀錢貨寶。卽與情通。長受風染。遂逞其能。欺心昧己。見利則爭。不顧德行。不念敗名。利欲歸己。害欲避鋒。以害與人。是謂之能。只要獲利。衆口交稱。如是世態。從古皆同。於是人心失公。不知其平。皆如谿壑。無日知盈。愈貪愈欺。愈不知平。反曰。

財皆從此獲。古道不能行。以欺爲是。認爲定評。不顧靈性。明乎不明。不顧子孫。精乎不精。情爭情奪。性失性泯。百年歲月。無日得寧。害人從此作。損德由此生。其實貧者終仍窮。富者終難增。貨造多少。已皆前定。遇事處置。盡理盡情。如是處世。賢聖之功。任命豐嗇。不參欺情。方無害性。得保其明。今皆反背。性滅無燈。一黑至死。瞞昧不清。死期至時。一文無用。空手而去。帶過而行。子孫賢愚。雖囑叮嚀。十年以後。報應有憑。

瞞人貨者。還人貨。刻人財者。還人財。子孫雖精。難防天定。默默不知。耗散無名。日消一日。轉瞬言窮。問害性者。何苦來爭。造出惡因。投世受貧。此三害性也。

第四件爲欲動之害性

人之欲心。生諸情弊。因情生欲。不期而同。欲心是何。一曰欺。二曰私。三曰偏。四曰己。

一曰欺

欺心欺人。害性最深。此欲不去。復性無門。欲去

此欲惟學明心。不求人知。只求心明。己心果明。
人欺亦聽。名曰爲聽。能避爲中。至不能避。惟管
我心。我心云明。聽之而已。去欺之法。在此修程。
二曰私

私心私意。最害性燈。公者暗也。暗者隱也。凡屬
私意。必背人知。既背人知。難謂之明。不爲明事。
盡行私心。鬼神能見。造化有知。因私成惡。因私
成孽。十年反報。還期不遲。因私成過。因私成愆。

天地司察。神明共鑒。其罰不顯。因非孽案。報以小殃。災難牽纏。然此過失。最害性靈。因私屬暗。暗則非性。性爲暗掩。日受蔽濛。久久濛黑。滅絕明燈。燈光不亮。何能復性。欲去此欲。在掃思意。念慮思意。多屬近私。滅此賊盜。性得明時。

三曰偏

偏弊害性。最云不淺。偏爲氣質。其質甚堅。以偏爲是。人之同然。自不知反。自不知察。反逞自偏。

謂理不差氣助其質見助其思。逞偏逞能。自以爲是。此偏掩性。一蔽無涯。旁人笑非。自云到家。實害性理。靈明全遮。去此偏質。在虛心察。察偏察質。謹謹防着。何爲我偏。何爲我質。對人驗己。對事驗非。逐條列單。書明偏質。共有幾件。件件防閑。動卽看單。有無蹈犯。犯則思改。無則思閑。勤察前載。較今增改。增爲矢守。改爲進功。進功有幾。未改有何。何者未改。逐日防着。必使盡改。

方云有得此偏一去。性方無遮。

四曰己

己心害性。最爲大敵。性靈至公。心獨有己。兩者
兩途。各行其意。心中之己。若得主權。害性不已。
性中之靈。若得主權。除己不已。兩相爭鬪。勝敗
不一。己權多強。性權多弱。強則多勝。弱則多敗。
靈敗己彰。性死靈藏。任己行欺。任己行私。任己
行偏。任己行權。己心不去。性何能見。欲去己心。

在養性天。勤去坐功。洗心洗念。念慮思意。化淨不纏。彼時靈見。己心自顯。知何爲己。知何爲天。用天殺己。要掌明劍。一斬己心。不留餘線。線線斬淨。是己皆完。無有己心。方見本面。至公至正。性靈昭然。到此地步。白日之天。方寸雖小。心如明鑑。質鬼質神。對地對天。一粒明珠。廣照萬山。因無己心。靈性顯然。去此己心。在勤養丹。

四條欲動。害性不輕。若不速去。性不能明。此四害性。

也。

第五件繁華動之害性

繁華隨風。風氣不同。南朝亡國。史冊可證。金銀不惜。珠寶云輕。錦天繡地。畫閣雕屏。綵花綵草。艷國艷風。富有一國。繁華亦窮。况屬一身。豈可逞情。居屬通邑。家臨大都。風氣不樸。性已易迷。敢染繁華。不顧性體。隨風爭艷。勉強應敵。費用不計。進歛不稽。只知慕華。不顧其家。逞此繁心。靈性全遮。如隔牆壁。性埋泥沙。

日處繁境。日醉華鄉。品評陋野。研求艷場。一心在是。性何得生。聞樸則笑。聞儉則輕。竟敢昧靈。孽言是逞。曰儉爲無福。樸爲有福。輕人生天地。有此繁境。是屬福人。享受之程。此等孽言。此等心胸。問伊性天。死居何境。惜食惜福。賢聖之功。暴棄天物。孽鬼之行。千古聖經理。甚有憑。性爲情迷。靈光不生。爲情溺死。靈不稍呈。性死於竅。情逞於胸。耗淨福祿。晚景受折。福祿綿者。色身受磨。染成癆瘵。造此病魔。或因酒濕。或因色

多或因傷神。或因味過。身常不爽。自歎蹉跎。福祿短者。一耗卽敗。十年美景。貪戀過福。轉瞬時非。依然受貧。金銀未蓄。尙多虧損。珠玉纏身。一去無存。昔不知儉。今儉亦難。昔常笑樸。今樸亦寒。絲帛不惜。今歎衣單。酒肉之交。時敗則散。當年聚首。今各一天。半夜三更。徒悔前愆。悔愆尙是。性不終死。靈滅盡者。不知返思。反怨天地。授我乖時。自恨運苦。自歎運遲。忘記初年。福祿豐期。毫不知惜。毫不知時。任情繁華。滅死性。

花。心。花。發。見。惟。知。繁。華。終。身。福。祿。十。載。烟。霞。轉。瞬。雲。
散。徒。怨。無。家。過。福。有。報。暴。殄。有。罰。笑。儉。爲。過。譏。樸。爲。
失。過。福。過。失。皆。有。報。時。餘。福。盡。滅。餘。祿。亦。刪。受。些。飢。
寒。歷。些。艱。難。前。罪。報。滿。再。定。後。緣。繁。華。害。性。如。是。之。
險。何。苦。自。溺。不。知。從。儉。一。害。性。靈。絲。毫。不。見。此。五。害。
性。也。

第六件奢侈動之害性

奢侈之心。雖由風染。不知尙儉人之同然。侈心發見。

能昧性天喪事從奢。人子之偏。婚禮從侈。父母心田。哀爲盡孝。祭須言虔。默體親心。默想親言。莫改親道。常泣終天。不奢不侈。是性本然。今奢昧性。絲毫。不見。靈光滅絕。與世爭艷。喪祭冠省。財傾百萬。棺槨衣衾。資費萬千。絲帛焚火。燒燬無完。僧經道法。孽言日念。曰。世風如是。難從樸儉。此爲冥福。是方足觀。人死之日。是者多難。此亦人子當孝之先。性靈死竅。良善盡瞞。區區盡此言孝言賢。父母遺言。置之不管。父母善。

道棄之不言。三更不想。祭期不虔。音容笑語不記心。
間。父兮教我。母兮育我。報德有無。拂逆有諸。皆不知。
思。皆不知。贖不孝過端。造化未忽。親歿天償。孝逆兩。
途。一點孝心。三年不變。天還美遇。十載方完。一事悖。
逆。釀成罪愆。親歿懲罰。十載風沙。性靈所知。思親思。
訓。奢心滅靈。一點不存。爭奢鬪艷。葬親尙文。如非哀。
事。如鬪人心。欲人誇艷。欲彰美聞。不惜金銀。買譽買。
文。不惜絲帛。飾儀從新。性死何地。如是奢心。是屬何。
道教真派。

事泣血之辰。此何人斯。心鐵如針。遭此大難。居然言
文爲父母者。教子無方。由子逞侈。薄待他人。溺愛不
明。儉樸不存。性靈掩昧。無隙無明。嫁娶婚冠。與世爭
風。不惜金銀。百端賠送。不計資財。百樣粧奩。長女驕
心。逞女侈情。視事皆易。錢皆易生。安然坐享。視爲應
承。姑息驕養。不樸不勤。姑應何侍。夫當何從。皆不知
教。皆不知明。父母所示。驕養侈情。直視夫家。當如親
同。姑當客待。夫當依從。稍不遂志。怨恨叢生。誇家富

有稱粧奩豐。驕人傲物。笑樸怨窮。養女不淑。父母侈成。及子婚冠。百計從豐。已居陋室。爲子煥新。已收殘物。爲子彩屏。不教禮義。不教唱隨。引以侈美。誘以侈心。反曰。爲子正室。是屬大倫。子心情欲。爲世已引。父母助長。從美從豐。視財甚易。視錢如塵。倚親培養。直如當分。再言樸儉。置若罔聞。初猶納氣。常則氣嗔。反曰。人得父遇。衣食稱心。吾遇父遭。言困言貧。此等孽語。父母侈成。爲人子者。葬親從奢。不知孝思。明性明道。教真派。

靈爲父母者。不以孝示。不以禮箴。以侈是誘。無教無
型。葬親者。子育子者。親皆務奢侈。喜豔喜文。自昧靈
光。自喪天真。靈光滅絕。尙侈尙新。掩此靈性。何年得
生。此六害性也。

以上六件。害性之端。若有一犯。卽滅性天。况六件害
性。犯之皆點點乎。修道者欲明性。莫爲此物所遷也。
可。

返求太極

太極二字。道書之孽語也。以字面言之。似屬深奧。其實無深講義。卽指兒童知識未開之時際也。丹道孽書。點染烘托。造成無邊隱義。大罪大孽。獲譴不知其造孽之著者。首以陰陽五行八卦立論。引得後生茫無門路。嗟歎牆外。以爲道教無限深微。研求者引入歧路。陷入迷途。丹道孽言。實堪歎也。夫太極二字。佛教不言。孔教不語。只孽板孽書。亂行批論。自恃主見。

妄立法言。日久年深。定爲修道之隄岸。其實一誤再誤。陰司記孽萬千。人生於世。靈明乃天賦之真。氣血乃父母之體。除此二者。空空無有。水火金木土。分成心肝脾肺腎。生生不已。氣血循環。所以別爲五行之稱者。岐黃內經。演講醫術。曉示後人。得悟造化之理而已。別其名曰金木水火土。於人靈性。毫無所關。八卦定向。剖別二十四候之運轉。陰陽寒暑之變遷。歷數有憑。氣候可驗。人爲地產之一物。隨其氣候變遷。

以暢其生長。岐黃演經。醫術之驗。於人靈性。亦無所
關。綜其大綱。天賦我一點真靈。孔教曰性。佛教曰靈。
道教曰丹。名雖不一。理實相同。無他只天賦之真耳。
昧此爲罪。爲孽。佛教演法之言。喪此爲奸。爲惡。孔教
警世之語。黑此同禽同獸。道教訓戒之箴。道教之立。
首日天皇。闢宇宙之初分。立萬世之常法。惟其時風
淳人樸。人世兩純。書無連篇累牘之文。字無真草行
楷之分。鳥獸同居。蠻苗同處。熙熙皞皞。舉國一家。靈

性命數告滿。一點真靈。永耀世間。膽大祖師。造孽不淺。畫圖留象。污性污天。強人修體。硬返童顏。剖別部位。一步一言。已闢闔者。法使再闢。命離性者。術使重還。焉有此理。闢可再闢。世界可驗。闢闔至今。童體喪元。除非闢闔。重再立天。祖師造孽。欲世返前。仍如遠古。混沌之天。豈有此理。膽大妄言。書留世界。祖師之緣。緣緣相報。無日期完。欲返太極。去問性天。童體聚時。心地何象。見苦知傷。見殺知懼。不似如今。

無因無緣一氣相終始。天性樂陶然之氣象。殆不可得矣。天耶人耶。誰實爲之。立成世界之塵寰耶。是亦闔久則分。自然之運數也。道教立於天皇。只以靜養天機。範其世。若後世之所謂善惡。奸邪。凶殘。貪狠。欺詐。奇巧。忤逆。孽愆。皂白。美劣。是非。邪正。種種弊端。於其時。尙皆言不及此。清靜虛無。恬淡靜養。如是立教。足範人心於不死。養靈性永得全矣。文字尙無。教無著說。無法無術。無理無詞。道在君相。斯言當不誣也。

降及周末。世道人心。復又大變。卽人心初出。道心初
隱之景象。已失之萬里。邈不可及矣。大氣污黑。天機
盡泯。舉其顯者記之。凡古所不知者。於其時盡皆開
闢。卽今所趨下者。於其時盡已開基。篡逆則子弑其
父。臣弑其君。淫亂則父奪子妻。下蒸其上。奢侈則瓊
臺瑤室。珠履鵲冠。欺詐則隱惡飾非。取巧嫁禍。去黃
帝只過千年。兩相比較。人心道心。差萬千矣。道教無
旨。靜養是宗。若是人心。區區道教。難施補救。宣尼出。

孔教開。倫常定。篡逆懲。邪正辨。欺詐平。一座橋梁。垂
之世界。全無阻隔。在人來投。雖其時世界不樸。氣運
太乖。阻擾明途。生出無窮之隱路。以惑世民之取就。
一誣橋梁之蹬階。報逆孽之修途。阻奸邪之明路。天
生楊墨荀告。以惑人心。而大氣循環。尙欲爲後世人
民立一明途之階級。故孔教一時未顯。數百年後。終
得邪說定。橋梁明焉。道教無書籍之留。恬淡靜養。範
之遠古。而後世宗教者。目之曰清靜虛無。難以範。

世批評駁斥。指短言非。其實非道教無實修之功。乃
遠古無欺巧之詐也。文無簡編。語皆未傳。是所謂三
教並稱。沒一教。夫孔教有楊墨。荀告之亂道。而弟子
三千。擔道統者。顏曾思孟。數百年後。昌黎程朱。說雖
不同。理宗保性。又豈似道教。擔荷者。無人造孽。誣教
者。萬千哉。漢興之世。方士言術。亂講神仙符咒。驅邪
亂言。永壽。擔教者。無人誣教者。至萬。從此開世界道
教之孽言。公認道教爲長生之道。法千年百壽。鶴髮

童顏造孽語者。竟敢放膽曰。廣成爲首。商是錢鏐。周曰李耳。漢曰黃石。其實一人。來去千年。此種孽語。罪大如天。再其次者。懸壺有術。變化有法。未卜先知。神靈能化。傳其死者。形骸假脫。異日拋棺。無身無骨。異地能見。依樣人形。孽語孽言。點染萬端。不畏天譴。不懼神鑒。誣教誣道。實堪一歎。道失遠古。未留書傳。漢室當君。孔教一興。道教一染。至晉偏安。污道清談。迨及唐宋。各門祖師。亂講法言。誣道誣教。膽大如天。古

無文字。敢曰真傳。古無遺記。敢曰真編。亂起經名。亂
借道號。亂講太極。亂言真丹。敢指部位。敢言卦象。孽
種如山。還報無完。擔道者無人。誣道者放膽。一場一
萬二千里。殘磚斷石阻其間。道教污黑。祖師邪煉。煉
成精靈。投世償愆。各修大善。重明性天。稱曰成道。果
報未完。從此闢成無數法門。分成無邊迷岸。拜月禮
斗者有之。喚雨呼風者有之。驅邪符咒者有之。鉛汞
培丹者有之。務氣務形者有之。跌坐講法者有之。種

種邪修。皆曰道教之枝派。道教無書。遠古未傳。至今反釀出萬樣千稱。無邊之孽岸。噫。天耶。運耶。道湮無足惜。誣道實足。嗔他誤。茲不辨。先講太極名。

太極者。兒童知識未開之時際也。兒童知識未開。是何景象。蓋無奸邪欺巧之心。見愛則爭。見逆則泣。見親則依。見殺則懼。見怒則畏。見美則喜。雖知利爭與己美。以與親。其爭利羨美之情。皆出於天機之自然。不似知識開後。習染深時。復有一番經營佈置。欺僞。

巧詐出於人心私念之爭利羨美也。故太極以此言之。是爲道教之住脚。遠古立教之至真。若後世丹道孽書。不以性天立論。誤以命體研求。講解太極。硬使修道者。返求其體。仍是童時之卦象。已破硬使重圓。既闢復使再闢。敢畫圖樣。敢立模型。敢說部位。敢言景象。引入迷暗之鄉。涸盡生生之氣。因果有憑。造化能緩罰歟。一部孽書。罪定不朽。請君細驗。劫難臨頭。祖師來救。同受天收。收入陰司。各查罪否。造功化劫。

福享千秋。千秋數盡。仍稱罪首。夫童體構成於母胎。因的一聲百骸成象。一周圓滿。情竇自開。乾坤闢闔。出自天然。性離命府。升至頭巔。命結腎宮。氣自循環。生生不已。造化天然。循環百歲。命喪地泉。受死斬者。鬼神司劍。參苓雖效。難逃法嚴。速其循環。奪其性天。鑿喪歸陰。果報昭然。保全靈者。情竇亦開。命體結腎。五臟分散。一粒性珠。光射心間。作忠行孝。禮義雙全。慈悲愷悌。痛癢相關。稱佛稱聖。修仙修賢。如是明。

性。命。數。告。滿。一。點。真。靈。永。耀。世。間。膽。大。祖。師。造。孽。不。
淺。畫。圖。留。象。污。性。污。天。強。人。修。體。硬。返。童。顏。剖。別。部。
位。一。步。一。言。已。闢。闔。者。法。使。再。關。命。離。性。者。術。使。重。
還。焉。有。此。理。闢。可。再。關。世。界。可。驗。闢。闔。至。今。童。體。喪。
元。除。非。闢。闔。重。再。立。天。祖。師。造。孽。欲。世。返。前。仍。如。遠。
古。混。沌。之。天。豈。有。此。理。膽。大。妄。言。書。留。世。界。祖。師。之。
緣。緣。緣。相。報。無。日。期。完。欲。返。太。極。去。問。性。天。
童。體。聚。時。心。地。何。象。見。苦。知。傷。見。殺。知。懼。不。似。如。今。

見苦雖傷。轉念則移。見殺亦憫。嗔時則棄。一文不施。利劍敢提。

童體聚時。心地何象。見親則依。同胞則倚。不似如今。私妻私子。棄兄棄弟。父母之前。稍知盡禮。卽曰孝的。比較童時。差之萬里。

童體聚時。心地何象。見利知爭。不得則泣。絕無他心。稍參人意。見美則羨。弗獲不怡。絕無他心。稍參人己。不似如今。爭利不得。瞞心昧理。羨美未獲。巧詐貪欺。

童體聚時。心地何象。見童則親。愛同一體。怒則泣。詈
證白己理。證白不勝。哭泣不已。絕無他意。暗報於彼。
不似如今。與吾無關。則無顧意。其關心者。愛則欲生。
惡則絕棄。絕棄是淺。深則如敵。遇事施毒。方爲快意。
返太極者。快思此理。此理是否。速要修己。修到太極。
返童性理。旣返童性。尙多偏僻。養至無極。到聖賢地。
莫爲迷路。信孳不已。修童修體。無路無理。已闢闢者。
不能閉。自然開者。不能闔。祖師大孳。如髮之多。卽返。

童者亦爲有過。斷難不朽。稱爲彌陀。不觀土圻童屍。極多。未聞尙闔。依稱鬼魄靈性未洗。冤孽未磨。只說煉命是爲造過。噫。道教未傳。迷之遠古。數千年來。一爲方士造孽。一爲術法造孽。一爲清談造孽。一爲祖師造孽。他孽已漸消。祖師孽案尙未完。悠悠人心。誰爲之補救耶。良可歎也。

[illegible]

靜造無極

人生於世。所謂聖賢仙佛。不同流俗。稱獨高者。無他。只心地間耳。恃此心以教育世人。言施萬古而常新者。是謂之曰聖。是謂之曰佛。恃此心以拯救世民。功垂後世而不朽者。是謂之曰賢。是謂之曰仙。恃此心以安土地。振邦國。身死一旦而名不朽者。是謂之曰俊。是謂之曰傑。恃此心以明治法。訂典章。身死一旦而澤不朽者。是謂之曰功。是謂之曰德。恃此心以盡

義於己。全節於身。身死一旦。心昭天地而不朽者。是謂之曰忠。是謂之曰孝。恃此心以克己除欲。布公滅私。身死一旦。行昭世界而不朽者。是謂之曰仁。是謂之曰義。此心何指。天賦之性。佛教曰靈。孔教曰理。道教曰丹。其實一天真耳。此天真人人皆賦。人人皆存。其不能造到聖佛賢仙。俊傑德功。忠孝仁義者。無他。父母生我。成爲氣質之一蔽。見利知貪。隨性樹情之一蔽。幼而失教。養成習慣之一蔽。長而習染。爲風吹

迷之一蔽。他如聲色之引富貴之奪。皆蔽端也。種種蔽端。性靈明者。如玉落泥沙。埋掩千層。其根不朽。從學三教之書。以淘煉之。依然光純質潔。玉體稱全。所慮者。孽種前生。報償未滿。靈性雖賦。污喪不全。種種蔽端。再來牽染。根蒂不厚。腐朽泥間。此所以同具天賦之真。品類則有萬千等級之不齊也。既分成萬千等級之不齊。三教並明。橋梁並顯。其孽種前生。根蒂淺者。仍歎魔生阻路。功敗前途。況各教各有誤傳。日

久失迷其真路乎。道教無書。教迷遠古。祖師造孽。亂
講功夫。太極言象。已極糊塗。敢言道旨。妄言深處。亦
講無極。功極之處。毫無所知。亂指模糊。問各祖師。邪
修氣血。何人悟曉。無極功夫。皆是精靈。性未養足。過
孽萬卷。藏之陰府。稍立德善。暫居明途。千載善滿。慘
罰難除。又誰知曉。無極真路。皆未歷過。皆未嘗諸。不
知不曉。膽敢著書。悟會無極。盡失面目。今聞至理。修
者造諸。

無極者。孩提百日之象也。孩提百日。其象似何。雖未
學言語。未知欺詐。渾渾天機。然非毫無知覺。瞑目修
死之象也。是亦湛然靈明。顯然百體精神。有考哭笑
有知動轉。有靈食消有數也。只朗朗元機。渾渾知覺。
氣清識靜。一點天真。聚之形體間耳。故孩提死。謂之
曰全始全終。一段劫數。過愆罪惡。皆無可考。佛心來
者。佛心去也。自童年之日始。笑語有憑。知欺知僞。見
聞有據。知染知習。一點天真。隱之內府。情種心竅。根

生外途。驕養助情。習見情路。如是十年。性死無知。淺則言語忤親。重則禮倫不顧。羨華慕美。貪貴喜富。奸詐欺巧。淫慾過度。斧斤日施。砍性之株。性不昧者。靈能燭理。去欺去巧。去慾去己。嚴定法律。斬決情欲。拿住魔王。搜捕賊盜。一返性天。出心之竅。日坐公堂。審賊審盜。先監魔王。不使逞暴。後滅情根。掃清纏擾。虛懷虚心。嚴刑嚴律。如是清心。造無極地。一日之時。求靜不已。靜則魔藏。動則氣張。氣張之時。魔遂隱見。魔

既隱見盜隨紛攘盜一出攘賊助猖狂故佛道二教
皆立坐功非如後世之誤傳非如祖師之孽法修死
邪煉各陷泥沙用此坐功下乘之法爲靜我氣爲清
我心爲絕我念爲洗我私不是坐功卽修佛地只爲
靜養得滅邪思非使瞑目如土偶泥要似孩提活潑
潑的知識湛然靈明昭顯不能言語神凝中間無念
無思清清淡淡身處災難性不離天身居市場心若
深山位至三公如履貧賤名污一旦視之淡然天地

雖大。盡包心間。名利之豔。一絲不纏。此種形象。無極本然。如孩提面目。得失不管。光明明的一點性天。此種修途。在靜坐參。靜中求靜。掃念掃纏。睜目防失。閉目學淡。惟此心性。日要靜參。靜非學死。陷入佛教之誤傳。靜非孽法。再造祖師之孽。愆祖師孽修。遺害千年。凡坐功者。多求有見。空空心地。硬入邪緣。緣爲祖師之孽。因丹道各書。誤之太遠。誣盡蒼生。無明路滅。人靈性不見天。亂言太極求童體。悟會無極無實跡。

一迷數百載。不知無極理。探道教者。撇開迷途。速修無極。

[illegible]

溫養火候

人之生。具此靈性。是爲天賦之真。秉父母之氣。是爲氣質之濁。幼童驕養。成其氣質之偏。是謂之生性。長而習染。開其氣質之識。是謂之物欲。體質生於胚胎。由慾而結。故見色知愛。是謂之曰情。血氣鍾於父母。隨質而賦。是謂之曰力。靈丹居住。至安之所。是謂之曰心。靈明上升。住腳之處。是謂之曰腦。統一人之五官軀體。無不各具知識。各有所司之主權。總權則分。

爲二。一爲性天之元靈。一爲體質之生性。性之元靈。爲天地之所賦。體之生性。爲父母之所鍾。各司總權。各有輔助。天地元靈之總權。所司者曰慈。曰善。曰公。曰理。其輔助之人。曰心之虛謹。氣之平和。智之孝悌。感之悲慈。四相輔助。元靈爲主。生性之總權。其所司者。曰氣血之濁。情慾之戀。矜恃之氣。暴戾之力。其輔助四人。一曰念。二曰慮。三曰思。四曰意。四相輔助。生性爲君。此二總權。一由天地之所賦。一由父母之所

鍾各居主位。各使輔佐一人之身。分爲二國。一國名曰先天。一國名曰後天。先後二天景象不同。各有天地。各有君民。元靈行治法。養育人民。以滅生性之敵國。生性施血氣。養育人民。以滅元靈之敵國。二國不並立。生性力常強。氣質爲生性。名號曰魔王。念慮思意。是輔佐。卽是賊盜。助猖狂。魔王乃氣質。賊盜是念意。念中意一起。隨即奏魔王。魔王傳諭旨。去遣血氣官。血氣之官爲勇將。常奉魔旨。坐公堂。非行賊之念。

卽行盜之思。素聽物欲之指使。最任情慾之妄爲。舉國無白日。暗昧無所知。今奉魔旨。覽摺奏。遂坐公堂。閱奏詞。其奏詞曰。天地原不見鬼神。原虛語。償還本迷信。罰報本無律。何事不可作。何念不可起。奚必拘守心。爲些喫虧理。愚人不自悟。日講鬼神迹。硬說天有眼。報應不爽的。其實彼自迷。不察事之宜。公平無利益。饑寒誰能依。日講存好心。饑餓無人倚。滿口陰騭文。貧賤有誰提。某人行惡事。車馬現得意。賓客滿

門庭誰不將首低。莫言後嗣事。眼下是實跡。只要得
利財。卽爲事之宜。無財難活命。是屬切實理。只日行
道德。難保餓與饑。此是賊盜奏。奏詞中之理。血氣勇
爲官。旣勇能奉旨。遵旨今閱奏。閱奏盡合宜。物欲再
旁引。情慾再常起。血氣官放膽。奉旨逞勢力。按照奏
中言。一一行到底。上有氣質瞞。下有慾泉湧。舉首不
見天。信爲真無日。一亂數十載。百歲方始息。性居海
之濱。不知人幾世。直到百年盡。閻王罷命拘。性方隨
道教真派。

命去。始知數無餘。空來一次世。未獲掌權日。彼國所用事。一字皆不知。彼國爲氣質。魔王是別稱。及至命死日。氣質無有餘。只剩一點氣。具點先天理。造下萬端孽。拘性去償抵。氣與性合一。二國成一理。再拿盜賊人。空空無實跡。再懲魔王權。身死無有己。徒跪淚滿胸。誰能來救你。泣禱閻王案。恩怨施一線。掩卷緩來罰。投世定贖愆。旣立此大願。閻王必施善。大孽暫不罰。只定各小緣。命彼投塵世。明性去培善。造下陰

功德來抵此孽愆。靈性至此無別盼。只盼投世擴性。
天首報父母恩。還我有身德。溺愛吾固孝。虐待吾更。
虔爲化吾氣質。好奪魔王劍。次知不怨貧。知還前生。
冤。困苦加我身。忍受心常甘。好奪物欲引。滅此盜賊。
纏。見色不敢思。知淫報最慘。速滅我情慾。性天好不。
染。虚心謙謹盡人倫。隨緣理事公平心。見善則作不。
知貪。捨己從人結大緣。陰功陰德記心間。一毫不欲。
人來見。顛沛流離認命苦。甘心贖孽了前緣。一段善。

心牢穩記。再投人世定贖愆。性靈跪階不知起。善心
善念誦百遍。恐投人世忘記了。未贖前孽又添緣。閻
王催迫速下去。性靈欲弗離階前。誰知跪至千百載。
不投人世孽難還。鬼卒驅下閻王殿。善念存心誦萬
千。誰知一投母之胎。血氣所鍾包本來。情慾成質稱
骸骨。父母鍾氣稱氣質。無知之歲親痛癢。饑寒在意
慰貼時。病則求醫悲心集。藥則溫煖慢來提。口口喂
食恐不化。小心在意防成瘡。親欲耐寒恐冷子。親不

先食恐兒饑。加意調護成兒身。父母之恩真難題。保
到十年言就傳。貧苦無資苦來提。欲稍明義兼識字。
皆爲兒後衣食計。兒真有才得意時。親早骨埋土泥
際。曠業不學忸親心。扑責不從任己意。親心此刻碎
如灰。重責傷兒悔難及。輕語輕言兒不理。輾轉心頭
誰來體。兒去從學親心歡。溫湯煖飯待兒郎。詢問學
堂所學字。恐兒忘記師責傷。如是苦培五六載。爲兒
置事費商量。勉進有爲親心喜。怠廢無功親心灰。一

昧性天要逞己忤親自幼習成的。中年世染又漸開。
情慾紛爭掩本來。父母恩情隨流水。私妻溺子忘性
天。爲贖孽愆來投世。小疵隨見少美緣。點點煙雲無
美境。皆是前身小過牽。大孽大惡案未展。立願投世
結善緣。依然父母之氣蔽先天。情慾成質慾常牽。念
慮思意助魔王。稱爲後天一國然。再加困苦無美遇。
冤魔纏擾阻其間。靈性益容黑。天機益容掩。魔王氣
更濁。賊盜意更偏。當年苦跪閭王殿。善念雖記誦萬

于此際良心爲氣掩。能否掃盡萬層山。一掌靈光三尺劍。斬盡賊盜造善緣。賊盜雖擾爲四相。總權仍在魔王肩。魔王爲氣質。成身之後天。盜賊雖可斬。魔王焉能完。有身卽有質。卽爲有後天。不有溫養功。魔王焉服管。今闡溫養功。暫不指孽言。

溫養者。乃溫養氣質也。火候者。乃溫養功夫也。丹道孽言。誤以煉丹如煉金。溫養火候要穩平。火居爐鼎烹煉名目。孽言誤世。字字可誅。夫害性天之勁敵。孰

有大於氣質者乎。情慾物擾。不見自能不牽。世樸自易防範。惟此氣質。成我身之形骸。是所謂後天之祖氣。不關情慾之擾。污染之牽。秉賦之初。包此性靈。結成此番之氣質。此氣動時。雖聖人之教。王法之嚴。皆弗能束。恆能任一己之性。獨斷而前。刀鋸斧鉞。曰孽。曰愆。濁性之發。所不顧也。故結命冤者。一結數條。其磨刃設計之際。舉刀下手之時。非不知國法之嚴。冤魂之纏。居然刃入人身。心仍不輟。血流滿地。氣不稍

還者無他一時氣質之發。有如山嶺之崩。勢莫能阻。河流之湧。隄莫能防。真所謂風雨之迅急。萬鈞之力。量也。他如造孽造淫。昧理昧天。其心地間未嘗不以此事爲罪。所行爲非。惟其氣之一動。鼓盪心間。雖明知還報不遠。妻女眼前。其一念莫遏之情。統妻女還報惡孽因緣。而不顧者。無他。亦此山崩莫遏。水湧莫防。風雨之急。萬鈞之力。一點氣血之濁。助其間耳。推而考之。卽如貪財貪利。施巧用詐。行欺作詭之心胸。

無一不似此命淫二孽起念之始。實行之際。有一番山崩莫遏之情。水湧莫防之勢。如風如雨之急。萬鈞千斤之力。一點氣血之濁。主之心地間耳。此氣此質。此濁此力。既具如此絕大之權衡。絕大之力量。主之心間。滅絕而掃除之。因爲生身之體質。又弗能掃除。而烏有鎮壓而降伏之。又有萬鈞之力量。弗能壓制而降伏。故於此欲平其氣質。露其性天。除施一溫養之功。斷難濟也。何爲溫。何爲養。此間功候。端由靜坐。

中來。夫靜坐乃去念。去慮。去思。去意。清心靜氣之功。夫也。何亦關溫養後天氣質之功。修乎。蓋靜養之功。果勤。則氣常清。神常定。此氣之清。非後天氣質之氣。乃呼吸周身養體之氣也。清此養身之氣。靜此靈明之神。神氣兩清。本體之氣質。隨之淡定而無力。靜此一番功。削彼一番力。靜至千萬功。消彼萬鈞力。神氣永能清。意念永能淨。空空洞洞心地中。氣清神靜。似水平。氣質後天濁。隨亦淡如風。風來絕無力。最怕功。

不勤。靜坐功不勤。念慮必稍生。念慮一稍生。風來將
要猛。風猛亦無知。日漸日失性。欲溫養。先學靜。念空
意掃。神安寧。風定雲歛。月自明。此火候爲實功。功夫
到此。氣自平。莫信孽語書。鼎爐火候。比真功。誤世誤
人性。不明造孽。造罪無日清。要修道。門教速養此靜
功。何患風不定。那怕氣難平。一贖前身案。千層不爲
氣質陷。不爲賊盜阮。悠悠心地無極中。行孝作忠兩
能盡。陰功陰德造無窮。再返閭王殿。案卷一償清。

降龍伏虎

人之初生。無知無識。一無極也。童年天機。一太極也。氣質成爲生體。溫養之功。須勤。情欲習於見聞。戒染之力。須堅。靜功。勤戒力。堅反求童性。造無極。無極理。在靜中。以靜爲修途。隨緣理事。求大公。一了人世事。守我本來空。空空洞洞。保真靈。靈丹不昧。是真功。所怕者。世事乘塵緣。紛一點靈明。不能呈。那時際。靈光隱。爲世蒙。世事何所指。先曰繁華境。次日女色情。蒙

蔽性靈不能生他如仕宦途功名重。不管天理性。只講王侯公。民命不知惜。貪利心敢逞。命寃不顧。仗勢而行。賄往賂來。良心不生。飲民血。食民膏。壞良法。創苛政。性天不計。只顧身家。案卷積如山。毫不細考察。日日賓滿座。詩酒務奢華。逸己體。快己身。陷民水火。日種過因。督兵將。掌權衡。隨己心。逞己性。鞭士卒。任意行。斬決案。軍律秉。喜怒因。心不管。性號令。施渡江城。田苗壓。擄掠民。強買物。奸盜淫。民泣訴。法不懲。倚

勢衆小視民。汚良爲盜。貪立功。肆行殺戮。逞殘凶。多
殺降卒。天心忍。聽兵焚掠良善。泯商賈輩。知營私。日
日常把詭計施。害人知利己。貪財耗心思。欺巧貪圖
瞞性理。子孫賢愚不防及。工匠流壞心理。只知財利
歸於己。稍拂意。損材壞物。敢昧理。隱己能不施技。百
端利益方適意。虐工徒如仇敵。稍拂意。鞭朴及他人。
子不關己。待若犬馬。苦相欺。造孽者敢放意。逞淫心。
不顧理。壞人子。污人體。不畏王法誅。忘却鬼神忌。回

首看子女。風流孽來抵。仕將商工。既有是欺。推及他業。各有昧己。昧己心。害天理。此心由何生。不關氣質濁。不關情欲纏。因風習染。心變遷。塵緣纏擾。永無完此心之變幻。謂之癡。嗔。貪。癡。嗔。貪。難斬斷。飄飄蕩蕩。居心間。無實跡。無定向。隨塵習染。隨世往還。世態樸稍得安。世風變。遂易染。變成何樣。預難言。此是龍隱雲間。修道教。要防染。幻生心地。與世牽纏。隨波去。遂放膽。膽是虎。敢行緣。一染塵孽事。償報總無完。你造

過鬼註冊。因心變幻。造因緣。憑膽實行。成過愆。天地
神早鑒。罰你再投世。依樣去償還。你看龍虎孽。可歎
不可歎。冤緣償報。性靈掩。掩至靈性不靈。方是完。降
伏功。莫稍緩。降伏此龍虎。塵緣始不染。心性方日定。
塵緣方不牽。心性能定。性能全。各樣陰功。始可建。此
是龍虎喻。莫信孽書言。亂講實象言。水火伏虎降龍
造孽過。速回頭。修性果。一登清明路。一掃暗鄉魔。祖
師惡孽。今不言。暫講降龍伏虎篇。

塵緣變幻無常。我心隨之牽纏無盡。是曰龍。我心既牽纏無盡。因而放膽妄爲。是曰虎。降伏之功。其要有四。

一宜日誦感應篇

二宜勤修無極理

三宜防世態

四宜勤修己

四要合一。是爲降伏功夫。

一宜日誦感應篇

夫誦感應篇。非取多誦遍數也。日懍斯言。奉行是謹。凡有不合。悔而自責。如是防閑。舉仕將商工。以及各業人等。於日理職業之際。自能降其龍幻。伏其虎膽。二宜勤修無極理。

夫勤去靜坐。爲造無極。此種靜功。不可認爲近世誤傳。視爲修行成佛成仙之孽語也。蓋無論何業人等。皆當暇則靜心靜氣。以養元靈。省得無事閒居。或相

聚諧談。或亂行思想。消耗心神也。果能勤其靜坐。則心地清。神氣爽。自能於應物時。龍可不起。虎可潛藏。

三宜防世態

夫世態變幻。爲外象之龍。我心羨豔。爲內象之龍。皆變幻無窮。鬭爭無盡。貧苦者。以爲稍獲盈餘。吾將適意。及獲盈餘。則想萬千。卽至萬千。將比之富戶鉅紳。尚多減色。相形之下。依然世態難堪。於是龍心變幻。心志無日言滿。故仕將商工。無論何業人等。貪欺無

盡皆因此幻無完。於是放膽行欺。虎猖其間。因之過記萬卷。世世償還。故當嚴防其幻。日立規章。

計開

第一規章。無事不著華服。去奢從樸。以清世態。以降龍虎。

第二規章。無故不宴賓客。戒動求靜。以清世態。以降龍虎。

第三規章。不起爭心。日日知足。常退步想。淡競

爭心。以清世態。以降龍虎。

第四規章。不知務名。時時防失。深恐名裂。一旦
悔無及時。以清世態。以降龍虎。

右規防世態。不爲世態纏。嚴立此規章。奉行弗稍間。
遵章求儉樸。淡定求性天。心自不幻。塵自不染。凡仕
將商工。無論何業人等。皆當遵行。以降龍幻。以伏虎
狂。

四宜勤修己

夫修己功夫。卽反求童性。靜造無極。溫養氣質。力戒物染之實修也。此實修能力行。則變幻自能不牽。力行之規。其條有四。

計開

第一條勤靜坐。夫靜坐。旣非修道成佛之舉。乃清心靜氣。省耗心神之修。則無論何業人等。必不可稍懈。故以此爲勤修己功之一條。

第二條宜防失。過失小愆。人人不免。清心靜坐。

細細考驗。日有幾次。近失近愆。拘管心地。不使放膽。是爲勤修己功之二條。

第三條宜修善。夫修善則祥。作惡則殃。千古定評。無庸待辨。惟修善似建橋梁。功修萬里。尙未言全。雖差一步。未達彼岸。恃以渡水。依然溺漚。必造成功。方可登岸。否則施雖萬貫。功未云滿。依然無濟。仍是枉然。虔此全善心。龍自不變幻。是爲勤修己功之三條。

第四條勤造功夫造善恃財去修至造功則不
關施予乃隨事所布之功德也此種功德以不
求人見不欲人知爲實跡爲仕者暗救民艱隱
行民益爲將者暗卹士卒隱除民患爲商者暗
行方便隱示公平爲工者暗盡己能隱卹人子
無論何業人等皆可隨己之職業暗施人益隱
行德功虔此造功心幻心自不見是爲勤修己
功之四條

右條修己。勤勤要專。心專在此。一塵不染。塵緣不染。心靜常安。凡仕將商工。無論何業人等。當勤此修。以降龍幻。以伏虎狂。

以上四要。一誦感應篇。一修無極理。一宜防世態。一宜勤修己。四段降伏功。龍虎定能藏。是爲真道理。能使性靈昌。不可信孽書。亂批龍虎象。不知掃塵緣。只向形象想。祖師造大孽。道教無明天。今闡龍虎理。世人其細研。

積功累行

人之初生。陰陽定其位。五行成其形。靈性聚之心竅。無塵無染。一至潔之丹。迨至童年。欺僞蒙其性。習染掩其靈。遂使至潔之性。受塵蒙垢。不顯其真。情也。喪其德色也。喪其理。功名富貴也。喪其公財。源利益也。喪其平靈性。原一點之微。喪失之端。若斯之衆。遂乃日失日遠。日迷日迷之至久。至性不發。於是昧理喪天之事。遂敢放膽去作矣。其膽一放。靈性益迷。靈

性既迷。膽遂益放。故一世行爲。無天理之善。盡孽惡之愆也。此孽此愆。事過時遙。吾心久已忘記。閻王冊籍。未遺其一。瞑歿魂靈。跪階閱籍。件件註記。無一事迷。彼時心地。只剩天理。所造孽愆。誰爲之抵。投生人世。因果不齊。公伯王侯。將相之裔。亦有缺陷。長短不一。富商巨賈。田畝千畦。中藏缺欠。世世不齊。下等人品。益形難堪。一世苦者。一世賤。十載甘者。十載甜。回首細思。節節可慘。有兄弟者。或受其纏。有妻子者。或

爲魔端。仰首問天。令人可歎。工徒役婢。受人虐殘。奔波逆境。抑鬱倒顛。冤孽纏者。冒爲罪犯。監責流徒。悲苦交連。宿孽牽者。屢起災牽。百骸不適。醫藥難堪。代命冤者。冤魂不散。成瘋成廢。日日糾纏。有淫孽者。淫孽相償。妻淫女蕩。日日心酸。饑餓苦寒。暴棄之慘。火焚水溺。害命之緣。如是不齊。品類不一。爲何逸安。相差萬里。皆因前生。所作喪理。如是細察。卽得實迹。今生忍耐。功籍速積。積功累行。宿孽可抵。抵淨前生。方

可見性。稍有一件。抵還未清。念起心頭。來阻修性。此
念。一生。氣隨來。濛氣一來。濛情欲紛爭。情欲一爭。天
機遂隱。此種關鍵。一死一生。理透掃念。靈性復呈。氣
濁迷性。靈遂不明。盜賊一一。漸漸來逞。到那時候。魔
王用事。性益難徵。一失萬里。復蹈前生。接爲孽惡。又
造一生。三生合報。性焉能靈。投生人世。氣質不清。毫
無靈慧。糊塗一生。一生糊塗。是性不靈。賊盜魔王。依
樣之逞。益易爲惡。益易孽種。轉去轉來。同禽同牲。噫。

過孽積萬。何年是清。

聖清宣統三年七月望日。掌道教主。賜萬世培靈贖孽之法。曰。萬世人民。其知積功累行。條目臚列於左。

第一條。報父母之德。忍苦耐勞。曲體親心。十年不易者。大功百。抵宿孽百件。

第二條。聯情骨肉。忍苦耐助。十年不易者。大功五十。抵宿孽五十件。

第三條。全人骨肉。忍苦耐爲者。一事實功百。抵宿孽

道教真派

後編

第十六章

三十二

五十件。

第四條。全人貞節。忍苦耐爲者。全一人。實功百。抵宿孽五十件。

第五條。救人一命者。一次。實功百。抵宿孽五十件。

第六條。解人一冤者。一人。實功五十。抵宿孽五件。

第七條。作一善事。一方不朽者。一年。實功五十。抵宿孽五件。

第八條。出一善言。指人迷途者。一事。實功五十。抵宿

孽五件。

第九條。化人行善有效者一人。實功五十。抵宿孽五件。

第十條。勸人改惡有效者一人。實功五十。抵宿孽五件。

第十一條。仕將商工各業人等。盡己之性。克己之職。無欺無僞者。大功百。抵宿孽五十件。

附註仕將商工各業人等。不盡己性。不克己職。欺

天害理。作孽結冤者。記大孽一百。

第十二條。仕將商工。各業人等。維持一方風化。功救一方人民者。大功百。抵宿孽五十件。

附註仕將商工。各業人等。敗壞風化。擾害人民者。大孽一百。

第十三條。刊真正善書。無疵弊者。一版。實功五十。抵宿孽五件。

附註刊淫邪丹道四種孽書。一版。記大孽一百。或

刊有疵之善書者。不記功外。按疵弊輕重記過。

第十四條。印真正善書。無疵弊者。百部。實功五十。抵宿孽五件。

附註印淫邪丹道四種孽書。百部。記大孽一百。或印善書有疵弊者。不記功外。量疵弊輕重記過。

第十五條。焚淫邪丹道四種孽書者。一部。實功十。抵宿孽一件。焚板一。實功三十。抵宿孽三件。

第十六條。見各種道門之人。送以三教真傳。化其半。

道教真派

後編

第十六章

三十四

生迷誤。出其孽途者。救一人。實功五十。抵宿孽五件。
第十七條。廣印三教真傳。普送各方。補救各門祖師
之愆孽者。一部實功十。抵宿孽一件。翻刻一板。傳流
無盡。供人印刷。以明道教。以補祖師之孽愆者。一處
翻板。實功五百。抵宿孽五十件。

第十八條。刷印三教真傳。普施各教各門之人。以化
除暗鄉者。一處滅一道門。出資印書人。按一部十功
外。另註實功八十。抵宿孽八件。送施人。實功百。抵宿

孽十件

以上條目。臚列甚明。世人力行孽了三生。靈光能聚。性理復明。修道教者。要種功行。莫信丹道。孽言萬種。修命修體。稱神稱聖。細察各門。邪修精靈。功云滿日。實不超昇。皆是造德。抵孽從輕。暫居福境。孽言討封。神乃靈體。何待人贈。此種孽言。極屬無憑。亦由祖師。靈未修明。造些孽法。難脫紅塵。故魂靈無定。幻影幻形。飄流百載。案卷方訂。當受何罰。當受何懲。受苦海。

劫轉文人身待立功德救世救民孽愆有抵方定福
境丹道書存案仍未清何時書沒案結紅塵方不投
世受劫受懲祖師已誤泣亦爲空惟盼世人速速夢
醒積功累行挽祖師惡孽抵自己前生

造德補愆

人自童年之後。天機日昧。性靈日隱。見聞皆奢靡之端。習染皆欺僞之事。迨至童體喪。知識開。少艾慕孝悌。泯於是一言。則及於色。一動。則及於淫。童年之念。想多乖。孩提之本來。悉隱。及至中年。財利欺僞。以昧其天。趨巧競爭。以迷其性。言語動靜。無一存誠。滾滾紅塵。紛馳世事。妻子以奪其性。家室以擾其心。世態以淆其靜。因逆以亂其情。性靈一點。居之心竅。如理

亂絲不知何是。迷迷濛濛。隨心地之氣質。理是非而定。皂白矣。自以爲是。性何能辨。自以爲理。性何能言。氣動不平。設計能防人命。波翻慾海。用謀能染人身。推及於微。一念之生。利欲歸己。一心之動。害欲與人。言則欺巧。失真。昧天瞞性。行則暗私。詭僞盡詐。盡貪施於人者。未嘗反己。處於己者。不知量人。盡是私心。不關天理。無非利益。弗顧良心。蕩蕩悠悠。轉瞬暮期已至。真真僞僞。一心難語公平。旣爾晚景。言衰血氣。

云老。一生事迹。耳目言昭。或過或失。何善何妙。或愆或孽。何德何好。昭人心地。公評難逃。綜稽一生。過愆所造。件件可考。筆難盡描。然此過愆二字。又不能言不稍犯也。從古至今。幾歷國朝。億萬生靈。死生不少。是何人斯。盡堪言妙。由童至老。過無絲毫。高出孔孟。行過佛老。毋庸卒易。大過云消。不關人知。幸無過造。不必言改。卽無一失。不必言更。日月無食。故聖至宣。尼人難比擬。不敢言無期。卒學易。歷數千載。至聖已

極兢兢恐過。尙何言彼。立忠孝者萬千。盡節義者近
萬。敦樸誠者萬幾。盡博愛者幾千。性能言盡。德能云
滿。惟此愆失。無敢言全。絲毫未過。念念合天。因此三
教。垂立箴言。皆爲防過。同是閑愆。千古奇人。過愆有
限。忠孝節義。博愛樸誠。大德大功。不止抵過。嗟彼庸
愚。慧少氣濁。自童至老。何一是德。言行意念。何一堪
賀。幼小忤親。忘養育德。童年識開。思情思色。中年習
染。謗善謗佛。學欺學巧。學貪學得。學私學利。學傲學

奢從妻從子。棄義棄德。私存私蓄。薄弟薄哥。敢出巧
言。毀訕善果。敢作隱行。騙利騙貨。敢施毒手。報答彼
錯。敢蓄毒心。洩己忿魔。念念皆欺。敢言質神。心心皆
巧。敢言天真。他如造孽結冤。天良盡泯。編淫著說。心
性盡黑者。尚不堪論也。庸流之類。舉半生已言。已行。
已念。已思之實事。五更不寐時。苟天良發見。由童至
今。一一詳察而嚴考之。有不心生愧怍。汗濕重衾者。
乎。噫。一世言行功德實修無幾。念思之處。過愆隨在。

皆昭。硬云修道修丹。儘可超凡得道。所愆所過。撇開一字不描。孽曰修卽是德。又曰道成培善。如是培善。何異凶年弗食。豐收待補其饑。貧時棄親。富貴再竭其養乎。並當造化。緩其罰。閻王壓其冊。一待斯人之修邪。修精及修滿時。仍待其修善修德。以贖其愆過。噫。造化陰陽鬼神陰律。何若是之私。一聽斯人之自便歟。是亦各門祖師。罪孽造其前後世之人。罪孽繼其後也而已。將見修未及半。天地循環臨頭。精未煉

成。鬼卒之簽奪魄。空歎善無一字。半生愆過昭然。修
陷邪途。數載暗鄉無補。吾知斯人修志原虔。皆因丹
道之書迷暗。魂魄歸陰。訴其過愆未挽。多是迷陷祖
師之孽言。陰曹獄審此間。將何以定其案卷乎。故一
人誤修。爲祖師添三分罪孽。一人傳法。爲祖師造百
世因緣。愷切陳之。世人有心。何不速速回頭。以挽各
門祖師之罪孽。一補己身已行之過愆乎。補愆之法。
曰造德。造德之法。曰養丹。條目列左。

計開

第一條。靜坐誦感應篇。去念去慮去思去意。以養靈。不陷丹道各書。真陰真陽之孽語。

第二條。合陰陽。養靜中之靈。爲合動中之靈。使陰陽二靈合而爲一。

第三條。濟水火。不入丹道各書。言水言火之孽。修使靈氣相合。閉目時要如是。睜目時要如是。怒目時亦要如是。

第四條。掃邪念。掃各種丹道孽書。修神修仙之邪念。堅守此書。養丹養靈之靜功。陰靈陽靈合一之靜養。閉目。怒目。睜目。水火相濟之實修。

第五條。壓邪魔。撇開丹道各書孽言孽語之大魔。壓制自己氣質血性之魔王。斬其魔屬。念慮思意之賊盜。

第六條。戒欺心。靈性具心之內竅。一言一行。一念一動。要光明正大。莫黑靈丹。

第七條。戒欺人。人受我欺。是我使心去欺他的。我雖得萬千利益。已先黑我靈丹矣。此條戒之。要十分注意。

第八條。戒色誘。丹道孽言。絕慾結精。千萬莫造。是孽。喪理孽人。多談色編淫。千萬莫種。是慾。念想莫及淫。見色莫艷心。夫婦之正。要戒過因。先賢保身戒。虔書牀第作金箴。

第九條。戒物遷。去聲色貨欲。掃淨情根。以守性。不羨

繁華不尙奢侈守禮盡義保我天真。

第十條。返求太極。靜考童年天性。此時所失有幾。愛親聯情。樸實慈懼。各種天性。速速返求。好造無極。

第十一條。靜造無極。勤靜坐。去念纏。要似孩提直性。天元機朗朗。蕩蕩坦坦。富貴不艷。貧苦極安。此心能受非常變。此名能容非常染。天地雖大。盡包胸間。如天之慈。如地之遠。一點性靈。蕭灑其間。

第十二條。溫養火候。氣質之血性爲魔。念慮思意爲

賊盜情也。慾也。習也。染也。皆助氣質以肆矜狂。故當
溫養氣質。滅除念慮。思意情慾。習染以造無極。火候
要時時盡力。莫懈。

第十三條。降龍伏虎。世態塵緣之象。變幻無常。人心
隨之變幻無定。是曰龍。人心既纏其變幻。因之放膽
敢爲。是曰虎。要降心之幻。伏膽之狂。降伏之力。遵龍
虎章所列四要。勤勤去修。

第十四條。積功累行。一世作孽。再世方還。今生不齊。

前生孽緣。孽阻我修。益易造愆。愈累愈深。靈益不全。終似禽獸。靈性消散。速遵積功章所列各目。勤累功。待抵銷宿冤。

第十五條。造德補愆。今生爲人。前冤不淺。惟待積功。抵銷各件。今世之愆。何日可追。惟遵此書。勤養靈丹。養一日丹。則少一日愆。天德遵書造。世愆自可免。積功不能補。宿孽尙待還。惟有勤養丹。自可少孽愆。

第十六條。勤行右十五條之事。不可心不專。不可功

稍間。能行至十載。自可稍露其性天。勤修至死候。或者性可全。最怕心不堅。中途或有間。若作孽一次。一世更難挽。先當定罰報。後再驗性天。造化施賞罰。一絲不能亂。氣質稍清者。快來登此山。

以上十六條。爲造天德。補過愆。抵宿孽。結大緣。闡明全書之宗旨。指明道教之路線。宿孽重者。不能管氣。質濁者。不能言。偏繼祖師。孽者。聽其迷。靈黑謗此教者。任其辯。一整道門教。垂留人世間。爲苦誠無路者。

引其線。改過自新者示其緣。氣質稍清者指其門。善
修已實者助其滿也。教旨闡竣。各門祖師同泣跪余
座之前。虔誠而叩曰。感教主施恩。銘教主賜惠。一整
萬世未宣之道旨。一明自古未傳之道教。一洗吾等
孽書之孽言。一啟後世自新之正路。乞教主施恩。懇
教主賜惠。吾等願同投輪迴。再受劫數。一擔教主之
真法。一焚吾等之孽書。從此吾等冤孽結清。敬侍教
主。可再不染塵緣。再受劫。慘矣。余掌道教。感歎孽書。

不憚塵染。指示真路。今各門祖師。同叩階除。盼一旦
孽案結清。萬卷孽書。焚無板無。一付篇無。半牘一淨。
塵世修途之孽路。一顯道教真旨之明珠。願亦甚美。
法亦言善。各門祖師。亦脫孽緣。不歷塵劫。常住清天。
奈塵世人。惡者衆。善者鮮。滅盡丹道書。誰迷孽人路。
今闡此道教。道教有明途。日久自能挽。丹道各孽書。
待當世界定。氣象清。邪說止。孔教明。彼時爾等同下
世。各人各掃各孽風。三教並顯日。美遇喜相逢。此時

道教雖垂世。根埋不朽。暫難興。爾等暫享清界福。不
必急罷願來明。各門祖師聞諭。淚滿胸。是此教主諭。
吾等案。仍無日清。泣禱階墀。仍懇教主施恩設法拯。
余觀各祖師之悔。淚滿胸襟。曰。爾等心志虔。贖過路。
有線。明日奏。

天庭恭聽

上帝判。各門祖師九叩首。重起侍立余座前。恭候
上帝旨。一洗受劫緣。乃於

聖清宣統三年八月朔日。余虔心定性。統領各門祖師。同叩丹墀。竭誠盡敬。跪奏曰。

直隸天津府天津縣。觀禮堂壇座。臣演說遠古道教。未傳之真旨。業經闡竣。指明各門祖師。在世所著丹道萬卷各書之孽緣。一示世界性靈清者之修路。書竣願滿。該各門祖師泣跪臣前。竭盡誠心。願各受塵劫。再投輪迴。各焚各門所著孽書板。一擔此部道教之真線。好削清孽案。不再結緣。是否可行。臣弗敢專。

仰叩

天恩一賜各祖師自新之贖路。

上帝頒旨曰。朕今訂案。列入道教真傳書中。使世界一觀於

是同乞施恩頒賜

御旨。旨下一道。余同各祖師叩首銘感。隨降觀禮堂。恭楷傳宣。

玄穹高上帝玉皇大天尊旨曰。察各門修煉丹道祖師人等。除考校宮臣呂巖。因德積九千餘件。敕授管理考校

道教真派

後編

第十七章

四十五

世界善惡事宜。永不投塵外。該各門祖師。所積不一。鍾離祖師。功積五千餘件。混元祖師。功積八千餘件。其餘功籍。造至千餘件者。有造至未過千件者。今察天庭清虛之府。各門祖師靈性稱全者。計一十五人。所有世界丹道。孽言之著作。垂留教門之祖師。因世間書籍翻印太夥。教門私傳盛行。功不抵孽。有已五入輪迴。靈性已散。入庸人劫道者。有已三入輪迴。靈性不全。已入士商劫道者。今既恩施世界。一指明途。

該各門祖師十五臣。所立投世焚書願。應難施行。自此部真傳行世之日始。飭考校宮另集一冊。分三等。挽贖。按清厯年終。功曹清查一次。彙齊入奏。按等給獎。

第一等。三丰祖師。混元祖師。千年福滿。查世界三丰書籍。混元道門興滅。再行定案。其餘各祖師。世界未傳教門。及無書卷者。案銷緣結。倘仍盛言其修。因道教真傳。已垂人世。該祖師孽法不究。

第二等。各道各門祖師著書留法。功善不抵孽者。共三百五十餘人。於陰司註罰之冊內。著明自此部真傳行世之日始。補救某教門中之一人。註某創教門之人功一件。十載一稽。彙齊若干。量削其孽籍。

第三等。自此部真傳行世之日始。凡有刊刻丹道孽書及刷印丹道孽書施送者。其人若未見此部真傳之書。仍按舊案嚴查註惡。若其人已見此部真傳之書。仍不回頭。仍爲各祖師添孽者。飭考校註記新冊。

不與創立孽法之祖師相干。察刊板幾部。印書多寡。害人重輕。單於該人本身。嚴定罪罰。應將舊案創立孽法祖師應得之罪罰。統記該人之本身冊內。此旨敕考校遵照施行。恭楷錄清。遵

旨列入造德補愆篇末。以供世觀。

世之修道者。速修己天德。一補今生過。隨時化解人。挽他無邊惡。一補祖師愆。一造己身德。果能絕丹道。闡論法門錯。此種大功德。亦能獲大果。善同救人命。

功同救人活。三百多孽冤。案卷無日磨。真若代焚書。
真若代滅法。拯救一人。陰律定善三百多。好機緣。莫
錯過。祖師沉海。贖無門。盼有今朝一善果。只望世間
人。爲彼代贖錯。吾人遵教修。既知造吾德。贖吾今生
過。三百多孽冤。何可視異國。同是吾同族。造下法門
錯。哭泣贖無門。迷性受折磨。吾若代補愆。卽爲救人
活。卽是菩提心。卽是慈悲果。一步登空入大羅。世人
速猛醒。先造己天德。先補己身惡。隨緣去救三百孽。

冤錯。虔修一段大功德。定獲一番大福果。醒與否。鬼神無如何。在自己福厚薄。福若厚。定從此教培佛果。福若薄。依然不返去。造新冊惡。一部真法垂世間。竟看世人福若何。

[illegible]

闡後世暗鄉

設教設門。立戒立法。舉先知先覺之靈慧。以恩賜後世。無知無覺之愚民。培其本來之善。助其死後之果。傳徒施法。補救人心。著書立傳。闡說言修。將我心所得之學。所見之道。不私一毫。盡傳筆墨。範人心於未死。示後世之依皈。世界功德。孰有大於此者乎。卽佛教著經。孔教立傳。無非是也。道教因傳於遠古。其時無書無字。帝王擔斯教。萬民樂成功。後世皆曰三教。

範中國其實孔佛二教傳後世。道教無傳久迷上古
矣。春秋時道教出人擔荷。是我老聃。彼時竹簡爲書。
字皆古文。筆無墨濡。率皆刀削。所著道德之經一卷。
其中義旨。本恬淡虛無。淡泊靜養以立說。施之外者。
無非曰。深藏善賈。大智若愚。國治家齊之條目。率皆
不言。乃余生時。去古非云甚遠。目覩春秋之亂。以爲
一時之變幻。轉過山頭。雲歛天開。當有日也。本遠古
各帝。範身處心之道以立說。擔荷一時。及世治氣清。

聖王御世。不至有嘆。遠古各帝。範心處身之道。一經
春秋之亂。湮沒而無從可稽。故余闡說數千言。避世
歸隱。藏姓名矣。又孰知造化有靈。早見及宇宙之氣。
清已弗能靜。濁已弗能清。世界昏黑。無恬淡虛無。靜
養元機之世日矣。故繼余復生孔丘。一申道教之細
目。一闡各帝之治條。明人倫以接三皇之治法。正人
心。以顯五帝之道心。道德之經。不過成爲遠古之遺
迹而已。自斯以後。是爲道孔並稱。沒一教道德之經。
道教真派

言雖數千。其時世變時非。視同草芥。文非真楷行草之書。篇非縑帛紙張之類。世又不重。人多不取。淡淡漠漠。雖有如無。雖後世皆曰列莊爲道之遺脉。其實各闡己學。非宗道旨。接道統者也。余著之經。未得人荷。後隨世劫。盡焚秦火。此所謂道失遠古。世無真傳。雖余受天命。周時一見。道難範世。故爾隨劫收天存。世界者。只有數十餘字。曰恬淡虛無。無爲清靜。深藏善賈。大巧若拙。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只此數字。因受

孔丘如龍之贊。尙存人世間耳。他皆遺失盡焚秦火。
誣道教者。一曰列子。一曰莊子。自立一家學術。假借
余名。以化世人心。以敵孔學之衆。然列莊著書。尙
非害世。未嘗言法造孽萬千。經焚秦火。孽言乃見。赤
松避秦。託言務修。子房避禍。託言避穀。皆無其事。亂
相傳呼。人多不學。語多模糊。於是硬說道教是長生。
余享壽數至數百。孽言孽語滿天下。言神言仙遍人
耳。從此人心淆亂。妄心乃生。首有漢武。一開其源。日
道教真派

甚一日愈迷愈遠。術法從此興。符籙從此見。煉丹從此有。還童從此言。孽傳益多。孽法益夥。孰知愈變愈新。愈生愈巧。又有各門祖師。孽造千條。膽敢立教。膽敢傳人。膽敢著書。膽敢批解。甚至捏造太上道德之經。假創廣成煉修遺迹。造孽者竟敢註解。修惡者竟敢施傳。陰司孽案。罰報無完。一番輪迴。一番劫。甚至五次受劫。染冤魂多至三百衆。世間依然不知返。仍爲各教孽冤。添大孽。暗傳門教。造孽冤。害盡愚人無

明隙藏淫藏惡利財貪。掩得道教如孽路暗門暗法。
分萬千。不傳父兄不告子。焚香禮拜敬上天。混元天
地太上教。道書丹書修煉書。理門意門聖賢門。採法
補法返童法。種種孽途尙明露。誤稱此道是道門。他
若隱法隱修隱門術。暗傳暗施暗聚時。國家律例嚴
拿。旨王法監徒斬決笞。種種孽道尙不堪指也。道
教焚於秦火。世間一紙未存。歷傳至今。反公認羽冠
鶴氅。八卦是宗。修煉各門。術法各門。是爲道教之學。

派孽人造孽。迷人擔傳。不考義皇之道。是何道。孔丘之贊。是何贊。無學無識。愚信愚言。擾攘寰區。造成汚道教。害人性之暗鄉。道教誣黑。直如墨染。而愚人不悟。從孽不還。依然傳教傳門。暗無日天。噫。道教塗敗。一至於斯。天耶。人耶。氣耶。運耶。今適觀禮堂。闡明孔佛二教。居天一十五人。孽法修全。造德補愆。福獲千年之各祖師。泣跪余前。懇施大恩。因遇孔佛二教。復明於世之美緣。求余入奏。細申秦火之道經。細闡彼

等之孽緣。垂留人世。稍補孽冤。泣叩至久。余心亦歎。
故於佛經垂竣日具奏。

天庭兩次入奏。方蒙

恩准。特摹後世詞句。聊探後世義禮。仍就丹道孽題。以

闡其誤。仿照孔佛二書。以立其體。所言皆後世人心

之病弊。所立皆保養天機之妙法。無一句道德原經

之語。皆緣遠古道。教真理之義。就後世人心以立戒

本。靜養天機以立旨。道德原經。範古難範。今直書原

道教真派

後編

第十八章

五十三

經徒爲文。今就原經分晰論。依然一部道德文。全書告竣。闡暗鄉暗鄉之人。要敬聞。

人之初生。除衣食計外。所重者。首曰忠。孝。節。義。次曰禮。信。廉。恥而已。此八條大道。聖人闡明於世。爲造就人性於不死。故昧此八條大道。有不唾罵其無良。性黑良心者。未之有也。何也。因處世界之中。惟行此八條大道。方可尊之曰出類拔萃之偉人。故無忠。無孝。則不可以立紀綱。無節。無義。則不可以明綱常。無禮。

無信。則不可以爲人道。無廉無恥。則不可以範倫紀。此八條大道。規法不同。各方教主。其遵此旨。則實一也。未有滅忠。滅孝。滅節。滅義。滅禮。滅信。滅廉。滅恥。而可成其爲國。成其爲人者。理甚有憑。道甚有據。他若因果。善惡。施子。公平。種種細目。無非皆此八條大道之性靈。推闡而出之也。用以治己。光明心地。而守真。用以治人。感服人心。而就義。孔佛二教。垂諸世界之階級。有平有側。外象不同。內之心地。實乃一也。誤傳。

迷信之非。宜古病今之末。無教無是憾。在人詳考其
真。刪除其僞。深佩其旨。實行其理而已。不考其本。徒
鑿其末。以一枝之朽。而毀全樹之純。以一人之惡。而
殺全國之聖。曰佛教有若是之病弊也。不明驗歟。至
其聖處。反己自思。一絲未造。噫。以此而立言。何異身
爲桀紂之虐。一謗堯舜所放四凶之失仁乎。余爲道
教之主。掌道教之傳。目覩後世之謗佛者。不禁心歎
之也。夫佛教施之中國。風土人情。較印度實不相同。

繙譯之經。出諸後世。誤傳誤譯。本有可謗之端。而世人不知細察。就長截短。闡教救世。爲佛擔傳。只知訕謗。自棄佛緣。良可慨也。至道教一門。世界原未垂留。經焚秦火。毫無人擔。亦居然同爲各學所訕謗。是何因歟。夫訕謗百端。故於道教未傳之經。毫無所染。而誤造多門。實於道教未傳之經。大有所污。其污毀之奇。真有所謂人所不及防。事所不能有。千古奇聞所不見。人心變幻所不生者。竟居然出諸未傳之道教。

中也。雖曰未傳。至今道門反夥。其實未聞。至今道法反多。各門祖師。邪修不一。反皆曰太上之遺派。於他教尙公認教。是何修。獨於未傳之道教。反成爲千變萬化。幻象幻形。無窮無盡。無頭無尾之雜教也。誰實爲之一暗至此乎。夫心地所具者是性。擴此性者是靈。性靈之善。行之於外。是曰忠孝節義禮信廉恥。內養天機以明是性。外擴是性以行是道。斯卽光明無私之正道也。道教之丹。孰有真於此乎。今不修此真。

丹反曰某道有某捷徑某教有某捷途某門有某真修某書有某實驗撇正大之道而不知參聽黑暗之鄉偏要探討何斯人靈性之不明歟茲將暗鄉詳左

第一暗鄉五更暗坐。

第二暗鄉暗坐驗法。

第三暗鄉暗坐運氣。

第四暗鄉絕慾害理。

第五暗鄉亂言修煉。

第六暗鄉。妄修神仙。

第七暗鄉。誤信丹法。

第八暗鄉。迷陷道門。

第九暗鄉。爲各門祖師添孽。

第十暗鄉。爲自己前後二身種愆。

十條暗鄉。世人有一犯此者。贖過無門。苦修一世。孽造紛紛。三百孽冤。已歎沉淪。惟問世界。修暗之人。何苦繼修。冤孽之身。道教今闡。明如寶鑑。八條大道。要

細來觀。遵書靜養。清心清念。念清氣歛。去問性天。斬除賊盜。滅盡魔緣。魔是氣質。不使稍見。一一遵守。各章之言。各章細目。刻在心間。逐日修省。力行不間。如是靜修。能見本面。本面是誰。孔教之理。佛教之性。道教之丹。

[illegible]

遵孔教養心

性靈賦之於人。一點至誠。無所謂教。無所謂門。孩提如斯。聖賢佛道。無非不失斯而已。自庸人爲外物所誘。氣稟所拘。不能常守其斯。故天降聖人。因各方氣。脈風土。人性之相宜。立成一穩妥無疵之橋梁。爲庸人得守性靈於不失。好保性天無或染也。故各國有各國之教。其不能相強使同。亦若各方言語。不能使相一致。各地生產。不能使相一類也。橘種踰淮則爲

枳。天道氣候之不同。不明驗歟。佛教不言父子夫婦。非佛教無是性。印度風氣有不同也。風氣不同。硬使彼方人民。非學侍膳問寢。冬溫夏清之禮制。不可。是何異栽橘種於淮北。非強使弗爲枳乎。孔教云。因材施教。甚有理也。中國文明開化最先。故於綱常。研求最密。稍有缺欠。卽爲名賢所不容。褒貶所必誅。鼓勵人文。造忠者。弗察君心明暗。以此心地。要上對先君之靈爽。下對萬世之指摘。造孝者。不管親心是否。以

此心地。要上感九天之窺伺。下格九泉之幽魂。丹心
丹性。同日月而顯光。此點真教。是我中國地質人性
之獨優處。非孔丘言理之獨高也。此地此質此人此
性。有此一點獨高之血脈。故天降義皇。早立人倫之
基。復生堯舜。以鑄其成。再繼孔丘。以開其化。倫常造
性修。遂爲中國立教之主腦。其他細目。所謂養心寡
欲。慎獨修己。諸性修皆後焉者也。然以倫常造性修。
是我國地質人性有可以此爲立教之處。若施之異
道教真派

國異方。則將共斥爲非。不合人性之自然矣。是又非我國聖教之偏。亦非彼國立論之誤。蓋亦猶橘種過淮。則爲枳之一理也。教立何國。何國遵其教以修性。卽甚得宜。若會合他方之教。以教化我國之民。只可取其所優。棄其不合。遵其大是。補我小缺耳。若非欲滅彼國之教。以顯我國之真。倡我國之真。以抵彼國之誤。無乃是坐井觀天之狹論歟。道教自古開基。早立孔教之端緒。道孔無分。一開源。一成功也。道教孔

教直可稱之曰一教。所歎者。經焚秦火。是道教之絕緣。實又孽緣之開始也。歷傳至今。數千變幻。門分萬樣。教立千條。一誤再誤。三誤四誤。誤之至今。直不爲誤。反爲真正之道教矣。何人造此大錯。陷得萬世蒼生無明途歟。書今告竣。暗鄉已闡。各教各門祖師孽冤。已有贖路。已得明途。闡清孽案。字字皆珠。道教既無教。同是孔教之理路。今既單立道教名。只可作爲孔教之輔助。

第一。輔助孔學性理。

第二。輔助孔學治心。

第三。輔助孔學寡欲。

第四。輔助孔學慎獨。

第五。輔助孔學絕私。

第六。輔助孔學忠孝。

第七。輔助孔學忠信。

第八。輔助孔學處世。

第九。輔助孔學責己。

第十。輔助孔學滅邪教邪門。明正學正理。

十條輔助。是輔助孔學要綱。至孔學全旨。闡之孔教編中。世人其知領悟。夫道孔二教既無分。一是開始一成功。今復另立道教目。是教世界下乘人。初是開基。今細辨一助孔教誘世民。世民多非賢哲。子資質渾濁氣紛紛。論語廿篇所範世。難與斯人細指陳。今各祖師施苦願。聊著此書渡愚人。一可稍贖祖師孽。道教真派

一可稍指庸愚心。全書告竣功全日。世人其知仔細尋。

道教全功

道教迷於遠古。世間一紙未存。今輔孔學言性理。一渡世間庸愚人。闡清暗鄉修明路。洗清祖師孽冤身。世人遵此書修性。造到全功是何人。

第一全功道教

日斬賊。日斬盜。鎮壓魔王氣質消。靈性日理事。天機朗朗靈明昭。孩提真境界。獨守性靈竅。

第二全功道教

道教真派

後編

第二十章

六十二

廣化世界各暗鄉。洗淨祖師各孽冤。三百孽冤得贖性。世無門教淨無塵。誤坐誤煉皆知誤。丹書道板盡火焚。此部真傳光宇宙。一步脚登福德門。

第三全功道教

廣印真傳化暗鄉。逢人尋問暗鄉人。尋得暗鄉人。一箇快施真傳一枝春。春意明途藏此內。返與不返任其心。

第四全功道教

廣翻此板遍傳流。五百實功第一樓。千處暗鄉人尙
暗。開源祖師淚未收。虔跪陰司竭誠禱。禱誦善人速
修樓。修樓終是獲何報。萬頃波濤一穩舟。

第五全功道教

翻刻此板力難擔。廣集衆資共結船。板著一方稱大
善。得拯孽冤三百緣。能救一緣天有報。眼前不見子
孫賢。

第六全功道教

集。湊資財。印此書。施送各方暗鄉途。一粒明珠光有線。引進暗鄉入吾廬。引得一人獲一報。丹桂花香樹一株。

第七全功道教

暗鄉人暗心。已迷未可語言指其歧。惟有廣施此書籍。不須言解使自披。

第八全功道教

我身宿孽贖無門。輪迴幾次造今身。幸遇此書明世

界快登此筏渡迷人。

第九全功道教

我性污染似何深。洗滌艱難困苦侵。無有功德能抵孽。居然遇此一枝春。

第十全功道教

勤斬賊盜壓我魔。勤養天機靜吾坐。光明心地莫昧真。速施此書種功德。

十條全功道教。世人要知深討。忠孝節義之功造更

好。若無此功。要修橋。善似橋梁資渡水。稍差一步。亦徒勞。若善若功。皆未造。此身宿孽。何年消。三百祖師。開孽路。過案較我。仍難逃。我若救一極暗鄉。性命功德真云巧。巧機會。莫不悟。拾得真傳如寶珠。我寶此珠。莫失手。隨翻隨印。造明途。待到暗鄉有返日。我身宿孽盡抵無。若是培性言全功。功全孽抵誰之徒。吾徒速掃暗鄉路。三百孽冤共歡呼。同喜共登清明界。箇箇清靈各抱珠。真珠一粒懷在腹。同超苦海入明

途全書言竣。

道教真派

後編

第二十章

六十五

一。若有印刷此書過千部者。照原擬例增加一倍。註冊記功。

二。若刊刻一板。傳流一方者。一人擔荷。按原擬例增加實功八百。若集資結緣。按照原擬例增加實功六百。以助資人數若干。及助資數目多寡。註冊均分。

三。施送此書。挽回一教一門者。按原擬例增加實功一千。若一方能滅除一門無餘熄者。按原擬例增加實功五千。查施送勸化之人若干。按名註冊均分。

